

# 粉墨笙琶

劉雲若著

舊 參  
I 246.4  
BYB-5  
(1)



# 遠東商行

是

唯一華北女子服裝專家

皮大衣  
呢大衣

式樣標準 尺碼齊全

野產細毛皮貨

種類繁多

中外花素呢絨

質料高尚

北平王府井大街帥府園對過

電話五一〇八〇一號

## 皮貨專家

# 德順商行

採辦各地

粗細野產皮貨

種類繁多

● 純經科學硝染

● 不怕虫吃水濕

## 女子反穿皮大衣

樣子流型

手工精細

總行：北平前門大街南段十五號

電話(七)〇六八一號

分行：青島中山路六十五號

I 246.4  
LYR-5  
1 序

舊參  
I 246.4  
LYR-5

# 景 序

(1)

「粉墨爭豔」這一部雲兒的傑作，現在第  
 是我在報社裡，亦接過多少次男女愛好讀者來  
 ，而爲了「粉墨爭豔」，居然給我打起電話來。  
 際，宗禎要我寫一篇序。我正躊躇如何下筆；而宗禎又表示不要我寫那種「陳腐古板」式的文章，限定把  
 我「讀劉心得」要寫一寫。同時：他到天津去的時候，雲兒還特別用「截」這一個「活」。還是那句老話  
 ；使我「受寵若人精」。本來在這小一年的期間，雲兒每次來函，總要把我和慰秋這兩塊「狗寶牛黃」懸  
 別提一下。最近他在「一四七信箱」中披露的溫馨嬌羞之作，還說不要我笑他。他那幾首詩，至少至少也  
 够得上王次回的意思。我在看了之後，只有哭自己的詩都快「禿變」了，那裏還敢笑人？「粉墨爭豔」小  
 說的續稿到了北平，全編輯部人，都是驚視爲快。兩三張的藍格棉紙，弄成你也不捨我也捨。我因是一雙「  
 闖死駱駝」的大近視眼，往往抓不到手裏，就取打的小樣一看。發現幾個錯字，自然臨手改正。這本不敢  
 說是「一垂危心」的替雲兒校錯字。而吳幻濂兄的大弟子李秋明這位「柳樹精」，到了天津，亦在雲兒面  
 前一本奏上。累得雲兒來信，還要提上一提。各位讀者試想：連「我」對於這部「粉墨爭豔」，都這樣急  
 於推說，如今我們把牠印成單行本，亦說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了。有人說：你是「崑等樣人」  
 「什嗎（讀作馬）東西」？敢以「我」來作爲代表一切？誠然「小可」的是不敢狂妄，但我又何嘗不是一  
 人」，拈出此說，亦適以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已。

爲了「粉墨爭豔」這是第一集，全部結構，我既不是雲兒肚裡的「蛔蟲」，同時亦不敢妄測高深，所  
 以無從有賅括的介紹。這篇名之爲「序」，其實依然是雜感隨筆之流。我嘗說過，我如唱戲，定非滿長鑿  
 ；我如作小說，定做劉雲若！但是雲兒豈是做得的？以我批評，亦如陳放原說范言堂，是：「五百年來  
 無此奇」了。從來東方的兩大派別文藝作家，一種是「葬頭」，一種是「淘氣」。「葬頭」的作家，是以  
 杜甫爲代表。「淘氣」的作品，此時我還不敢推薦在古人中有誰，只曹雪芹略爲近之。如雲兒的各種作品

270694

，使人一見之後，決定可斷爲「未犯國法不是安善良民。」或者天意將要把若干年來的「淘氣」作品推之爲總代表歟？但是「淘氣」的文藝作品，絕不僅是「淘氣」。卽如我讀「粉墨筆墨」哭過兩回了。一回是大巧兒跑幫回來，說明不和鬻青發生同寢關係的用意，一回是鬻青和鳳雲的復圓。其實我也是一幹這個的」（自註：無恥），怎不曉得筆尖一轉就是一個鬻青，再一轉就是一個鳳雲，再一轉就是一個大巧兒？然而雲兄這一管筆轉出來的就像面前真有鬻青鳳雲大巧兒。這不但是筆有「化工」，簡直他具有「創世紀」中耶和華的警警大才了。尤其雲兄小說的結構，差不多都是兩個且角，一個小生，一個花臉。如果細想起來，亦是千篇一律。但他却能寫一百個且角是一百個且角的言談笑語行動坐臥，而用筆尖的靈感能够吸引人都覺得每一組自有其每一組的特點，這絕不是以前小說家寫女性一來就「撮大堆」。而所以能够如此者，一方面固由天才奇恣，一方亦在體貼入微。而體貼入微又必經多驗廣，誠如雲兄自己所說：誰說作小說是無本錢的生涯呢？他所寫的取景，如果以一個「一生但得秋冬氣，至死不聞羅綺香」的人去寫，決計寫不到好處，然而久慣嗅着羅綺香的又未必「一生好讀俠傳」啊？雲兄却能兼而有之（所以他在每篇必有一個大花臉如本書之馬五然）。至於他寫「慾餓天」中種種不合理而近情的奇形怪狀更是以醜爲妍，如同佳石的皴透漏。這些總可歸併爲「淘氣」派文藝作品，「葬頭」派的作家，是斷不能爲的。這種泛論，用作本書第一集序，實在覺得牛頭不對馬嘴，但是「我手寫我口」，已是「罄所欲言」了。此外：我願特別報告讀者，雲兄這篇「粉墨筆墨」，的確是最近愜心應手最得意的名作。他在書中，也曾顧慮到大巧兒和鳳雲的不能兩全。至於他怎樣「割愛抽刀」，雖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但亦可見他對此書之珍惜。若夫他爲什麼要給「一四七」寫這樣好的作品？倘以昔日「鮮花莊」之兩味「花椒大料」同在本社無因驢愛磨之故歟？（註：不許說不是！）

往見雲兄在其自撰之各種小說中作序，擒拿中的文字。如今「粉墨筆墨」第一集問世，雲兄却偏要我序，又不好不給序，只得寫成這篇序。

### 分行：

范粉，至低限度，亦是「虞初新志」一類敝書需要我寫序。序，難序，怎樣序？太不好序。管牠好不好的是爲序！請問有誰不



# 作者贅語

拙著粉墨華筵，在一四七刊載以來，歷蒙讀者推獎，慚感無似。今復蒙本刊與社長愛助，刊印單行本，囑爲小序。然爲序已托諸景孤血兄矣。孤血爲我廿年文章知己，較我自知尤深。有他在前頭寫幾句，比我自己紅着臉自吹自擂好很多。但吳社長還教我寫一篇，我實在沒話可說，只好寫點雞零狗碎的話，跋在後面。

慙說：小說是什麼東西，我以爲不是東西——專指我寫的小說而言——作小說的是什麼人，我以爲不是人——專指我自己而言——小說不是實事，是一種騙人的謊話，作小說的就是專門撒謊的人；只要謊撒得圓，就算成功。所以自古至今，小說家不能配享聖廟，可是一作了小說，那就非得盡力撒謊不可，好像胡適之說過：水滸所以價值高於三國演義，就因爲不依傍正史，很少實事，假的多而真的少，比較富於創造性藝術性。好了，慙明白了，所謂創造，藝術，都是撒謊；我卅年讀書，十年養氣，結果成爲撒謊專家，真是慚愧！所以每年清明，都由舍弟代表我去上坟。

說到我的生活，那更可憐。每天伏案勞形，不知底止，我書案旁有向仲堅先生寫的一付集宋詞小聯；上聯是「官身幾日閒，誰放艷陽輕過了」已經掛了十年，我幾乎每天都看看愀然自嘆。我不作官，然而身子好像是官中的，好比一個妓女有十二個領家，那是不易自由了，老老實實的幹吧，不幹雖然沒人打，但也沒人管飯，於是每見窗外艷陽天氣，花放鶯飛，或是聽說某小姐票演四郎探母，或是朋友們聚夥到北平去玩，我心中躍躍欲動，然而身體一動也不敢動，這怎能不遺憾於「誰放艷陽輕過了」？然而誰教你幹這

連星期也不放假的行道呢。

說到我的寫作態度，是不大嚴肅的，這原因是我的幽默感太多，能把一切可驚可懼可恨可怒的事，完全使之「歸零」，有個闊朋友，說我終身不能作官，不能唱戲。因為太愛笑場，越是正事，越要聯想到幽默處去；所以寫作時也是一樣，不過我希望能在幽默中含有辛酸。天津趙幼梅先生贈我一首長詩，中有四句說：「劉君絕頂聰明人，妙筆一技蓋一世，嬉笑怒罵皆文章，使我開顏又流涕」。這實在揄揚逾分，我只承認不只於使人開顏。

作小說的應該領導青年，指示人生的正鵠，我很努力為之；但恐怕在這方面成就不能很大，我或者能給人們豎一隻木牌，寫着「前有虎阱行人止步」，但我也願作陳腐的勸懲，至多有些深刻的鑑戒，至於小說中的人物，多是不足効法的。

至於我愛寫下等社會，就因為下等社會的人，人性較多，未被虛偽湮沒。天津民國日報主筆張柱石先生，說我善於寫不解情的人的情，這是我承認的。因為不解情的人的情，才是真情，不夠人物的人，才是真人，一個交際花滿口我愛你，一位美國留學生見人就哈囉，似乎沒有可寫的價值，這是我的偏見。

最後說到這部粉墨筆墨，倘然金聖嘆再世，定要執筆評曰——是否值得一評那是另一問題——「情書也」！實在的，八年來飲恨切齒，鬱不得伸之冤氣，於此書以嬉笑洩之，如此而已。

雲若寫於初用眼鏡之日停電之夜

社會  
長篇  
粉墨筆瑟

劉雲若 著

第一回

小樓昨夜風雨夢仙心  
滄海何年畫圖收鬼趣

戲台上的對聯，向來傳述很多，不過好的很少，類如什麼「廣築鈞天」，「丁歌甲舞」，「毫舜生湯武淨」等等，不是腐舊，便是淺薄。卽如「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醒來」，也只於小巧而已，最好的一聯，我忘了是見於什麼筆記上面。此文是「何人解洗筆琵琶，若輩能迷粉墨難」，可謂寄托高遠，感喟透深。所以本書爲描寫最近動蕩時代中的人間戲場，就摘取了聯中四個字作名字，用意也不過記載一班難逃粉墨之人，淨洗近年筆瑟之陋，因爲連用四個名物字作小說名，恐怕使人費解，所以說明一下。

本書開場的時代，是在所謂大東亞戰爭開始第二年上半年，那時日本經過多次勝利，取得太平洋上多數島嶼，但已成爲強弩之末，她再也無力前進，而英美都蓄足銳勢，反攻過來，先收復了吉爾伯特羣島，隨即轉鋒北向馬紹爾，南向索羅門的時候，誰能想到太平洋中部珊瑚海附近的戰爭，會影響到數萬里外天津市中的家庭，成爲夫婦離異的導火線，但是當時中國境內，更是遍地烽烟，天津市內外常常聽到槍砲聲音，這樣情形已經繼續了好幾年，因此而分崩離析的家庭，不知多少；惟有這一個家庭，這一雙夫婦，未被近處的戰爭所拆散，反而受了數萬里外戰爭的影響，真是怪事。

自從太平洋戰爭一起，日本軍隊進佔天津租界以後，好像不止要把英美兩國完全從世界地圖上削下去，還要把中國人的「英美餘毒」，完全從心目中塗下去，這是雖然絕辦不到，然而日本人那種小人國要大

刀的盛氣和妄想，是很人的，辦不到也要辦，但因為美國並沒有單獨的語言文字，在天津又沒有租界，於是英租界就獨當其衝，日本在這地方，極盡其胡折騰之能事，禁絕英語，清除英文，改換一切的街道名，尤其對英租界整個名字，改得次數最多，所以日本人不算聰明，他們竟沒想到把英租界化整為零，分屬於附近各區，漸漸使人們的印象漫滅；只會把名字胡改，先改為極管區，徧巧那一年冬天極冷，人們以日本把英租界撥歸北極領區的地域了，以後才知道不是；只由於尚在軍管領時期，管領這一區的軍人首長名叫極什麼的緣故，以後劃歸市管，又改為特二區，最後又改為第六區。

這正是初次改為特二區的當口，季節是秋天，時候是早晨，在牆子河南一條最好的街道上，所謂最好，並不是說像中街那樣宏闊壯麗，而是說它特別宜於居住，比普通馬路狹窄，比平常里巷寬闊，道路和房舍也都整潔斷樁，因為不是衝要地帶，沒有許多車馬經過，顯得非常幽靜，又因附近多是較高階級的家庭，房多人少，家家都靜悄悄不聞嘈音，算是理想的住宅區。但最合理的，是東面的一座小樓，這座小樓和左右的七八座，型式完全一樣，並沒什麼特別，只是花木繁茂，位置有致，一看便知主人不俗，其實矮牆以內，樓座以外，只有一丈多長，兩丈多闊的空地，還得留出一條由衙門至樓門的洋灰甬路，但是居然佈置得很好，甬路右邊，地方較大，靠牆角有一株馬櫻樹，高僅過牆，正在開花，樓下的客室有一帶窗戶，向外突出成弓背形，圍着那窗戶搭了個半圓形的木架，架上爬滿藤蘿，這時當然沒有花，綠葉却非常茂盛，蔥翠可人，再向上看，二樓的牆上，直到屋頂，全生滿了爬山虎，除了露出四扇坡窗以外，都緊密無隙，想是因為牆上和花架，都是綠色，未存單調，那四扇坡窗裡面，就掛了粉紅色的紗帘，還稀疏的種了些牽牛，攀援在藤蘿和爬山虎上面，開着十幾朵紅紫色喇叭形的花，點綴得分外有趣，藤蘿架前是扇形花畦，種滿了石竹和十樣錦，此外隙地，全生着綠草，藤蘿架下放着一塊滿長碧苔的山石，甬道左邊，地方很小，只有一株細長的垂柳，樹下却滿是草茉莉花，茂盛非常，枝葉直伸到甬路上面，最有趣的是靠牆

邊種着一行向日葵，黃花徑尺，都已成熟了，榮榮高出牆頭，但是柔細的頸部，無力支持巨大的頭顱，以致前仰後合，沒的似對牆外行人俯首鞠躬，有的昂頭專視一切，這滿院的花木，都帶着野意，並沒有一種珍奇，但是清淡的香氣，瀰漫街頭，行人過去，誰都寧停車觀賞一下，同時還要想這庭院如此幽美，迴面主人還不知怎樣幸福，再抬頭看看樓上窗窗四扇，更要想到一角紅樓，住着神仙眷屬，然而誰能知道，這裡面的主人，就現時說，可以算是最不幸福的人，所謂神仙眷屬，在昨天還是有的，可惜現在已經失去，變成一個光棍，而且眼看就不是這宅子的主人了，這個人他……湊巧得很，讀者可以親眼看見他，他在送客出來。

樓門開了，先出來一隻大柳條筐，隨後才是一個短衣的人，人肩上是條扁担，人背後又是一隻筐，兩隻筐內都裝滿了東西，也有舊衣服，也有小件用具，也有書籍，好像分量不輕，挑着很吃力。在這挑筐的下了台階，樓門內又走出一人，細長身量，面貌清秀，兩目澄澈有光，但是眼睛有些發紅，好像夜間失眠，頭髮也頗蓬亂，一縷長髮垂在額前，好像德國希特勒才挨過打似的，看年紀至多不過三十歲，身上穿着灰色西服，也不大整齊，兩手插在襯衫裡，撮唇微嘯的走出來，那挑筐的不問可知是收買舊物的打鼓人，他走到門口，又回頭看看，向那主人說，先生，還有什麼要賣，我再來一遭好麼，那主人站在台階上，可笑着鞠躬，很客氣的說道，謝謝你，不必再勞駕，這裡東西都賣淨了，再有就是我這個人，恐怕你不肯買，打鼓人笑了，說：我也買不起。主人聳聳肩說，那倒不然，只要你管飯，給塊兒八毛的，我就跟你去！打鼓人說：這年頭兒糧米高貴，若有管飯的，我還賣哪，真個的，先生你樓上下的木器，也賣給我吧，我可以出大價兒，你找叫賣行也未必多賣錢，那主人搖搖頭說，對不住，那木器早賣給別人了，你不必指望，打鼓人問賣了多少錢，主人伸出四個手指，打鼓人說，四萬哪，你上當了，我可以給四萬五，五萬也成，主人笑着說：五十萬也不成，我早收了錢，你請執公吧，打鼓人才失望出門走了，那主人仍立在原

處，怔了半晌，又向院中瞧着，忽然面色突變慘慘，眼圈發紅，隨即頹然坐在階上，低下頭去，用手掩住眼睛。

他將要永遠離開這宅子了。這宅子並非他的產業，只是租賃的，但已住了十多年，在初住進來時，還是個雖不甚圓滿但很快樂的家庭，有母親，有妹妹，有男女僕人，還有亡父留下的相當積蓄，誰想十餘年後，自己竟敗落至此，孑然一身的出去，因為想在未行前和這宅子作別，不想一見庭中花木，便想起去世的慈母，和遠行的弱妹，這庭中花木，完全是她們栽種的，不知費了多少澆灌修理的工夫，記得才種這柳樹的時候，妹妹才和樹一般高，那時母親每日黎明即起，在院中修治花草，凡是經她手植，沒有不茂盛的，她自己身體也日漸強健，又記得妹妹結婚後隨妹夫南行，還不斷來信，叮囑我照顧院中花樹，珍重亡母的遺念，誰想如今連住宅都歸了他人，倘若我早知有此一日，就在前幾年到內地投妹夫去，還可以作一番事業，只為一步走錯，落到家破身孤，後悔無及，綺琴真害苦了我，他由這裡把過去的一切，都想起來，模糊眼淚中，好像張起銀幕，映演出一幕幕的舊事。

他姓程，名鵬，號叫翥青，原是浙江金華人，從襁褓時便隨父母到北方作官，以後在天津落戶，到十九歲時父親亡故，留下母親和妹妹，骨肉三人，相依為命，所幸遺蓄甚厚，過着很優裕的生活，妹妹次青，比他只小兩歲，二人同在本地大學讀書，在父親故後，就由河北移到英租界，租這宅子居住，過了二年，遇着事變，天津淪陷，他兄妹讀書的大學，被日本解散，翥青還算幸運，恰在那年暑假畢業，次青則還差二年，但她在校時，會和一位本業工程師的兼課教授諸濂凡發生情愛，事變後，諸濂凡決意南下，次青就和他匆促結婚，準備同行，翥青會想隨他們一道走，但苦於老母在堂，兄妹不能全離膝下。但次青已嫁從夫，無可商量，結果翥青只得留居奉母，又過了一日，因為日軍到處騷擾，外鄉人多來津市避難，津市人又多遷入租界避難，於是房租節節增高起來，翥青母親勤儉持家，見家中有出無入，難免坐吃山空，須

謀補益之道，所住兩層房屋，共計八九間，若趁着機會，租出一半，不但足抵原來的全部房租，而且還有賺頭，就和翥青商量，貼出招租條兒，翥青母親程老太太，還特別謹慎，對來租的人細心考察，人口太多的不租，形跡可疑的不租，沒職業沒女眷的不租，那知空自小心，結果還是從這上面惹出事來，最後居然遇着一家最合宜的，這家姓陸，只有一母一女和一個女僕，看景況也很富裕，說話作事也近情近理，尤其陸小姐長得既好，又對人親熱，說話甜甜，程老太太因為自己女兒次青，遠在天涯，思念入魔，所以見了她和年歲相仿的女孩子，就特別喜愛，大有樹情勝無之感，於是允許把樓上房子租給陸家，及至交押租房租，移居進來以後，才發現這陸家是唱戲的，陸小姐名叫陸鳳雲，在平津很有名，現時正在春和戲院出演，程老太太才後悔了，但是租約已定，勢不能再揮她們搬家，只可忍耐，好在陸家母女尚還規矩，每天雖有男客串門，但還不多，也就是兩三撥兒，並沒有整夜打牌，通宵哄鬧等不法情事，倒也被此相安，陸鳳雲對程老太太特別要好，見面總叫乾娘，每次出入，必到房中談笑一會，又常常從外面帶些可口的東西孝敬乾娘，程老太太擺弄花草，她每日很早起來幫忙，程老太太漸漸喜歡了她，也改口叫她做乾女兒，以家人相待，翥青自然變成乾哥哥，和鳳雲日相接近了。如此過有半年，程老太太漸漸發現鳳雲對翥青十分有意，敢情她不是真心親近乾娘，而是用乾娘作橋梁，來接近乾哥哥，同時也是買乾娘的好感，來攬取乾哥哥；不由大生戒心，暗地對翥青盤問語，但翥青雖也覺察鳳雲有意於己，但他並沒走心，同時鳳雲也只有暗示，並未明言，所以他對母親無法切實答覆，只於表白對鳳雲絕無絲毫關係，並且允許以後疏遠她而已，那知這一來更惹了禍，程老太太本來怕鳳雲擾亂了自己的家庭，不想自己兒子反在無意擾亂了陸氏的家庭，因為鳳雲深知翥青大學畢業，品格高尚，自己是個女伶，行為上有許多地方不可告人，她戀愛翥青，確是情之所鍾，不能自己，但總懷着鬼胎，只怕翥青看不起她，所以一直忍欲制情，不敢作露骨表示，這時翥青一冷淡她，她竟恨會了，以為翥青對自己的職業行為，有所不滿，而且近日來串



門的客人稍多，母親逼着自已應酬，也許被蒼青看在眼裡，發生鄙視的心，鳳雲這樣一想，不由恨上的自己的職業，也恨上使自已操這種職業的母親，從此再不肯用心唱戲，更不肯應酬客人，常跟母親吵嘴，鬧得街鄰不安，程老太太想利用這個題目，乘機攆她們搬家，那知鳳雲的母親更是老江湖，她早看出鳳雲對蒼青鍾情，但因要攆絡女兒，不願意起惡感，就只暗地注意，未加阻撓，這時見鳳雲完全變了樣兒，認定必是從蒼青身上出的毛病，但又沒法奈何他，只好急運躲避，保護自己的錢櫃子，設法在河東找着幾間房，就要搬家，這倒不勞二房車攆了，但她母女爲這事還吵了幾日，終於鳳雲拗不過母親，還是一起搬走，但在臨行時，暗地留給蒼青一封長信，才正式顯露了一往的深情，表白了一向的心願，訴說了一切的苦衷，最後表示蒼青若不鄙棄她，她一定誓死相從，並且約蒼青日某時，到一個地方和她面談，蒼青原不情感極厚，但是胸襟開闊，見地高遠，看了信自然很受感動，但想到母親往日譁謔的話，知道她反對自己與鳳雲結合，不忍使老人感受痛苦，就狠着心不去赴約，滿以爲鳳雲必然惱恨，從此可以一了百了，程老太太自從隨家搬走以後，發誓不再把房子賃人，寧可永久空閒，但也幸而未再出賃，倒意外的討了便宜，省了麻煩，因爲未過一月，就趕上天津大水，水是下午發現的，但情形還不嚴重，人們以爲不過如此，那知半夜驟然暴漲，深到五六尺，蒼青母子倉卒避到樓上，樓下什物完全被淹，尤其食物絲毫未得取携，連自來水管，也在樓下，被水淹沒，無法取飲，因街道僻靜，也不見有人乘船經過，母子在樓連渴帶餓，直過了一天一夜，到第二日早晨，忽聽樓下有人喊叫乾娘，他母子凭窗看時，原來是鳳雲坐着小船來了，還帶着許多罐頭食品，對他母子問候一番，因爲無法進門上樓，就教蒼青尋繩子把東西繫上去，蒼青母子這時正在萬分需要，也無法推辭，只可領情照辦，鳳雲又問知他們所缺少的東西，便撥船走了，到午後又來送許多東西還有兩大桶熱水，不知又從什麼地方弄來的，蒼青又感激又慚愧，程老太太也嘆嘆不已，過了兩日，街上漸見船隻往來，也有賣水的了，但積水如溝渠混合，再受烈日蒸晒，氣味臭惡，蒼青正愁着病

疫傳染，鳳雲竟又坐船來了，送了一桶石炭酸，一桶臭藥水，還有幾種藥品，她來了正趕上程老太太午睡，蕩青獨自臨窗接取東西，心裡說不出什麼滋味，只覺鼻子發酸，眼眶發濕，目光閃避着不敢看她，鳳雲一面遞着東西，一面低聲問乾娘呢，蕩青說正睡午覺，昨夜被蚊子攪得沒睡好，鳳雲咳了聲謔，這都怨我，前兩回來，竟忘了帶蚊香，今天才買了來，蕩青說，謝謝你，太費心了，鳳雲聽了，半晌才答說你很容易，蕩青聽他語聲哽咽，轉臉一看，四目恰好相觸，兩人的眼圈都紅了，蕩青感情衝動，再也忍不住，低聲說道，鳳妹，上次很對不起，鳳雲看着他，悄然說：沒關係，但說着眼淚像珍珠似的直滾出來，又顫聲說：那不算回事，本來我是個唱戲的，自然不配跟你……蕩青聽到這裡，已探出半身叫道：够了，你再說我就跳下去，以前我太對不住你，現在……現在只要你不要惱我，還肯要我，我永遠是你的，鳳雲睜大了眼說，你……你是真的，蕩青發恨似的叫着，天哪，你還問我，不信我……鳳雲含淚的臉上，突然現出笑容，點頭說，我不問，我信，咱們一言爲定了，不過乾娘怎樣，蕩青說，看現在的情形，大概沒問題，你母親呢，鳳雲怔了一下說，我回去跟他說，一定要她答應，明天就可以給你信兒，我也不見乾娘了，我走了，說着就轉身教撐船的小孩兒快撐着走，蕩青見她突然歡欣鼓舞，好似身體都輕快欲飛，在船向門外退時，不住向自己微笑招手，臉上好似比方才豐滿許多，及至船退出轉彎，正撞在牆角上，震得她幾乎落水，跌坐到艙心，還回頭笑呢。蕩青感慨半晌，到程老太太醒來，他本想直訴其事，但又有些不好意思，就把鳳雲來送藥品的話說了，程老太太聽着不住嘆息說，這孩子真教人可感可愛，我當初只認女戲子沒好東西，誰想她居然這樣有心，其實我很明白，現在不管她是爲什麼，我簡直承受不住了，只要她那老鴿子式的娘……咳，過一過再說吧，蕩青聽母親的話，已完全暗示明白，自己就無須再提了，只等鳳雲明日報告，一得她母親允許，這事就算成功，鳳雲雖只小學畢業，但筆下還很通順，只看上次所寫情書，可以見出聰明，稍加深造，足可應付一切，好在自己並不想作大官，出風頭，需要太太出去主持什麼婦女運動，出

席演講什麼專門學說，只要愛情濃厚，家室和美，就是幸福，這倒能够保險的，藹青想着很是高興，到了次日，從清晨就盼望風雲到來，那知道到夜晚渺無消息，又過了幾天，仍不見她來，藹青很不放心，但因不知她新遷的住址，又當大水遍地之時，也無法訪尋，只好一天天的盼着，那知轉瞬一月，到濁流將退的時候，忽然一天午後，風雲的母親陸太太來了，進門就拉住程老太太啼哭，藹青大驚，還以為風雲發生意外變故，等到陸太太止泣說明原委，才知風雲以決死的心，經過多日奮鬥，竟把她母親征服，敢情那日她從這裡回去，對母親要求和藹青結婚，受了拒絕，當時一度爭吵，夜間就吞了金戒指自殺，被陸太太發覺，急忙請大夫挽救過來，但問題還是僵持，不能解決，以後風雲又一度吃鴉片烟，一度跳水，都很幸運的被救，陸太太仍舊堅持，只看守住她，更不提婚嫁的話，風雲也不再自殺，變計作踐自己，有時三兩天不食不飲，有時忽然暴飲暴食，遇着下雨時，就出門去，淋得水雞似的回來，一陣鬧着打牌，坐下就是兩天兩夜，一味冰其冷當飯，結果自然病了，屢次請大夫診治，她又不肯好生吃藥於是越來越重，已經不像樣兒，陸太太雖然心狠，因為情勢嚴重，眼看錢樹子不得保全了，仔細盤算，譬如有一件價值萬金的珍寶，若知道明天一定失去，則今天以一元錢把它出售，總比一錢不得為妙，就對風雲表示屈服，答應她的要求，風雲似乎還不相信，陸太太急了，才親到程宅，說明自己的心意，要藹青母子去看風雲，當面說定婚事，程老太太聽了大受感動，非常心疼風雲，藹青更不待說，恨不能立刻飛去，但陸太太又有問題，說自己遭嫁風雲以後，也不願再在天津住了，所好還有個大女兒鳳寶，已在上海嫁給商人，預備前去投他，但赤手空拳，太沒面子，所以希望得一筆錢作養老資本，程老太太明白她的意思，就答應了，但陸太太還商定數目，才領她母子前去，到了河東陸家新居，看見風雲已病得瘦骨一把，氣息奄奄，勢將垂危，藹青母子都哭了，當時趁她清醒，就三面言明，訂立婚約，等她病好，立時迎娶，風雲聽了，隨即有了笑容，長了精神，但是病勢已深，吉凶莫保，藹青母子就住在她家，竭力延醫調治，直過了一個多月，才算把她從

死中救活，但中間很經過幾次危險，鳳雲好像得了希望，對生命發生留戀，才自己把自己拉住了，否則只恃醫藥也不能成功，她病好後，程陸兩家，都感覺萬幸，蒼青鳳雲尤其快樂，但那知却是不幸，這就應了當初白詠陵牧齋「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那句詩，鳳雲若在這時死了，真可以在情史上補一篇小傳，蒼青也將心嚵終身，沒齒不忘，只因她沒死，此際既達到最高峯，以後就轉入下坡道了。俗語說：妓女無情，戲子無義，這只是人云亦云的不經之談，他們不但有情義，而且比常人熱烈，只於不能持久，易於搖動罷了，這完全是環境薰染的原故，說個比喻，你們看見過被寵壞的孩子麼，他們的感情是奔放的，舉動是放縱的，倘然看見一件珍奇的玩具，定要弄到手裡，若是不能如願，他可以打滾哭喊，甚至拚命吵鬧，別入實在沒法應付，只好買給他，看來他對這玩具太愛惜，太鍾情了，當然要永久玩下去了，但是不然，他得到以後，也許只新鮮幾點鐘或者幾天，忽然又看見個更好的玩具，他就許拋開這件，又以同樣作風，去博取那一件事，若是會受家庭教育規矩的孩子，看見個珍奇玩具，也未嘗不愛，也許磨着討要，但是父母若一搖頭，他也就義命自安，不敢作非分的要求，倘若居然得如所願，他就要求永久保愛這個玩具，不再妄想其他了，這就是操歌舞生涯的女性，和普通女性的區別，然而她們倒是熱烈的，勇敢的，很合乎新時代的作風，不過若能長久操持這由勇敢奮鬥得來的結果，人們誰能不對她敬愛，但是常見有去年在旅館病死被救，終於成就了美滿因緣，到今年竟而在法院離婚，又成了分飛勞燕，回想當初，豈不無聊？自把好事作成笑柄，但是她們還有話說，是入生愛情至上，幸福第一，這理不合理想，就得上旁處去找，不過實際這種人只有侮辱別人的愛情，毀損別人的幸福，而她自己也未嘗得不到這兩種東西。鳳雲病好以後，程陸兩家跟着就籌備婚禮，趕着在陽歷元旦日舉行，婚後半月，陸太太果然實踐誓語，由程家得到一筆可觀數目的錢，直到上海去投她另一個女兒去了。在她走後，鳳雲才對蒼青說出實話，敢情陸太太那個大女兒鳳寶，也是自幼唱戲，在十七歲就跟一個跟包人私合，生了個女孩子，因為恐怕影響生意，不敢對

外聲張，就由外婆出面頂缸，作爲陸太太親生的第三個女兒，取名鳳霞，在那時陸太太雖已居孀，但正妍着一位大戲徵角人，不但有生育可能，而且也名正言順，那鳳霞一直跟那名爲長婿，實是生母的鳳霞，現在已十多歲了，而鳳霞所嫁的丈夫，就是當日陸太太所妍的徵角人，不過久已改行，如今已成爲大腹賈了，陸太太此去，大概要收回鳳霞，再教育成一株搖錢寶樹，鳳霞聽着，甚覺有些頭暈，這家人直比五胡亂華還亂，鳳霞的過去也不問可知，但她既已超拔出來，也就不必理會外家的事了，就藉口鳳霞名字太俗，替她改作綺琴，加上她的姓恰巧諧音絃綺琴，倒很雅的，同時也暗示滌除她過去的污染，重作新人的意思，鳳青這番用意，居然見了効果，但可惜是反的，綺琴在婚後漸漸把人變了，在以前她是循規蹈矩，穩重大方，脾氣柔和，行事謹慎，確像個好女子，那知婚後竟然活潑起來，嘴也硬了，身也懶了，講究吃喝穿戴，不肯服苦耐勞，而且在家呆不住，時常打扮得妖妖媚媚，磨着鳳青一同出去，鳳青身在局中，情愛正濃，還不甚覺察，但程老太太冷眼旁觀，却完全明白了，綺琴當初單意鳳青，爲擄取他和他自己的好感，才把本性收斂起來，裝出一付假面具，既把鳳青擄取到手，位置已定，目的已達，再沒什麼忌憚，就又把原形現了出來，老太太既怕兒子被帶累壞了，又愁着她孤寡太過，後難爲繼，但當日定親，不是自己主張，這時無可怨尤，而且有苦也說不出，只有心中抑鬱，日漸瘦弱，不久到了夏天，忽然次青夫婦帶了信來，報告滌凡現在雲南，已經就了公路局副局長，前途很有發展，希望鳳青能夠前去加入抗戰陣營，跟他作一番事業，盡國民的天職，又說既已娶了嫂嫂，母親不愁無人陪侍，鳳青很可以走了，鳳青看了信，很爲興奮，程老太太雖仍捨不得愛子遠行，但因綺琴這種情形，深恐鳳青日漸墮落，不能振拔，也就咬緊牙關，主張教他去，但綺琴怎肯放鳳青走呢，房幃中幾番密談，幾行眼淚，就打消了鳳青的壯志，本來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泥遇着水自然軟爛，那就算寸步難行了，程太太見綺琴反對，也就不敢深切主張，因爲兒子既然成家，所有權就歸了兒媳，成爲她的私有物，母親應該兵退四十里，少管閒事，再說此行迢迢萬

里，難保沒有意外，那時綺琴說丈夫是被母親給逼走的，向自己索娶丈夫，那可沒法賠償，而且這包辦更落不起，於是也不肯慫恿了，結果由翁青回了一封信，推說家中現正有事，暫難分身，稍緩便當前往，但自此以後，家中還有了事。老太太因積鬱成疾，不久就病倒了，翁青夫婦盡力延醫調治，無奈不見愈，纏綿多日，終於不起，翁青哀毀欲絕，辦完喪事，家中只剩了夫婦二人。翁青思念亡母，在家守制，不願出門，綺琴陪了他一個時候，就漸漸不堪寂寞，時常自己出去，翁青是個知識份子，自然不能妨礙太太的自由，干涉太太的舉動，只自在家看書，或是整理母親遺留的花木，但由此夫婦就漸漸隔膜起來。據綺琴自己說，在外結交了幾位女友，常常在一處打牌，偶然也到舞場去玩，不過這也不是謊話，倒常見有太太們前來過訪，不過綺琴還是出門時居多，又過了一個時期，日本對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掀起，天津這地方也大受影響，日本統制愈嚴，壓迫愈甚，人民痛苦愈深，翁青家裡因為被陸太太討去一筆大錢，老太太疾病叢生，所費甚多，加以歷年坐耗，積蓄已空，簡直已不能應付綺琴的揮霍，翁青加以勸告，常惹綺琴不悅，到這時他才感到空虛了，所有的骨肉，姊妹走了，母親死了，只剩下婆婆，以為可以相慰相憐，同心合意，那知她竟也完全變了，綺琴並沒有高尙的靈魂，優越的學問，只仗着美麗的軀殼，和濃厚的愛情，使着書迷戀，如今愛情減退，就好像迷霧消散，翁青才看清楚自己是孤獨的，一切是空虛的，不由深悔過去的錯誤，最可惜一步走錯，竟把前途弄失敗了，當初次翁青夫婦屢次相邀，自己聽信綺琴的話，不肯前去，如今再想去也不可能，道路既已阻塞，自己也無力担負萬里長行的路費，困守在這淪陷區中，如何能自振拔，真是後悔莫及，他腦中這一清激，又加了一層痛苦，因為聽說同學中有些人，早已南行，有些人本地幹抗日工作，被敵人殺害，不由越發愧悔，再想到若不是發生事變，自己便遇不到綺琴，也就落不到這步田地，日本不但毀了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家庭，還毀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常常切齒痛恨，但是無辜無勇，又有什麼辦法，由此漸漸改變了態度，內心抱着隱恨，而外貌倒成了樂天派，諧笑頑頑玩世不恭，

尤其對於綺琴，好似自唐爲局外人，以旁觀地位看她究竟如何，但這樣也不能維持長久，因而積蓄已罄，日感拮据，然而綺琴的生活，是不能減縮的，蕤青也不要她減縮，先把母親的舊首飾賣了供給，等到完全賣光以後，金價忽然大漲，綺琴忽有一天向蕤青說，有位朋友作大五福，準能賺錢，自己打算加八一些資本，家中所存舊首飾，可以趁這金價大漲的時候，賣出去，蕤青聽了，苦笑着說，已經賣光了，這些日所吃所用，就是這筆錢，綺琴大失所望，抱怨蕤青太沒腦筋，爲什麼早賣了，不留到今天，蕤青也不分辯，說我早知道要尿床，就不睡覺了，綺琴這才走了心，趕緊盤查家中箱篋，才知除了古玩衣服以外，更無值錢東西，夫婦對怔了半晌，綺琴便提議教蕤青出去做買賣，或是作事，蕤青說，做買賣沒有資本，作事呢，你看我是給日本做走狗，還是給漢奸做兒孫，綺琴說，你這也不能幹，那也不願意幹，到底怎樣好呢，蕤青說，等着吧，只要中國能打回來，我總不致沒有出路，綺琴說：中國幾時才打回來，就有那一天，我們也早喂狗了，蕤青點點頭說，是的，這倒大有可能，早晚喂狗，綺琴撇着嘴兒，半晌才說，我真心痛，現在什麼東西都有漲沒落，你若沒賣那幾十兩首飾，現在折變了，存貨等着它往上冒烟，多麼好，蕤青睜大了眼說，冒烟，什麼叫冒烟，綺琴說，你連這個都不懂，冒烟就是漲價，蕤青聳聳肩說，原來如此，我真不懂。只記得幾年前海街上孩兒有句罵人的話，三角坎地插烟捲，缺德帶冒烟，取情態在今日，這也算是童話，居然靈驗，綺琴氣得站起來，換上衣服出門去了。還末夫婦感情更壞，而家境也更窘了，蕤青跟打鼓人交了朋友，每隔些日，必要請一位進家來，賣出一件古玩或是衣服，換錢度日，用完了再賣，最初當然先賣值錢的，還能多用些日，以後值錢的賣完了，就得賣不值錢的，當然用得日子少，於是打鼓人越來越勤，有時今天賣了百十元，綺琴說要給乾姐姐送生日禮，拿走十分之八，蕤青仰觀之氣，出去喝頓小酒，藉以澆愁，那十分之二也完了，明天還得想辦法，以後漸漸變得空了，綺琴才不大出門，但蕤青並不妨礙她，更不動用她的衣物，例如新正未過，便把自己幾件皮大衣賣了，綺琴還有三五件皮棉大衣，他也經



不過問，還是綺琴過意不去，才也張羅買自己的，她既不大出門，悶在家中，夫婦間摩擦更多。因為男女僕都已遣散了，蕙青不會作飯，只好由綺琴動手，她也初學乍練，早晨生煤球爐被烟薰得涕泗橫流，有時一次生不着，就得再哭一遍，更莫說切豬肉常常加上人肉，淘米常常燙腫手指，因此委屈更大，不時向蕙青嗷嗷抱怨，蕙青則除了跟打鼓人辦交涉以外，常是一張報紙，一本地圖，研究世界戰局，他自稱對日本人主持的報紙的虛偽宣傳下，能研究出實際的真相，因為日本人頭腦極笨，撒謊都有一定格式，例如報紙說日軍進攻某地，進展甚速，一連誇張了三天，第四五天忽然不提前進，只說打死對方多少人，得了若干槍械，第六天以後，這地方的戰爭竟在報上消失，那你就等着吧，也許三月兩月，準可以看見日軍在大勝之後，因為該地已失軍事價值，自動放棄，堂堂轉進了。又如報上說日本海軍威力絕倫，屢次使英美戰艦在什麼地方，日本海軍正在等敵人深入，聚而殲之，這就等於告訴日本海軍畏懼美國，一直不敢出頭，只用些飛機潛艇襲擊，諸如此類，都可以領悟熟形，直成爲一種專門學，蕙青有時高興，就對綺琴講說，綺琴根本聽不進去，有時只管訴苦，有時就說，有這心思，想點掙錢道兒好不好，也省得大家受罪，蕙青聽着，總是一笑而罷，所以夫婦還沒有直接衝突，但綺琴漸漸又變了態度，時常出門，有時三更半夜才回來，蕙青獨居中，須要自己作飯，他更弄不上來，氣極了就弄頓小酌，悶極了就倒鎖門上街閒溜，這一來挑貨更重，有一天他獨自走到南市，天已垂暮，腹中覺餓，就進了一家最起碼的飯館，這飯館，有一間門面，專賣羊肉包子和一兩樣簡單酒菜，爐灶設在門外，門內擺幾張桌子賣座，連門也沒門，可謂簡陋之極，但對面却是最出名的大飯莊天和玉，金碧輝煌，馬龍車水，相形之下，真是階級顯然，使人感慨同是人類，怎樣的有過那種生活，有的度這種生活，蕙青本是由那千丈上的階級，跌到這千丈下的階級的，更有特殊感慨，就叫了兩壺酒，一盤葱爆肉，慢慢喝着，喝完了只覺半醋，正要再添一壺，忽見街上由南向北，如飛

來了三輛三輪車，到天和玉門前停住，前兩輛是嶄新的跨斗，後面一輛是普通舊車，最破一輛上坐的正  
是綺琴，第二輛跨斗是個腦滿腸肥的中年男子，身上嶄新的紉綢長衫，頭戴極細的巴拿馬草帽，眼鏡戒指，一概俱全，好像在腦門上寫明是個發國難財的暴發商人，第二輛街車上也是個中年男子，穿着不大合  
體的淺灰綠色漂亮西服，看神氣是來自多山少水，多獸少人的地方，當然也是天津人所謂的老趕，不過他  
能追隨時代，用豐富的錢財，作成個時髦的外表，應該改稱為畫花的老趕，和市上所賣的畫花鴨蛋，（這東  
西已不常見了）一樣，自然比不畫花的值錢，他又生了個八楞兒腦袋，令人疑惑是什麼廟裡塑造小鬼，方  
塑成身體，就感受日精月華，跑了出來，到天津作個積倒把生意，大發財，成了富翁以後，穿上西服，坐  
上了包車，那八楞兒腦袋，就得尊稱為頭角崢嶸了，這三輛車停住之後，那頭角崢嶸的立刻跳下來，跑過  
扶着綺琴下車，和那長衫的一同走進天和玉門內，須臾有飯莊的人出來，打發街車走了，只剩兩輛跨斗還  
在候着，由此可以想見，那頭角崢嶸的和綺琴關係較深，感情最好，所以把自用包車給她坐，自己雇用街車  
，而且還能對綺琴殷勤扶掖，真是沒白穿了西服，居然懶得交際禮貌，但落在嘉青眼裡，可真不是滋味，  
他初見綺琴很覺憤怒，幾乎要過去抓住她，但轉想那樣太已無聊，忙竭力把怒氣壓下，又感覺一陣羞愧  
，太太陪闖人進大飯莊去吃銀燕鴨翅，老爺在小飯舖和車夫小販同吃羊肉包，用着別名黑小兒的砂酒壺，  
這真教人臉紅，很怕被綺琴看見，可是綺琴這時，在翱翔九天，怎會俯視下界，看他這可憐虫呢，嘉青一  
陣激動過去，忽又噤然自笑，自己太無聊了，綺琴這樣行爲，本在意料之中，何須今日看見生氣，壓根兒  
也不必生氣，至於綺琴若看見自己，自己很可以站起來對她鞠躬致敬，她能交到這樣闊朋友，本來她可以  
這樣幹的，而且當初唱戲時，更常常這樣幹的，誰教我娶個女伶，而現在又窮了，不能使她滿意呢，譬如  
我是個大夫，作了綺琴的專任醫生，但她得了重病，我的能力不能把她治好，這在道德上，就該隨她請別  
的大夫，怎能看她痛苦呻吟，還爭執着說她是我的病人，不許旁人動手，但像眼前這樣情形，世上却是少

有，除非那種蓬門畢戶的下等人，丈夫倚賴妻子生活，妻子去作舞女娼妓，可以和客人坐汽車吃大菜，而丈夫却在街上啃窩頭，好在我並未倚賴綺琴生活，這倒不足為恥，反可自豪，不過我們的關係也該解決了，鴛青想着，漸漸心平氣和，但也不免悽然自傷，就叫堂倌再添酒來，堂倌問還要多少，鴛青說再來十盤，添兩個菜，堂倌怔了怔，俗語說賣飯的不怕大肚漢，但賣酒的有時怕狂飲者，因為既怕酗酒鬧事，更怕倚醉賴賬，結果只給拿來四壺，鴛青都喝了，又要兩壺，就着羊肉包吃完，才付了賬，醉醺醺搖搖擺擺的出門，向天和王樓上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才蹣跚走去，這時他已够九成醉，不能辨識方向，應該往南，却奔北去，路上再一搖蕩，簡直失了知覺，也不知他怎麼能走出這樣遠的路，而且沒被車輛撞着，直達到南馬路，轉而向西，經過整條南馬路，到了西南城角，忽然酒湧上來，一陣嘔吐，就倒在地下，不醒人事了，不知過了多大工夫，方才醒轉。自覺頭疼欲裂，又昏沉半晌，才睜開眼，先看見一片污暗的屋頂，心想我這是在那裡，急忙擰扎坐起一看，原來是間空房，房中四壁空空，除了糊紙塵土，什麼也沒有，只在牆角放着一具最小號的煤油燈，放出光亮，但燈罩上半段已然破裂，而且污垢甚厚，暗得像鬼火一樣，再看自己睡的地方，原是一鋪土炕，炕上只一領破席，鴛青着眼苦思，自己必定作夢，但睡前是在那裡，怎樣入睡的，這夢實在討厭，怎還醒呢，無奈腦筋麻木，怎樣也想不起來，這夢也出現在眼前，不肯幻滅，正在這時，忽聽身旁發出響聲，轉臉一看，只見就在尺許以外，睡着一個不知是人是鬼的東西，頭髮蓬亂，成爲一個巨團，顯得臉面小得像個燒餅，而這小臉上只露着大鼻子和大嘴，其餘部分，都被亂髮遮蓋着，身體蜷縮如同刺蝟，好像沒有眼，鴛青大驚，暗想這是什麼，不由跳下土炕，尋門欲逃，忽然炕上那團東西動彈起來，隨即坐起，發出窟窿的聲音說，你醒了，鴛青又嚇了一跳，回頭看時，原來那是個人，已經坐起來，這才看出他是蓋着件破灰布長衫睡的，兩條腿有一條已經殘缺，另一條也很短，睜起眼好像深洞，配着經久未剃的亂髮，比睡時還可怕。鴛青往後退了一步，顫聲說，你是誰，這……這是什麼地方

，那人啊啊兩聲，身體動了幾動，便挪到炕邊，又從身旁抄起根木枋，拄在左脅下，站起身來，很莊嚴地叫道：「你都不認識我了，這才幾年，你就不認識科學怪人了，我可認識你是程鵬，鬍青鬍了，才忽然想起，他是自己當日在光華中學讀書時的工友馬五，外號叫作科學怪人。不知道那位促狹同學給起的，意思說他形狀醜陋性情更怪，好像不是上帝所造，而是科學家所製，不過馬五自己倒很喜歡這個外號，他自幼殘廢，但少年時家尚小康，足以自給，到中年後骨肉俱盡，家財一空，就托人弄到光華中學看門，校長憐他不得勝利不止，把同校工友都打服了，獨霸門房，自己獨資開設小營公司，把食品糖果等物售給本校學生，得利很厚，校長知道了也不干涉他，那知他每日酗酒，醉了就是吵鬧，若是腰纏稍裕，就半夜溜出去，上賭局狂賭，連職務也不顧了，而且每賭必輸，輸急了就籍口作買賣缺本錢，向學校預借工資，把隔年工資都借光了，他還不知休止，有一次校中先生不肯再借，他竟掄木拐打破會計的頭，校長實在忍無可忍，才把他辭退，她竟將怨毒注在校長身上，買了把尖刀藏在身上，終日守在學校附近，聲言非把校長弄死不可，校長聞知，並不報官驅逐，只很小心的躲着他，不想一天晚上，竟在附近一條僻巷中遇上了，馬五咬牙切齒痛罵着，握着尖刀當胸就刺，那位老校長已經六十多歲，真是有道德有學問有修養的人，當這性命交關之際，既不呼救，也不躲避，仍含笑說，馬五，我教你失了業，等於害了你的命，你應該殺死我，不過你可以再想想，倘然你以前作的全對，我辭退你是錯了，那你就動手，我身上還有一點錢，你可以拿了逃走，馬五聽了校長的語，怔了半天，一鬆手把刀落在地下，自己打自己一個嘴巴，又爬在地下給校長磕了個頭，轉身便走，任校長呼喚他頭也不回的去了，以後過了些日子，竟又出現在大街討飯，對於行人，倒會說善人行好先生救命，但一見光華學生經過，總是提着名子罵，例如遇見程鵬，就叫程鵬小王八蛋，科舉昏人都要了飯，你還不給幾塊，有的人倒是怕挨罵，比如他先說好話，末尾再說不給錢是王八蛋，對方

或者因為怕當王八蛋而趕快給錢，但他已先把王八蛋開出來了，若再給錢，就好像樂聞雅教，願受榮銜似的，自然都掩耳疾走，但一走他更罵得兇，因此同學們一聞科學怪人在某條街上，全都避道而行，惟有竊青跟他好像特別有緣，當馬五在校時，每逢賭輸借錢，總是有求必應，當然有借無還，好在他也不在乎；及至馬五討了飯，竊青每次遇見，總是大把給錢，也不介意他的罵，認為他向來粗野，把罵人的名詞，當作親熱的稱呼，等於中國人的老弟少爺，西洋人所說我的孩子一樣，根本不必計較，也無須詮釋，但過一年以後，馬五忽在租界上失蹤，一幌數載，久已把他忘了，只聞在光華老校長去世時，有個乞丐樣兒的人，前去哭奠，叩了許多頭，留下一軸藍呢褲子，便自走了，看那褲光是大聖大賢四字，上款是校長恩公大人千古，下款是受恩渾人頓首拜輓，人們猜想定是科學怪人馬五，但校長去世又是二三年了，想不到在這裡遇見他，竊青失聲叫你是馬五，馬五點點頭，露出黃板牙笑說，誰說不是，你想不起馬五，還想不起科學怪人，程鵬你小子怎麼回事，大晚上騎在馬路上吐白沫兒，幸虧遇見我，要不然你小子倒霉了，竊青聽了，才忽然想起醉前的事，接口說，哎呀，我喝醉了，你在那裡遇見我的，馬五說，就在這裡不遠，西南城角電車道旁邊，你知道我早已改行賣報，住在這兒一年多了。昨天下午回來，看見火神爺舖子旁邊圍着一羣人，擠進去看，原來地下擱着個穿洋服的小夥子，巡警正踢着罵，我仔細端詳半天，才認出是你，就跟巡警說，這是我的熟人，問你又不省人事，只好抓輛洋車拉回家來，竊青怔了怔說，謝謝你，這是什麼地方，馬五說，套着喂人，不用卸，這是我的家，竊青說我知道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什麼地方，馬五張開嘴，打個呵欠說，好渾人，你到了我家，還不知道什麼地方，哦你是醉着來的，告訴你，這叫爸爸胡同，在南大道進口路北，趙家窩對過，竊青愕然說，怎麼，爸爸胡同，馬五哈哈大笑說，不錯，爸爸……胡同，裡面住着爸爸，就叫爸爸胡同，竊青問是誰爸爸，馬五說，大夥兒的，竊青啞了一聲，暗想這可奇怪，莫非天下之爸爸皆歸焉，這地方又怎能容納，馬五見他驚異，就接口說，他們大夥兒的，這裡面沒你的事，這胡同本沒名字，又辯又

臭，附近的小孩都上這裡來拉屎，就起名叫巴巴胡同，（註：津中謂屎曰巴巴，音如火把之把），到我搬了來，嫌這名子不好聽，憑馬五爺住巴巴胡同，就改作爸爸胡同，我是這一方的爸爸，誰不改口，我就硬揍，轟青忍不住哭了說，你好兇，馬五一拍腦袋說，你才知道，我就是這門口的霸王，連巡警也不敢惹，轟青說，是，是，你本來是霸王，現在賣報的生意好麼，馬五點頭說不錯，够吃的，够喝的，也够偶爾來場牌九，睡一宿娘兒們的，我還另外有點小進項，可是不能告訴你，你一給說出去，教日本聽見，就把我宰了，轟青聽着，心想憑你這樣，難道還配幹抗日工作，也許偶爾偷回日本倉庫什麼的，那倒也够危險，就不再向下問，轉臉看看那報紙糊的破窗，已有些亮了，就說我真醉得够凶，這已是早晨，我該走了，馬五說忙什麼你再睡一覺，够時候我去賣報，你回家，轟青搖頭說，不成，我在外一夜，怕家裡不放心，咱們改天見，這回多虧了你，說着就取出數十元鈔票，要送給他，馬五忽然瞪了眼，一拳搗得轟青坐在炕上，大叫着說，你小子真值頓揍，你當馬五還要飯哪，如今我有錢了，再說你這是到了我家裡，我還要請你哪，走，走，咱們來頓熱酒館，我請客，轟青說，這是什麼時候上酒館，馬五說管他什麼時候，馬五爺高興，砸開門就進去，酒館麼還得好好兒伺候，你不信就跟我去試試，轟青忙說，我信我信，不過今天實在喝不下了，咱們改天，說着就向外走，馬五留不住，只得跟在後面，轟青到院中一看，天已大亮，原來窗戶糊着幾層報紙，擋住光線，再看院落很小，只有四間灰土房，倒不甚破爛，但只院中污穢非常，似已久未掃除，而且除馬五所住一間以外，餘三間全都門窗洞敞，並無住戶，就問現在房子這麼稀罕，怎這裡會沒人住，馬五回答說，這院裡只我一個，我不要鄰居，轟青說，你是二房東麼，馬五說，不，我只賃一間，轟青說，那你怎管得了人家房東賃人，馬五說，我就管得了，房東儘管出賃，可是有住戶搬進來，我照着不對眼，就給趕走，轟青說，我不信你有這力量，馬五閉上一隻眼，撇撇嘴說，不信哪，我一說你就信了，去年搬進一家來，把三間空房全賃了，我一看家主是在趙家窩裡當茶壺的趙一，這小子在前半年，還成

天喊裡請，裡請，門子過兒一吊哪，蕭青聽着不懂，忙問什麼叫門子過兒一吊，馬五笑了說，難為你還是中國人，連這個都不懂，五六等窩子的規矩，姑娘坐在屋裡，在茶壺就站門口吆喝報價兒，跟街上賣東西的一樣，門子就是關上門辦事，過兒就是喝茶，言其連喝茶帶辦事，一共銅板一吊，你明白嗎，蕭青心想未免太專門了，即使不懂，也何致不是中國人，馬五又接着說，這趙二大概存了幾百塊錢，趕上這年頭兒，東西暴漲，就都買了灰紙存着，你知道五六等姑娘全用灰紙的，趙二倒不怕窩在手裡，那知灰紙價兒大長，他賺了幾千，又買膀子存着，姑娘們都得用膀子，要不然就臭了，這也是保險的，不多日膀子也賺了錢，從幾千變成幾萬，他就不在本堆想主意，改作大五福布，三倒兩倒，成了財主，和人搭股幹銀號，當了副理，這一來可闊了，又交了幾位朋友，不能不改變門風，才把他那在裕德里當老媽的娘，在落馬湖混世的老婆，在翠柏村混世的妹子，都接回來，要成立一份規矩人家，若在往年，很可以住大樓，只爲這時候房子稀罕，才往到這院裡來，先打算給錢教我搬家，我不但不肯搬家，反倒掛了勁，每天上街回來，就坐在門口，喊趙二當初常吆喝的那一套，每逢他家裡來了高親貴友，我就喊多包滿沒屋子，趙二一攔，我就洩他的底，有時喝醉了，整夜的罵，趙二混得穿上鞋了，自然怕我這光腳的，到底另我房子搬了家，以後又搬進兩家，也是又腥又臭的暴發戶，全被我趕走，房東也無計奈何，一提撞我，我就帶刀子找上門去，問是他扎死我，還是我扎死他，房東也不是什麼好人，他的兒子給日本作事，他不是不想收拾我，他恐怕我沒犯大罪，死不了再出來，要跟他拚命，所以忍氣吞聲，可是我們也講理，這間房的租錢，到日子準給，蕭青笑說，你倒厚道，馬五說，你別挖苦我，我本來厚道，遇見好人咱比誰都老實，遇着混賬王八蛋，我是刺兒頭，蕭青說，你是人物，我佩服，說着就走出門外，見這胡同是實胡同，只有三個門兒，果然名符其實，地下滿是垃圾土，臭氣難聞，出了胡同，再轉一個彎，便是南大道街上，二人站在路旁作別，馬五自去販報，蕭青自己坐車回家，途中由馬五回想到兒時樂境，再想到現時苦況，不覺淒然



，悲從中來，到了家門，見街門開着，走進去再推棧門，却是鎖着，敲了兩下，無人應聲，才想起綺琴不會在家，昨日自己鎖上門出去，鑰匙只有一付帶在自己身上，綺琴當然無法進去，他叫門不開，必又去了，這倒給了她機會，想着就取鑰匙開門進去躺在床上，帶着餘醉又睡起來，直到中午才醒，綺琴仍未回來，昏沉沉又過了一天，晚上十一點後，綺琴才回了家，進門就問蕙青昨天那裡去了，蕙青說，昨日出去閒走，遇見個舊友，邀到他家吃飯，喝得大醉，沒得回來，綺琴說，好麼，你只顧喝醉，可害我在門外叫了一點多鐘，後來覺得你必是住在外面了，實沒法兒，只可又出去到乾姐姐家尋宿兒，蕙青說，對不起，你幾點回來的，綺琴說，我在外面吃過晚飯，九點多就回來了，蕙青暗想這碴兒不對，你若是九點多回來，爲時尙早，怎能猜想我會住在外面，大概起碼少說了幾點鐘，你以爲無法查對，不想自己把話說漏了，想着也並不挑明，只和她說閒話，綺琴好像心裡有事，屢次出神，到就寢時，忽然提起近日物價更漲，生計更艱，眼看不能維持，必須想個正當辦法，蕙青抖手說，我實在想不出好辦法，當初本可以到內地去，已經把機會悞了，現在作生意，不但沒本錢沒經驗，我也不願發那種國難財，作事情更不願吃漢奸飯，受矮子氣，就是當一份號稱清高的教員，我也不忍看着許多好青年去給日本修飛機場，運軍用品，綺琴撇撇嘴兒說，依你說，就得瞪着眼等餓死了，我倒想了個法兒，蕙青接口說，什麼法兒，哦，對了，我還會騎車，你有熟人，可以薦我去蹬跨斗三輪，那倒也能吃飯，綺琴說，別胡扯，我是看到有個朋友，在法租界倒了一所平房，才四五間，只倒底費就花了十五萬，想着咱們這房子，若也倒出去，還不得落二三十萬，弄這筆錢可以幹點什麼，蕙青聽着點頭說，好，還是你會想，這辦法不錯，可是弄了錢幹什麼，綺琴說，那可以慢慢商量，現在先問你可贊成把房子出倒，蕙青說，只要你贊成，我就舉手，綺琴說，我想也只可這樣辦了，只是咱們上那裡去住，蕙青心想綺琴忽然作此提議，必有用意，他是很好虛榮的，當然明白倒出舊宅以後，必將移居到很不堪的地方，絕不會有好房子住，難道她能忍受麼，想着就接口說，對呀，這

是問題，現在到那裡賃房，都得先花一筆大錢，綺琴說咱們還擺譜兒麼，只有一兩間就夠了，便倒底兒也省得多，蕪青說，這時候一兩間也不易，除非離開租界，或者還省些，……說着忽然心中一動，觸起了絕妙的念頭，接着說，有了，巴巴胡同倒有空房，大概還不用倒底費，綺琴問什麼胡同，蕪青忍不住先笑了一陣，才說，就是昨天請我吃飯的那個朋友住的地方，在西南城角，地名叫爸爸胡同，綺琴很詫異的說，怎麼叫爸爸胡同，蕪青信口開河的說，我會同過那個朋友，敢情原業主是一家富戶，共有兩條胡同的房產，因為父子不和，就分了家，一個胡同屬於兒子，就起名叫兒子胡同，一條屬於爸爸，就叫爸爸胡同，綺琴說，這太貧俗了，蕪青說，我看一點不貧俗，這名子又親切，又樸實，綺琴說，人家談正經，你又搗亂，若是這地方有空房你可以去托那朋友辦辦，蕪青說，那容易，不過出倒這所房子，我可尋不出主兒，綺琴說，那歸我辦，蕪青說，好，咱們分工合作，努力達到由這座小紅橋搬入爸爸胡同的目的，二人這就算說定了，以後蕪青並未上心，綺琴倒十分着意，未過十日，便報告有了主兒，再過兩日，便有人上門看房，蕪青一見，原來就是那日在天和玉扶綺琴下車，頭角嶢嶢的人，據綺琴介紹，是她乾姐姐的哥哥的朋友，蕪青心想那用這些嚕囂，痛痛快快就是乾哥哥得了，那人遞過名片，上面官銜是豬業公會常務理事，德興商行總經理，與陽銀號常務監理，白骨塔第二保保長，大名是散德興，大號是嘉普，蕪青看着，覺得他的職業倒沒什麼，所謂滔滔者天津皆是也，只是姓得奇怪，所開的銀號名子也奇怪，但轉想姓倒不怪，古時不是有個散宜生麼，但他一定是封神演義或渭水河戲裡那散宜生的後代，而不是武王有亂臣十人裡那個散宜生的後代，及至坐下一談，連與陽銀號名子的來源也明白了，原來是散德興和一個叫汪景陽的朋友所創辦，兩人各取本名下一字作號名，汪某作經理，他就作監理，蕪青心想幸虧你說明，要不然我就想到笑林廣記上去了，最後談到房子問題，綺琴討了三十萬倒底費，散德興當時未加可否，說等回去商量一下，再給回覆，便告辭走了，以後沒有再來，只綺琴每日出門奔走，據說在她乾姐姐家交涉此事，又過幾日

，她報告說散德興要連木器一起買，連倒底共給二十萬，跟着磋商數回，結果以二十五萬定局，算是倒底二十萬，買木器五萬，先付了五分之一，約定在交房前日再付清全數，羸青見已定局，才去尋馬五商量租房，馬五一口答應，負責跟房東交涉，教羸青一切別管，只擇日搬來好了，羸青也是故意玩笑，想想察綺琴到底是何用意，是何目的，以為她既主張把住房出倒，得到錢要作何用途，而且遷喬入谷，搬到這污破地方，看她是否能够忍受，於是不動聲色的，又過了幾日，就到了本書開場的前一天，也就是散德興約定搬入日期的前一天，這日綺琴午前就出去了，羸青獨坐房中，裡外看看，心想房子傢俱都已歸了他人，若不是綺琴還有些衣服被褥，我自己搬家倒容易，只挾着四肢百骸就可以走了，想着悶悶不樂，徧徧近日綺琴因為報紙長價，硬把所訂的月報停了，還有另一種理由，是省得羸青看了報發神經，羸青更加鬱悶，吃過午飯，睡了一覺，醒時聽門外有報販吆喝，就買了一張，看報上登着美海軍進攻所羅門羣島，被日海軍施行殲滅戰，加以痛擊，美艦數十隻盡化藻屑，現戰爭已近至新不列顛東附近，日軍將再施圍殲，使其隻艦也回不去，羸青拿出地圖一對，立覺有一暈而轉向，因為所羅門羣島在東，新不列顛島在西，美海軍由東向人攻，既已在所羅門附近遭了敗仗，應該向四下逃走，若說日本進擊迅速，已經東進打到美國西海岸，那還在情理，怎能說戰事倒向航移近新不列顛呢，這當然是美國已佔領所羅門，日本被打得頭腦昏迷，語無倫次了，羸青不由手舞足蹈，就出去打了點酒，回來一手持報，一手舉杯，慶賀日本倒運，正在這時，綺琴從外面回來，見羸青這樣，已不高興，羸青又有了醉意，擎杯呼着你看，日本又吃了敗仗，美國打過了所羅門，綺琴寒着臉說，我不懂，管它什麼門，跟我有什麼關係，羸青說，跟我可有關係，跟全中國都有關係，我們的希望快來了，綺琴撇着嘴說希望還遠呢，先尋思尋思趙旺吧，你這樣成天看報，喝酒，發神經，作夢，還有什麼希望，我知道你現在只等那二十萬塊錢到手，再高樂些日子，什麼道兒也不想，現在錢已拿來了，你樂吧，反正我這一世是完了，說着就把手中一個大手巾包，擲到羸青面前，羸青聽

着，好似當頭挨了一棒，因為以前雖然時常拌嘴，但還沒聽她說過這樣狠話，當時頹然把酒杯放下，怔了一會，才恢復原來態度，笑着說，你別完哪，綺琴也不理他，一扭身就走到內室，換衣服去了，鶯青暗自點頭，覺得眼前天色氣候都有劇變，可以預測，不久將發生暴風雨，就把殘酒飲盡，悄悄的看報不作聲，只等着暴雷一響，風雨驟至，那知過了一會，綺琴又走過來，好像忘了方才的事，和容悅色的問晚飯吃什麼，鶯青也十分客氣的，請她隨意作，什麼都好，綺琴出去買了菜作好，上燈後二人對坐同吃，綺琴又提到日後生計問題，說二十五萬已經全收清了，明天咱們就得搬走，以後該怎樣用這筆錢呢，鶯青無言，用手指指飯碗，意思說亦有吃而已矣，綺琴搖頭，嘆了口氣說，你既沒有道兒，說不得，只好我幹了，鶯青停箸問你幹什麼，綺琴說，我會什麼，只好還去唱戲，這幾天我仔細尋思了，咱們弄這點錢，也吃不了多少日子，不如趁早我請個師傅，吊吊嗓子，熟熟戲路，再置幾件行頭，能成班就成班不能成班就給老生班跨刀，好在我陸鳳雲三個字，在天津北京人心裡還有點影子，總可以再抓撓二年，你看怎樣，鶯青聽她忽然提起久已取消的風雲舊名，不由心中被刺了一下，跟着撮唇吹出一口氣，立刻對綺琴的用意完全明白了，當時笑了笑說，好的，這辦法不錯，咱們先吃飯，等我想再說，綺琴便不再談，二人靜悄悄的吃過飯，收拾完了，綺琴坐到沙發上，拿起報紙看，鶯青拉了把椅子，坐到她面前，把報紙拋開，握住她的雙手，懇切的說，綺琴我想過了，你這辦法很好，我本該早就想到這層，只恨腦筋太笨，才委曲你到今天，現在就這樣辦吧，這筆錢全數作你恢復唱戲的資本，你就起手預備，只抱歉我不能幫你，綺琴聽着，似覺他和氣服貼得出於意外，怔怔的望着他的臉，觀察是否出於誠意，口中說，你是真願……鶯青正色說，我怎麼不真願意，過去已經很對不住你了，現在好容易有了這個機會，你又想出這個主意，真是咱們的一條出路，我主張就這樣辦，並且趕快辦，一點不用踟疑，這二十萬的倒底費，你整個拿去，作預備上台的費用，其餘的五萬元留給我，也足夠用些日子，綺琴眼珠一轉，說二十萬我拿去，五萬留給你，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咱們倆還分家，轟青笑了笑，點頭說，這恐怕是必需的，我的好太太，你想啊，我原來對唱戲的事，並不明白，這幾年因為常聽你談講，才懂得裡面的情形，一個有丈夫的女伶，對觀眾的引誘力要小得多，不但中國如此，就是美國電影公司，在聘請女明星訂立合同的時候，也必加上若干年內不許結婚的一條，這道理你當然明白，現在要去唱戲，家裡可還有一位人所共知的丈夫，想想要受多麼大影響，即便你不計犧牲，仍要維持咱們的家庭，但是既要唱戲，就得常常出去應酬，咱們勢必弄成掛名夫妻，大家都沒意思，若教我在家中作夥計，出門當跟包，我既不能，你也不忍，所以不如還是分開的好，綺琴聽到這裡，臉色一沉，嘴兒一撇，哦了聲說，得了，我還當好話聽呢，原來你反對我這個辦法，那就痛快說好了，何必扯這套閒話，竟要跟我離婚，我得，算我沒說，你也別賭氣，何苦為這個……我原是為大家好，說着眼淚瑩瑩，似乎要哭，轟青聽着，心想文章來了，明明我已說中她的心坎，迎合她的願望，但她竟故作張致，倒打一耙，把罪過都推到我身上，但既不能賊寬，也不能挑明，還得轉彎兒多費些口舌，對她作一番多餘的解釋就好比她知道二加二等於四，並且心中早把這道題作成，我還要費盡唇舌，給她解釋二加二等於四的原理，使她在某個時候作領悟，承認這個得數，真是無聊而又可笑，但還非這樣辦不可，想着就說，親愛的，你也太冤枉我，我也是為大家好，才這樣主張，你再想想，明天咱們就要搬到巴巴胡同去了，老實說，那是貧民窟，污穢雜亂，簡直無法形容，你到了那地方，恐怕就不易翻身，固然當初你是很有名的，可是現在人們一聽你落到貧民窟，這勢利的時代，應該有什麼結果，你還想挑班進中國戲院北洋戲院麼，也只好到三不管席棚大舞臺湊合去吧，綺琴凝眸出神，半晌才拍着膝蓋說，我真後悔，不該把這房子出倒，轟青笑了，說，你多麼傻，若不倒出這房子，怎能有唱戲的資本，綺琴接口說，那個……說這兩個字，急忙咽住，她本來要說那倒不然，我很有地方去另籌唱戲的資本，不一定要出倒這座房子，但這是心裡話，不能對轟青說，所以才出口就咽住了，轟青已經聞弦歌而知雅

意，也只心中好笑，口中仍接着說，所以我主張咱們分開，你去幹你的，我去幹我的，這樣才不妨礙你前途發展，我自已呢，一向坐困，只是受制於這知識分子的地位，世家公子的虛名，和這一身紳士式的衣服，弄得什麼也不能作，若是移出這裡，把臉兒一拉，衣服一換，車夫小販，都是男子幹的，也絕不致餓着，何況我手裡還有點錢，也許可以跟朋友學學，幹個小生意，再說即使有時窘住了，你還可以幫我，並不是咱們就完全脫離關係，說着見綺琴目光閃閃望着自已，似尙猶疑不能深信，就又接着說，我這是肺腑之言，若有絲毫虛假，教我明日出門就夾在兩頭兒來的電車中間，生生擠成肉餅，綺琴聽着忙說，不許亂說，何必這樣賭咒發誓，我知道你是真的，但綺琴却沒想到，天津電車都是雙軌，分有上下道，上下行車永不會對撞，更不會有人被擠成肉餅，翦青又說，你能信我就好，本來事實擺在面前，我們只有這一條生路，俗語說，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才說到這裡，忽覺這句俗話刺激性太大，恐怕再惹起波折，急忙改口說，不，不，我說錯了，古語說，平常時應守經，急難時要達權，現在我們到了必須看開些的時候，不能再固執了，是不是，綺琴這時忽然啼的一聲，伏在翦青身上哭起來，哽咽着說，話雖如此，可教我怎麼捨得你啊，翦青聽了幾乎忍不住要拍掌讚美，綺琴可惜不是文人，否則足可成爲名家，去作教育總署督辦，只看這一筆轉得筆力萬鈞，而又輕靈跳脫，如不着急，真是聰明絕頂，只一聲哭，兩句話，就跳過一段很長的路，把許多難說的話都避開了，同時却暗示已完全接受我的主張，又從感情上立誓，說她怎能捨得我，無異說已預備離開我了，翦青雖這樣想，但回憶過去戀愛，也不禁黯然魂銷，就撫着她說，親愛的，你捨不得我，我又何嘗捨得你，好在咱倆年紀尙青，又不是遠隔山南海北，只要熬過這倒楣的年頭，也許破鏡重圓，綺琴哽咽着說，你不能說也許，只要咱倆有一個能混好了，就仍舊恢復原狀，翦青應聲說，是的，當然，只要有一個人混好了，而兩個人都同意恢復原狀，咱們就恢復原狀，綺琴說，兩人都同意，這是什麼意思，翦青說，我不過這麼說說，當然什麼事都得兩人同意，比如說你出去唱戲，才登了幾

次台，成績不錯，聲氣很大，外面看着混好了，其實也許還錯着很大虧空，我冒然就要求你諾應前言，恢復原狀，你也可以不同意我的要求，這並不算錯的，是不是，綺琴聽了，搖頭說，這話不對，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你願意恢復原狀，我準立刻回到你身旁，可是你呢，別到你混好的時候，又不肯要我，轟青本來對綺琴已很傷心失望，決意趁此機會，一了百了，雖然當面未作露骨的決絕，但以爲綺琴既已離心，自己對她也無所戀，今日的局面，只是雙方演一幕不肯唱的戲，演完也就各自東西了，所以對綺琴所談的後約只認爲是不由衷的甘言，所以只含糊唯諾，不作肯定的答覆，而且當綺琴說出如日後有一方混好，即可恢復原狀的話，他更認爲是無聊的敷衍，就用法律家的手段，加了句必須二人都同意的註解，這就是說自己絕不望破鏡重圓，即使將來綺琴要重返舊巢，只她一面主張也是無效，不想綺琴聰明，竟反想到他身上，問到你混好時不肯要我？轟青最怕她問這一句話，聞言只可模稜回答說，你還不放我心裏，我當然不肯負心的，綺琴點頭說好，我記住你的話，咱們都記着今天的話，以後的事，搬出去再說吧，轟青說，搬到巴巴胡同麼，那地方我實不忍教你去，你也不必問什麼原因，我以爲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咱們既要離開這裡，不如早些走吧，趁着夜間，也省得鄰居笑話，自己傷心，好在東西不多，你把你的衣服裝隻箱子，趁現在天還不晚，就雇輛車走，到你的乾姐妹借住，我也到巴巴胡同新房子去，綺琴怔了怔說，咱們在這裡，只住這一夜，明天就各自……咳，你就不願多厮守會兒，現在就離開，轟青搖搖頭，嘆口氣說，我很願意抱住你痛哭一夜，然而那又有什麼用，明天還得分離，不如趁早咬牙跺腳，現在早奔前程，日後早得團聚，來：我先替你收拾，說着就立起尋出一隻尚未出賣的舊皮箱，把綺琴的衣服等裝進去，綺琴今日已胸有成竹，打算和轟青脫離，白去唱戲，轟青若不應許，她就竭力奮鬥，無論吵到什麼地步，也要達到目的，不想一經提出之後，轟青竟意外的漂亮識趣，把他所願望的都代爲說出來，作爲他自己的主張，這一來使綺琴很爲不安，她對轟青本已愛情減退，所餘無幾，但這時不由得回思舊情，自覺愧歉，同時也發生了戀



惜的心，嚶嚶啜泣起來，鶯青一面替她收拾東西，一面勸慰，綺琴忽然立起，悲嘆着說：「老天爺我總有一天表明自己的心，現在什麼也不說了，你把你的衣服都拿出來，我看看，還有要收拾的沒有，鶯青說：『沒什麼，我只身上這一套西裝，還有一件灰大衣，都好好兒的，不用收拾，綺琴嘆氣說：『你真太苦了，那二十萬元，咱們各分一半。你也得置點衣服，我缺錢還有地方去借，鶯青說：『不用，那筆錢我已替你放在箱底了，你籌備上台，挑費是大的，我有那五萬元是足够了，你的被褥我給打個捲兒吧，綺琴說：『什麼，我的被褥，咱們總共剩了一套被褥，給了我你用什麼，鶯青說：『我好辦，出去到估衣舖買一幅棉被，連冬都過了，綺琴大聲說：『我更好辦，住到誰家就借用誰家的被褥，這回可不能依你，我一定不帶，鶯青點點頭說：『好，你一定不帶，就給我留着，現在你該走了，恐再晚叫不着車，綺琴說：『你幹麼忙走着，咱們再：』咳，只剩這個蠟頭兒了，鶯青說：『這才叫燭盡香銷，道場散了，天已十二點多，我是怕你到人家叫門不方便，綺琴說了句那倒沒關係，就又坐在椅上，對鶯青叮囑些保重的話，鶯青聽一句應一句，過一會隣家鐘打十二點——他家的鐘表都已賣完——鶯青跳起來說：『可不早了，我先去替你叫車，就開門出去，須臾進來，說車已在門口等着了，綺琴又流下淚，鶯青也悽然低下頭，但隨即提起方才收拾的舊皮箱，向外就走，綺琴跟在後面，還未出房門，綺琴忽然叫着鶯青你等等兒回過頭來，我再看看你，鶯青立住回頭，綺琴把他抱住，將淚眼注視半晌，隨即伏在他肩上，鶯青忍不住也流了淚，但立刻搖搖頭，用手袖拭乾，就又扶着綺琴向外走，到了街門外，扶她上了車，又把皮箱放在腳下，才向綺琴說：『我不知你上那裡，也沒跟車夫說價兒，你自己告訴他好了，綺琴說：『你不是也就走麼，鶯青點點頭，綺琴忽然想起說：『呀，明天散先生要搬進來，你走了，門鑰匙交給誰，再說還有許多傢俱，也得跟人家有個交代啊，鶯青好似乍被提醒，哦了一聲說：『可不是，我差點兒忘了，那麼我就再住一夜，明天再走，綺琴也說：『瞧你這馬虎勁兒，那麼我也不走了，再陪你呆一夜，省得一個人冷清，鶯青擲手說：『何必呢，你就去吧，我以後盡是冷清日子

何爭這一天，說著就教車夫快走，綺琴也不再強拗，只不住回頭望着，面色悽恰，似乎還很留戀，但車走出二丈外，已沒入黑影中，忽然傳來她淒咽的聲音，說：「霧青再見，你自己保重，霧青也應聲說，你也保重，再見，但那車子已轉過街角，瞧不見了，霧青呆立半晌，才覺到正下着濛濛細雨，秋風瑟瑟，吹到身上，悚然生寒，才回到房中，看看四面凌亂光景，自思一切都完了，只剩了光棍一身，自從和綺琴結婚，至今四五年，恍如一場大夢，家業全空，骨肉都盡，不由悲從中來，覺得自身的存在，也很多餘，但想方才的經過，看看現在的情形，又有點海闊天空，豁然意朗，再想想對綺琴唱的這齣戲，似乎滑稽得有些殘忍，又想到綺琴對自己的侮辱，似乎並不為過，而且有些快意之感，他這樣百端交集，萬感紛來，忽然哈哈大笑，目光直視，頗有瘋狂的樣兒，直笑了很大工夫，忽然抬頭看見壁上所掛的母親遺像，停住了笑，眼中湧出淚來，立起走到照片下面，呆了半晌，就在照片前跪了下去，伏在地上，頭部用手掌承着，也不知是哭泣，還是睡着，有一點多鐘並未改變姿勢，半夜以後，才把兩腳伸直，上邊還是沒動，但好像已經疲極入眠了，只房裡連鐘也沒有，靜寂得似非人境，只窗外的細雨，偶被風吹，洒在紗窗上，發生一陣微響，電燈也似受了悲感傳染，光燄分外慘白，照得房中好似下了雪，世上倘然有鬼的話，這時候這境地真真該他們出現了，然而並沒有鬼，只壁上程太太的照片，現着悲憫的神情，望着房中一切，漸漸夜將闌了，窗外的雨聲已經停止，曙光透進房中，燈光白日變黃，又漸漸變成橙色，遠方市聲徐起，隔壁也有了聲響，當然主人還在夢中，這是女僕早起生火爐，霧青驚醒了，好像還自疑睡在床上，翻了個身，仰而朝天，張眼看看，忽然坐起，聽見四外情形，才想起昨夜的事，搖搖頭，打了哈欠，伸伸腰站起來，在房中來回踱了半晌，向水罐中倒了杯涼水喝了，就跑到上樓梯，進了樓上臥室，須臾抱着一疊被褥下來，一層層舖在地下，再從壁上摘下母親照片，放在被上，才捲起用繩捆好，又看看壁上，還有自己一張半身照片，綺琴兩張照片，一是半身，一是全身，都是容光四照，嬌韻欲流，心想，這還留着作什麼，都撕碎

了吧，就先把自己照片摘下，用脚踏破鏡框，然後拿出照片撕碎，但再去摘綺琴照片時，忽然念頭一轉，望着影中人，心想綺琴確是够美麗的，跟我一同埋沒，實在可惜，她爲珍重青春，走是對的，我又何必作踐這美術品，但也不要留傷心的紀念，好在主人大概是她乾哥哥，也許比乾哥哥還近，留下這照片，一定得到寶愛，我再作伴得人心的事吧，想着對照片笑笑，放手走開，坐到才捆好的鋪蓋捲上吸紙烟，一支又一支，直吸了四五支，這房中雖已不成模樣，但傢俱仍在，還有很精美的沙發，驀青却一直坐在鋪蓋捲上，好像三等火車中的鄉土旅客，守護他視爲生命財產的行李一樣，驀青這時已到了一切非我有，放胆而走的境地，然而使她不能放胆而走的，也只因爲這一捲行李了，過一會天已到九點，接收房子的新主人，還不見來，但打小鼓的老朋友，却在門外叫喊了，這種老朋友，不止一位，自從驀青家境凌夷，典賣爲生之後，起碼交了十個這樣朋友，固然這種朋友都具有強盜的野心，和騙子的行徑，恨不能以一隻粗碗的價錢，買去一隻哥密古瓶，或是以二斤木柴的價錢，買去一架德國鋼琴，但他們能送錢上門，使倒運的主人安坐而食，除了有交換條件，要把東西給他們以外，簡直就像田戶給地主納租似的，驀青倒早已想開，孩子死了何必疼惜小袄小褲，家都敗了，何必還在乎零碎吃虧，也就不恨他們，只是這羣朋友過於情厚，天天三五成羣的在門口叫喊，無異代主人表彰窮况，使驀青不免難堪，但日久也不在乎了，這時這位打小鼓的朋友，提早上門，想是力爭先步，倒也來得湊巧，驀青叫他進來，吩咐把樓上下一切殘餘零碎物件，搜集一處，然後叫他給價，打小鼓的說了個價目，大概距離真實價值相差百分之九十九，驀青竟一口答應了，但提出一個條件，要打小鼓的請他一頓早點，打小鼓的自然應命不違，出去買來牛肉麵包薰魚油條等物，驀青還在廚房尋出一瓶塵封多年的威士忌酒，打開了遍打小鼓的同飲，打小鼓的向來未喝過洋酒，但爲應酬財神，不敢不依，就像咽藥似的繃眉裂鬚的喝下半杯，驀青哈哈大笑，自己吃了個酒足飯飽，才把打小鼓的送走，立在院中，望着轉瞬長別故居花木，不由悲慨起來，頽然坐在階上，這就是本苦開場時

的情景。

蕭青坐了一會，忽聽一陣鈴響，有兩輛車停在門口，原來接收房子的新住戶來了，前一輛跨斗——就是當日綺琴坐過的——上面坐着散德興，後一輛是街車，上面坐着一位婦人和一個孩子，停住以後，散德興自己先下了車，向裡一望，看見蕭青，就叫程先生正在家，沒出門哪，蕭青已立起來，答說，我正等你呢，散德興走進門內說，我怕你還沒騰淨，先陪做房下來看看，蕭青聽着，才知那婦人是他的太太，舉目見那婦人也領着孩子走進來，一瞥之下，不由暗叫好上帝，真有手藝，會造出這樣的人型，未免太末來派了，這位散太太身量高矮，也不異恒人，只是矮些，肥瘦也不異恒人，只是寬些，惟有頭部和身體相反，作長方形，而且真正的長方，好像一隻舊式的枕頭，面上分作兩部。很平均的從中間分界，上部由刀裁似的鬢角以下，空無一物，好豁亮的一個大腦門，由中部以下，才是似有如無的兩道眉，和一雙不到一莖葉寬的細眼，兩者擠在一處，中間幾乎沒有距離，好似因為腦門是一片沙漠，不容草木生長，眉毛只得移民佔了眼的領土，但因過於擁擠，以致雙方都不得發育，眼上竟而沒有睫毛，大約因為和眉距離太近被招過去聚族而居，也許是眼太細小，恐怕添上睫毛，反要障礙視力，上帝生就一舉而得的省了工料，但在眼部以下，竟出了個出號的大鼻子，鼻尖極長，好像鳥嘴，但不像雞那樣尖直，而像鴨那樣鈍扁，簡直探出個大肉頭兒，她若是男子，到理髮所刮臉，理髮師一定特別歡迎，因為可以把她的鼻子當作握柄，隨意向左右推動，比搬動頭部省事得多，鼻子下面就是張凸嘴，除上下唇太短，包不住黃板牙以外，並沒什麼異狀，嘴以下真是奇怪，她並沒有下頰，真個沒有，好在她她是女人，倒不愁年老時下唇無處位置，臉上擦滿了怪粉，兩頰還是橙黃色胭脂，唇上是鮮艷的口紅，頭髮是新燙的，由頭頂突起約有四寸，向前傾側，再向後彎漸成薄片形，直垂到頸際，大概叫作生舌式，但到了她頭上，就很像金錢豹的髮鬃，又好似把一塊洗衣服的搓板，斜貼在後腦海上，這已經美到無可形容，尤其她那鼻子頭分泌的油質，和鬢角所出的汗，把粉都

侵蝕了，露出本來黑紫顏色的粗糙皮膚，好像林米面一樣，古時登徒子自稱好色，家有黃面婆，使生七子，傳爲笑柄，但不知黃面婆較這杯面婆如何，不過黃米面現在價格，幾乎和伏地白面相等，還是糯米面較爲味美價廉呢，再看這位太太的衣裝，真是家國驚人，一件藍色閃水紋的毛葛旗袍，是真正英國織品，已經有十多年絕跡市面，極難買到，由此可見有錢人是求無不得的，但這位太太大約太珍惜這件好衣料，恐怕自己日後福祿肉漲，身共財高，就做得特別肥大，尤其下擺極寬，若給變戲法的羅文濤穿用，裡面足可以藏下十三太保，十八羅漢，瓶墮三鞭等等大套玩藝，腳下是一雙白鹿皮高跟鞋，可憐那鞋跟太細，不能受她的體重，她又是初學乍練，尙不能尋覓重心，平衡身體，於是走路像淌水似的，不敢招脚，而且必得扶着孩子作柺杖，那孩子長得也够得上人譜的姿格，他有母親輪廓的奇特，又得了父親頭角的崢嶸，鑲紅邊的小眼，向上翻着，好像很有反抗意識，常要尋人打架，但嘴唇是半崙的，配着太低的鼻子，和口上的兩道深紋，形成一種萬分委屈的樣兒，好像前世就有天大冤枉，死後見閻土爺未得申訴，就轉生投胎，所以到今世還直在腹中擬冤單的底稿，預備隨時上陰界搗登聞鼓似的，翦青看着，心想這也是十多歲的孩子麼，真是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幸而見這麼一個，還不敢影響國運，想着，散德興給他太太和兒子介紹，原來他兒子名叫散天恩，翦青心想真是天恩祖德，但又見散太太腕上是兩付金鐲，手上是四隻戒指，除了大姆指沒帶班指以外，其餘四指是兩隻金的，一隻翠的，一隻白金戒指，若非天恩厚而祖德高，豈能如此，這時散太太見兒子在被介紹後，未對翦青敬禮，就發着她那久受山風，慣吃山薯的喉音說「天恩，姓李，撒個輩兒，叫潦收」翦青聽着，倒明白她是教孩子行禮鞠躬，只不解潦收是什麼意思，自來雨賜時若，才能豐收，旱潦全沒收成，她說潦收，什麼地方潦了能收，想着那孩子已把脖子動了動，叫了一句，翦青聽音兒好像澳洲，方才恍然大悟，原來澳洲地方特好，潦了也收，但再想想才明白自己誤會了，原來人家是老叔，只因散太太鄉音太重，孩子又是齶嘴，才苦了自己耳朵，想着就誇了句老爺真好，就向房裡讓，

散德與今天又換了件西服，大有紳士派頭，謙讓着請蕪青先走，蕪青笑着說，今天你是主人了，應該頭前引路，散德與說，沒說的，咱們好比官兒交代，你發了財卸任，我來接任，蕪青暗罵好混賬東西，你可會說人話麼，就笑說，不錯，我發了財，二十多萬呢，足夠修理坎地的了，說着已進到房中，那位天恩老爺，看見小几上蕪青和打鼓人吃剩殘食，立刻奔過去伸手就抓，散德與，不好意思，把他推開，那天恩大不高興，一扭身子，對他父親罵出一句很重的話，這句話完全根據生理學。但只不大合乎倫理學，散德與是外場人，聽着有些臉上掛不住，方要申斥，散太太已開口叫天恩，你過來，這算啥，媽給錢，你拿千兒八百，自個兒買去，想吃啥吃啥，寶貝兒，蕪青一聽真好家庭教育，一句罵換得了母愛和獎勵金，以後自然更得多罵幾句，但處在物主地位，不能不客氣一下，就向天恩說，何必去買，你吃好了，沒關係，天恩聽他這句話，就大囁起來，才算解了圍，散太太要上樓看看，蕪青陪他們進了臥室，散德與摩着大銅床，似乎十分愛惜，向散太太說，你瞧，這個床真不錯，要再打磨打磨。跟金子似的，你說有這麼金床多好，那不發了老財，蕪青聽着，心中很是難過，這床是自已和綺琴結婚時買的，可以說是紀念品，如今竟落到這一對賢伉儷手中，教他們享受了，床若有知，真得半夜跳舞，把他們翻下來，但散太太聽了丈夫的話，竟搖頭撇嘴的說，床倒怪愛人的，可是俺總嫌太太笨，蕪青聽着，心想五六尺的大床，怎還嫌窄小，就向她說，這算是頭號的床，沒再大的了，散太太又搖搖頭，作出鄙夷不屑的神情說，俺就是不喜歡床，你是沒見過俺老家的大炕，一二十人都睡的下，那睡着多寬綽，炕底下還生火呢，冬天也煖和，蕪青聽了，忽然想起以前聽人說過，有個地方，住家的炕出名闊大，雖不知道面積是幾丈乘幾丈，但全家人照例都睡在一舖炕上，譬如一雙老夫婦，和三房兒媳，在別處應該分四個房頭，在這地方，四個房頭全在一炕之上，也許因為氣候關係，擠着暖，但不能漫無禮防，就用布帳隔開，分作四個角落，夜間在四角中心，放一隻大瓦盆，作為大家的瀉水道，半夜這邊翁公夜起小解，那邊兒媳也水聲漸漸，衆流同歸一源，雖然互不相

見，倒也各不相擾，日久可以由聲聲辨別是某人夜起，有時大狗子可以對弟媳說，小婢兒，你別是有病吧，夜裡偷聽你撒的謊兒不對，小婢兒就說，可不是，都是你那缺了德的兄弟害的俺，類此種種倒可以看出淳樸的風氣，散氏夫妻大概就是那地方的人。所以散太太還追憶故鄉風味，想着也只微笑不語，散德興又和太太商量，這房裡倒還乾淨，暫時可以不必粉飾，就搬進來，等年底再說，散太太說，這樣清堂瓦舍的，刷它幹啥，到年底買幾張畫兒貼上得了，真個的，你出去先尋幾張，省得牆上怪素的，俺要大娃娃抱鯉魚，合家歡樂，肥豬拱門，五鼠鬧東京，蒼青。聽太太要在秋天貼年畫，忍不住要笑，散德興到底已是闖人，在金錢堆裡經過一番洗伐，有了見識，古語說，士無賢不肖，貧者鄙，反過來講，自然是富者高雅，於是散德興對太太的快論，很覺不是滋味，忙接口說，你 得什麼，我正托人買名人字畫，在櫃上已經存了不少，有的正配鏡框，一兩天都可以取來，說着又轉面對蒼青說，我不是口狂，買得起字畫就得配鏡框，掛上又好看，又省得作踐好東西，前幾天有朋友給送來一件小橫批，是白玉蟾寫的，你知道這個人麼，大概是唱蹦蹦戲白玉霜的哥哥，聽說很有名，不過那紙又黑又舊，價錢還不小，我就說白玉霜雖然死了，也不過三四十歲，她哥哥至多五六十，這總不是古畫，一定原主兒太苛刻，只圖省錢，不肯配鏡框，只裝了掛上，房裏生着煤爐，又煮水，又作飯，給煮成這樣兒，我才不要，有錢還買張大千薄心畫呢，那够多麼威武，告訴你，我買了一張張大千，畫的是真山真水，還有小樓，天上飛着兩出野鶴，全是紅腿的，河裏一隻小船，船裏坐着一位算命先生，吹着橫笛，旁邊有一隻仙鶴，你知道咱們這裏算命先生用黃雀叨帖兒啊，大概南方算命先生用仙鶴叨帖兒，南方水多，算命先生坐船，不拿馬杆，張大千是南方人，所以畫南方景緻，這些講究，咱都聽人說過，一張畫換出去六萬多，不能算貴，還有春天買了一張郎世寧畫的西太太后打江南圍，玩藝兒太細了，是有三四百個宮女，都騎着馬，穿着各色大斗篷，武且似的，西太后坐着駱駝，正搭弓放箭，射天上的一隻狗，大概那是二郎爺的天狗，要吃日頭，所以太后射她，四外全是



蒙古景致，好看着呢，去年還花八萬五買了一件寶貝，是楚霸王寫的一張小中堂，好像拿鐵刷子刷的，真有勁，上面寫的就是霸王別姬戲上念的那段詞兒，我也記不全，只記得有一句是力拔三分氣，這也是講究，霸王不是有拔山之力麼，他有一回去拔什麼山，大概是伍子胥鬥寶的臨潼山，這個山太高太大，根子太深，霸王一使勁，並沒拔出來，只搬下半座山頭，砸在他身上，從頭頂到足下，砸成三截，霸王是有神通的，就從這三截上冒出三股白氣，直上天庭，跟玉皇聲冤告狀，玉皇封他這三股白氣，一股托生曹操，一股托生劉備，一股托生孫權，才有了三國，後來孔明在臥龍崗亂壇，霸王降壇寫了這張中堂，要不怎麼叫力拔三分氣呢，孔明由此識破天機，到空城計的時候，他還唱算就了頂足三分……說着又低聲唱了一句，表示他對戲上也不外行，鶯青聽着真是哭笑不得，因為滿心要笑，却不好笑出來，再忍下去就要哭了，只得立起來跑到門外，假作出鼻涕，把笑發出來，又乾噎着掩着笑聲，這才打斷了散德興的雅談，又一同轉到旁邊的起居室，裏面也只剩了木器，散太太一眼看見那擺小件古玩的多寶櫥，但櫥上什麼都沒有，她忽然點頭嘆時，若有所悟，向鶯青說：你們真講究，鶯青心想太太高抬，擺幾件古玩也不算講究，何況現在已賣光了，就答說那裏那裏，散太太又說，可是你們怎在樓上作飯哪，這不是盛佐料傢伙的架兒麼，說着又向散德興說，你看，這架兒作得倒有意思，窟窿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寬有窄，這窟窿只好擺醬油瓶兒，這塊正好擺香油罐兒，這塊正好擺鹹盆兒，這塊放馬杓，這塊放麵缸炸糕，鶯青聽着，眼望那會擺過玉如意玉佛土前古磁瓶銅尊銅爐翠屏石山瑪瑙盤等古玩的硬木多寶櫥，不由凄然欲淚，再不忍留下去了，就向散德興說，散先生，我要走了，這房子一切手續，都已由我……我的太太跟您辦清了，我現在算把房子移交給你，你接收了算沒我的事，樓上下木器傢俱，一共大小三十七件，你已經點過了，各屋論匙都在門上，咱們再見吧，散德興說，忙什麼，吃了飯再走，咱們全聚德吃鴨子，那兒買賣作得規矩，吃鴨子連鴨頭都給端上來，鶯青聽着暗笑，你老兄大概從今年才混得能吃整隻鴨，這本是飯莊歷

來的規矩，一隻鸚鵡，切片分盤陸續吃完，最後必須端上鴨頭鴨尖，一則表示頭尾俱全，二則表示更無餘剩，你老兄以前每逢大典，才吃一回燻香煙烤鴨的小館當然看不見鴨頭，倘若真攤上鴨頭，你就罵人家欺侮老朽了，想着口中說，謝謝，我還有事，咱們改天再聚，轉身就走，散德興起身相送，又說程太太怎麼沒見，請替我問好，蕪青心想你也許從夜裏就見着了，何必明知故問，就含糊應了一聲，舉步下樓，但才到了樓下，忽見有一個人正推門進來，望着蕪青身後的散德興，叫着老散，老散，你早搬過來了，我來給你幫忙，蕪青看着這人，正是那日和綺琴散德興一同進天和玉的腦滿腸肥的男子，就自驟到旁邊，想要搬舖蓋捲走出去，那知散德興，一而和來人招呼，一面向蕪青說，忙什麼，再坐會兒，這位是金大爺，這位是程先生，蕪青一聽他開口介紹，只可轉身向來人點頭，那人今天也換了季，一身嶄新的灰派力司長衫，嫩緞背心，表袋裏垂着大金表練，和一對翡翠艾葉的表墜，頭戴呢帽，鼻架眼鏡，右手中指上帶着兩隻板方金戒指，每隻寬有半寸，合起來好像一根管子，包滿手指的一節，左手上是一隻石榴紅寶石戒指，雙袖倒捲，露出雪白的內衣，和金光閃爍的手表，臉上除了五官太小，位置不正，和皮膚冒油，神氣鄙俗以外，似乎還比散德興好看些，但這時見他摘下帽頭對蕪青客氣，蕪青才捉着他的特點，原來這人頭頂和下頰都尖，而顴又特高，就成了梭形，不過肥肉很多，乍看也還富態，這時他向背心袋中掏出個很大的皮夾，由反夾中取出張名片遞過來，蕪青只得說聲對不住，我沒帶名片，及至接過一看，上面印着兩行官銜，一行是大發商行總經理，一行是食糧公社調查主任，名字是金連齋，名下又跨了濟孫兩個小字，想是他的大號，蕪青看着，心中忽然好笑，他貴姓是金，竟以連齋為名，連起來看，好像是潘金蓮的後裔，又用濟孫為號，好像自居為陳敬濟的孫子，未免對不住西門慶了，當然此公未必識字，在發財以前，也許只被人呼為阿豬阿狗，不會有名有號，得意之後，才請人起名起號，大概有位促狹先生，鄙薄他的人格，竟從金瓶梅上引典，給起了這麼個雅篆，真是可笑，想不到近年金瓶梅倒興了時，像澳洲國的漢奸，稱日本為親邦，這

個親字，真可謂五千年文化的結晶，只可惜人們不向正經處想，只尋思，就得啞然失笑的，想到金瓶梅上去了，但此公名號，確是無獨有偶，轟青當時笑着說，久仰久仰，又客氣幾句，大家落座，散德興問金蓮齋從那兒來，金蓮齋用手抹抹油光閃爍的嘴說，你猜我從那兒來，告訴你，我今兒來了個名士派，轟青聽了驚得一抖，此公居然還懂得名士派我也許以貌取人，對他失敬了，這時散德興就問什麼叫名士派，金蓮齋說，名士派就是名士派，我昨兒才學來的，你知道，我不是要買南關下頭李家寡婦那地麼，李寡婦說我強佔她的地，請柏士仁律師跟我打官司，那知柏士仁倒被我勾過來，合成一手兒，非把那塊兒地弄過來不可，現在李寡婦已經認了頭了，柏士仁因此跟我常常見面，不斷吃頓小館兒，昨天晚上，他邀我上三不管熱酒館吃飯，我說坐包月車上那種地方，怕不好看，柏士仁強拉我進去，他說越是坐包月車吃小飯館，越是有趣，別人看見，都得誇聲名士派，我一想也對，今天早晨，從家裏出來，自己又來了回名士派，那知這回可嘔了氣，散德興問怎麼呢，金蓮齋好似引起氣憤，一拍桌子說，他媽的，我坐車走過盧莊子轉角，看見一間專賣炸糕的小舖子，炸糕味挺香，就叫車打住，走進去要了一碟炸糕，那知吃到嘴裏，滿不是那麼回事，就叫掌櫃的給退，他竟不肯退，還問爲什麼，我說炸糕不好，他說怎麼不好，這舖子開了六七

年，就沒人說過不好，我一聽立刻心裏冒火，把桌子推翻了，跟他說我要教訓教訓你，炸糕講究把皮兒炸得又酥又脆，餡兒拌得又香又甜，不能像這樣炸糕似的，餡兒儘摻假，用白麵充白糖，棗泥充豆餡，真給賣炸糕的丟人，媽的別欺負我外行，我不外行，你去打聽打聽，南門臉金家炸糕，誰不知道，那是什麼味兒，現在是沒有了，吃過的人可多着……散德興聽到這兒不住對金蓮齋擠眼努嘴，金蓮齋才覺悟失口，連忙咽住，但轟青已完全明白了，這位金總理金主任，原來是賣炸糕的出身，更不用問，他是由國積白糖發的財，這是當然的，和馬五所說的趙二，以娼寮夥計囤積灰紙腫子，是一樣的就本行見景生情，不但是近水樓臺，而且能够保險，這種人都天然生有商業頭腦，令人可佩，但像自己的本行是什麼呢，該囤積些什



金蓮齋，忽然罵了一句，這一句是一個動字，一個代名詞，一個名詞，還有一個名詞，並附屬於前一個名詞的，罵着奔過湫住就打，金蓮齋亂叫嫂子，散太太恨恨的說，嫂子，俺是你老子，你個口口玩藝，壞了良心，昨兒又跟天恩他爹上仙樂戒你小媽媽去了，金蓮齋連說我沒去，沒去，你這是那兒的事，散太太說，你賴也沒用，俺全知道，俺可沒把你當外人，你在俺家打牌，打完了就睡在俺炕上，俺把俺的棉被給你蓋，俺洗腳都不背你，上回跑案子，俺查出來，跟你打架，你跟俺賭誓再不去玩，今兒又被俺犯了案，你還說啥，金蓮齋還在抵賴，不肯承認，散太太打着他向天恩說，你去，把車夫叫進來，三曹對案，看這小子還賴，天恩應聲出去，竊青看着，心想散太太居然不管自己丈夫，單管丈夫的朋友，而且這樣當面明鑼鑿鼓的大套交情，當然裡面大有文章，我已經看够聽够了，就趁着亂鬧，提起舖蓋捲，也不向主人道別，徑自出門走了，正是醜人多作怪，况因金玉增嬌，貧士乍辭家，幸有青春伴伴，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二回

低眉降北虎  
紅袖青燈  
彈指幻高樓  
明璫翠羽

驀青出門僱了輛洋車，直奔南大道巴巴胡同，到了地方，付錢下車，提着鋪蓋捲走向馬五門前，心裏忽然想起，前天固然已和馬五約定今日搬過來，但現在正是他上街賣報的時候，不要倒鎖門走了，我可怎樣進去，及至走近，才看見大門開着，心中一喜，但又想到也許馬五今日特爲等我，並未上街，那可教人不安，想着就走進門來，口中喊馬五哥，不料竟沒人答應，又叫了一聲，忽聽在馬五所住對面的屋子裏，有很高又很清脆的女子聲音，罵那兒趕來的，嚙你媽的喪，驀青聽着這無因而至的惡聲，好似發於房簷上，不由抬頭一看，只見房上並沒有人，只這間屋子的窗檯上，已有一多半糊了白紙在那左上右方尙沒糊紙的空窗裏內，現出一張少女的臉兒，正把兩隻水汪汪的大眼，向自己看着，當時不覺一怔，心想馬五允許把這間房給我住，怎麼裏面又有了女子，而且如此粗野，胡亂罵人，想着就忍耐着作出紳士派頭，向窗內點點頭說，借問您一鑿，馬五在麼，那女子很快的回答說，不在，死了，驀青聽着愕然，心想前天還見面，怎麼今天就死了，未免奇怪，這女子答的太脆，也許不是實話，就又向她說，小姐，請你告訴我，馬五到底是在哪兒，才說到這裏，那女子竟接口說，死了就是死了，昨兒死的，前兒埋的，大前兒念的倒頭經，埋在西營門外北營門裏的肉邱坟上，你不信就去看，驀青心想這女子是個瘋人，不能再跟他說話，但又不能退出，只得在院中怔着，過了一會，那女子忽然格的聲笑了說，你是那兒來的，驀青說，我……我姓程，我馬五哥……在他這院裏……話未說完，忽聽那女子叫了一聲說，呵，你就是住這間房子的人哦，還穿服狗服的，自己覺着不錯的，你怎麼不再拿根打狗棍，這門口兒狗可不少，說着由窗內瞥然而隱，須臾又從房門走出來，驀青才看清她是個二十上下歲的少女，長身玉立，體格健美，非常好看，頭上頭髮齊頭，由後面

用一根黑絨繩束着，好像一把掃帚似的，身上穿着一件藍布旗袍，已洗得不成樣兒，尤其膝前部份，都變成月白色，兩隻前袖顏色特深，乍看好似帶着套袖，其實是因為磨破了，用新布換了兩隻袖，所以顏色相差很多，脚下穿白襪青布鞋，倒還乾淨，她的臉兒是很美的卵形，額角和頭髮成一種極好看的角度，五官清整，尤其那斜挑入鬢的彎眉，潑潑流動的妙目，尖而波俏的鼻子，加上那微微外侈的小嘴，看着英氣逼人，秀麗可愛，但是髮上蒙着灰塵，臉上滿是泥垢，似乎多日沒有梳洗，但額上有很長的一條抓傷，結着痂兒，好像是光榮的戰痕，而且胸部努着，肩膀歪着，頭兒斜着，走路一扭一擺的，但這種扭擺，和老學究的扭擺不同，老學究扭擺的樞紐在肩背，而她這種扭擺的樞紐在腰臀，完全是流氓派頭，這個女子走在街頭，不過是個下流貧女而已。誰也不會注目看她，但蕭青却頗有審美觀念，看着不由詫異，這地方會有這樣的人，其實他詫異得似乎不大合理，因為近年人們審美的眼光，完全退化，只重人工修飾，不懂得天然美好，即使是個母猪，只要剃淨黑毛，畫上細眉，畫上黑眼圈，塗上口紅，擦上最高貴的脂粉油膏，把豬鬃燙成飛機式，穿上最時式的新裝，再學上幾種電影明星的表情，會唱幾段流行歌曲，立刻就是個標準美人，準有一班時代少年去追求，所以現在滿街都是五光十色的人工美人，誰還懂得天然美和亂頭粗服亦傾城是什麼意思呢，蕭青倒是個解人，一見這女人愕然失驚，但那女子走出房門，說出的話，更使他失驚，對他很鄙薄的說，我上了馬五老鬼的當，早知道你姓程的小子不是我們這國人，我才不伺候，穿洋服的財主，還上這地方來往，還不自已花錢雇人糊房，告訴馬五，姑奶奶刷了，說完一扭身就走，但走到街門口，忽回頭啊的一聲，由齒縫逼出一股唾液，好似水箭一樣，直向蕭青射來，蕭青急忙躲閃，但已落一褲腿，再抬頭看，她已出門走了，還聽見格格的笑聲，跟着又唱起來，唱的是：「真倒楣，真倒楣，他媽的小子要倒楣，是糟蛋，是烏龜，外帶屎糞尿泥灰……」越唱越遠，底下的就聽不清了，但蕭青以前常聽絳琴開唱流行歌曲，知道這女子所唱，是照着真善美的歌譜，另改了一套新詞，用來罵人，這不待說是罵



自己，但不知她是急就之章，還是宿構之作，無論如何，總算聰明的很，現在日本勢力下流行的，所謂時代歌曲，真該改填這樣的詞句，只是自己爲什麼觸起她這篇新歌呢，大概因我穿洋服的原故，他曾說我不是他們那國人，我難道穿洋服就變成外國人，她又說我是財主，好像穿洋服就是財主，天哪，以前住在舊居，闖人們都把我當作窮人，不屑理睬，如今到了這裏，窮人又把我當作財主，不肯引爲同類，這可如何是好，想着怔了半晌，只得提着鋪蓋捲，走進房中，只見裏面已打掃乾淨，四壁都用舊報紙糊了，只有屋頂還是黑的，窗上也糊上白紙，只左右方的一塊，還透着天，他若遲來一步，那女子也就給糊完了，但炕上還放着兩張白紙，窗台上有一隻盛漿糊的粗碗，鶯青把鋪蓋捲擲在炕上，站着呆望那一角透天的窗戶，心想馬五倒很熱心照顧我，大約他打算替我收拾這房間，昨天已費了不少力，今天早晨因要上街賣報，才請這位女子來幫助糊窗，不想我教他看不順眼，竟拋下未完工作走了，還臭罵一頓，這女子是什麼人，長得那樣秀美，而說話行事又那樣粗野，真是可怪，等馬五回來得問個明白。想着又在房中踱了一會，實覺無聊，就跳上炕去，把一張紙抹好漿糊，補上那窗戶的空隙，再跳下炕，出到院中，這樣裏出外進的轉了半晌，想要出去走走，又怕這院中無人看守，不敢離開，過一會天已過午，又覺得餓了，好容易門外來了一個賣切糕的，鶯青出門一看，立刻又嚇回來，那小販身上面上的油泥，足可以肥二畝田地，切糕上的蒼蠅，都圍成一片黑霧，居然也有人購食，大概吃了也不會受病的，好像此處居民的腸胃，與常人不同，鶯青可不敢領教，直餓到三點以後，馬五才從外面回來，未曾見人，先聽見他吵嚷，鶯青出門一看，只見他在胡同口，和一個賣臭豆腐乾的叫罵，那賣臭豆腐乾的並沒理他，他從扭委經過，無端生事，說那臭味薰着了他們，趕快走吧，還掄起木梆要打，賣豆腐乾的不敢打架，忙挑起草担子走了，馬五才罵罵咧咧走過來，看見鶯青，噙了一聲說，程鵬，你來了，多早晚來的，鶯青說，我從早晨就來了，馬五點點頭說，我怕你早來，所以今天少拿了一百報，早賣完早回來，你的房子我都給收拾好了，你們倆口子進來就住，不用

從事，說着，走近鴛青房中，看看牆壁和窗戶。自誇說，她那給糊好了，這了頭倒讓托，說着又向鴛青說，你的下扇兒呢，鴛青一怔，問什麼是下扇兒，馬五說，難爲你小子還念過書，連這個都不懂，夫妻好比一盤磨，你是上扇兒，你老婆是下扇兒，我問你老婆怎麼沒來，你不是說倆口兒要住兩間房，一間住人一間作飯廳，鴛青聽着不禁一陣傷感，前幾日來托他租房的時候，自己還有太太，今天搬來已變成孤雁了，馬五是自己唯一的朋友，而且事已至此，自然不便瞞他，就坐在炕邊嘆道，我的女人不會來了，馬五愕然問爲什麼，鴛青說，昨天我們已經離婚了，馬五一瞪眼說，散了，真的，別他媽的胡說，憑你這樣的小夥兒，女的捨得跟你散，莫非你頂不住了，不對不對，你正年青力壯，……鴛青一聽這又不是好話，只好不捨遮兒，接口說也實在因爲我窮了，她是受用舒服慣的，怎能到這裏來受窮，所以我跟她商量着，來個好離好散，各奔前程，馬五哼了一聲說，你真這麼辦了，鴛青說，可不是，我已經辦完了，馬五一揚頭說，她給你多少錢，鴛青說，怎麼，她還給我錢，馬五說，沒給呀，鴛青說，我把倒房底得的錢都送給她了，馬五聽了，忽然一把揪住鴛青的分髮，用力搖了幾下，然後推他倒在炕上，頓着一隻脚，罵鬆王八，鬆小子，娘們跟你散，你還倒貼，怎不早告訴我，把她弄到這趙家窰來，尋一家兒送進去，你先使喚一筆押賬花，娘們應該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窰窰都不能差樣兒，她跟你變心，你還不把她賣了呀，鴛青一聽，這是另一種哲學，大概通行於下等社會，自己可不敢開命，馬五代抱不平，固然可感，但他這辦法，在自己看，却太新鮮了，想着就說，馬五哥，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飛了就飛了，何必再提她，馬五還憤憤的說，你太窩囊了，好，那娘們住在那兒，告訴我，我去跟她比劃比劃，鴛青說，得了，她娘家在上海，你那裏去尋，現在咱們先去吃點什麼，我還餓着呢，馬五說，哦，你還沒吃，好，咱們走，鴛青同上那兒，馬五說，你就跟我走，鴛青說，別忙，不得鑽上門廳，馬五說，用不着，我這裏敞着門，也沒人敢進來，你放心，鴛青只得跟他走出去，到了街上，向西走了幾十步，進了家大酒缸，這是一間小舖面

，也有櫃子，兩旁放着酒缸，馬五向掌櫃借一小提敦，鬻青坐下，先要了兩碗酒，又自己出去買了四個鹹鴨卵，一包熟豬肉，一包羊蹄子，二十個燒餅，放在酒缸的右板蓋上，自己倚着櫃台，把一隻獨腳踏在空酒罈上，才和鬻青對飲起來，鬻青先吃了兩個燒餅，才徐徐喝着酒，和馬五閒話，問起早晨所見的那個糊窗的女子是誰，又提到自己挨罵情形，馬五哈哈大笑說，好，有趣兒，你算是王傻子挨刀，趕上律師了，兄弟你先來一口，我給你說，這個小母老虎兇着哪，可是也有意思，她跟我這門口的雙霸，我是大霸，她是小霸，你看，她一個女的，孤身獨自，住在這地方，不得受欺負麼，哈哈！不但沒人敢惹，還是這門口的女地方，在這溜兒，提起林大巧兒，連警察都頭疼，她原是黑龍江人，在九一八以後，她家宅子被日本燒了，她父親被漢奸特務捉去，死在獄裏，她母親病中吓死，只剩下哥嫂和她，在原籍住不得了，才進關到天津，住在這西邊電杆胡同，她哥哥林綜到戲院當茶房，揮錢養家，過了幾年，盧溝橋又鬧起來，日本佔了天津，林綜一咬牙一躁腳，拋下家走了，聽說是入了軍隊，以後就一直沒有音信，她嫂子守不住，竟跟一個在日本什麼公司當百役的勾搭上了，大巧兒看不上，成天跟她吵，那嫂子戀奸情熱，竟把一個懷抱的小男孩，送進育嬰堂，自己偷跑，嫁給那個百役，把家中東西來個捲包兒，大巧兒真有能為，一面自己對付過着，一面盡力打聽百役的住處，不久竟被她打聽着了去，把她嫂子打了個半死，臉都抓爛了，連毛也給揪掉，還把家裏個個精光，方才回來，那百役因為情入挨打，心中不甘，正想去要對付她，不想她倒找到那百役作事的公司，拚命鬧進去，跟日本經理吵鬧，又拉着那百役去打官司，到底把那百役的事由兒鬧散了，她還不完，後來有人了結，她嫂子來跪着央告她，她才要了兩個條件，教把小侄子和捲走的東西都送回來，她嫂子只得又去磕頭托人，把孩子從育嬰堂領出來，拿她的東西也全交回，才算完事，大巧兒把他那小侄子托給鄰家撫養，她日已在這西馬路擺紙糊攤生活，那鄰居可受了罪，她每天去看小侄子，若見吃得飽，穿得不瘦，她就和鄰居幾個孩子都挨個打一頓，還剝下衣服，推到院裏凍着，可是若見

鄰居待她小任子好，也真多送錢，有時整爨麵整扇肉給抗了去，現在那小任子已經四五歲了，鬻青儂了，不由稱讚說，這位小姐倒有革命性，很可佩服，馬五大笑說，可佩服啊，還有不可佩服的哪，她頭一樣能偷，馬路上有拉貨大車經過，準是雁過拔毛，有一回曾偷過一網布，這還不算，她每天早晨上曉市躉紙烟，準帶一籃假火柴去，在市上賣，手裏拿一匣真火柴作樣子，一劃就着，價錢又討得便宜，人們都整包的買，買回去準保一根也不着；上市回來，就在西馬路擺攤，倒還規矩，這是長久買賣，不能騙人啊，可是也不講理，她擺着攤兒，赶上吃飯或者有事，拿腿就走，旁邊的攤販還得替她照顧着，她回來若是短了貨，就教人家賠，不賠就硬拿東西，警察眼擺攤的要錢，她向來一個子兒不給，還有個笑話，現在在官面兒作事的，不是都配給紙烟麼，有個小公務員，不知怎麼看上了她，沒安好心，常常把配給得到的紙烟，用賤價賣給她，還不要現錢，過了些日，積累的數目就不少了，忽然有一天他跑了來，要立時清賬，大巧兒因為手裏現錢不夠，教他再緩兩天，那公務員不肯，狡展半響，他才透出意思，要大巧兒跟他到旅館去住一夜，什麼都好商量，大巧兒一聽，才明白是這麼回事，當時不帶像兒的答應了，隨着一同往南馬路去，那知走到半路，離着那公務員的家不遠，她忽然變了臉，拉着那公務員說，不要上旅館了，還是上你家去，又省錢，又方便，那公務員本來怕老婆怕得要命，又加他的差使是大男子舉荐的，一見大巧兒變臉，就吓毛了，怎敢讓她到自己家去，大巧兒却撒潑哭叫，非拉着去不可，把他折騰得幾乎吐了屎，還是那公務員苦苦哀告，情願不要以前的烟賬，大巧兒不肯，還要他以後把每月的配給烟，都白送給自己，若遲上一天，缺少一盒，還要上他家去鬧，那公務員無可奈何，全答應了，直到如今，還按月白給大巧兒送配給烟，可是近來配給數兒減少，有時兩月才配一次，大巧兒可不管那個，到日子就要，少了還不成就，逼得那公務員每月得自掏腰包買紙烟給她送，你說新鮮不，鬻青拍手道，這也大快人心，對於這種混賬人，本該這樣懲治，至於她偷東西騙人也不為過，現在遍地是大盜大騙，她這小賊小騙又算什麼，譬如偷一細布那也不過

是奸商囤積的東西，馬五說，你提到這個，我才想起來，她還有出手兒的呢，到了冬天，她家裏總堆着烟煤，全是不花錢來的，你知道礦局的送煤車，都不規矩，比如給人家送兩噸煤，他們能吞下半噸，有熟煤舖作他們的下家兒，在半路就把戲法變了，送到人家，若是不過秤，自然更穩當，就是過秤，他們也有手法，大巧兒就專吃這羣煤黑子車夫，在街上遇見礦局煤車，就攔住叫給留下，口袋，車夫若不答應，她也不動彈，只跟在後面，看見車在煤舖門口停住，往下偷煤，就上前揪住，喊巡警來查他們的煤條，是給誰家送的，爲什麼在半路往下卸煤，巡警無論跟她認識不認識，因爲這是有好處的事，一定幫她查問，到了兒煤舖和車夫都得認倒楣，出錢打點巡警，大巧兒也落幾個，若是煤車已經變過戲法，一直送到人家呢，她也一直跟了去，就是買煤的主兒不想過秤，她也要告奮勇替過秤，車夫的手法全瞞不了她，總得弄明白，她多少斤兩，要車夫補齊，若是不補，她就代表本主兒，上礦局報告，辦完以後，絕不要本主兒酬謝，只是跟煤車搗亂，這樣有過幾次，煤車上全怕了，只要她開口，準不敢回，去年她煤太富裕，還送我兩口袋呢，這了頭就是這麼個人，還天生扭棒性子，別人跟她客氣，倒許挨她頓罵，只跟我還不錯，因爲她小任子害病時候，我給照顧了兩天，可是我們見面，不罵街不說話，她叫我老鬼，我叫她小妖，向來有好話沒好說，昨天我托她替糊屋子，她都辦了，換個人敢支使她，霧青挑着姆指說這位小姐真是粗線條的硬性作風，我太贊成，馬五笑着說，你且慢贊成，等她發起刁來，你嘗着滋味，就不這麼說了，霧青說，我已經嘗着了，真不明白，她爲什麼討厭穿洋服的，馬五說，你不明白麼，她當初在老家時，捉她父親下獄的特別，是穿洋服的，到了天津，那個勾引嫂子的首役，也穿洋服，所以她有了偏見，認定穿洋服的沒好人，在前二年她還常藏在胡同裏，用磚頭砍穿洋服的呢，霧青說，這是她印象太深了，倒很可原諒，看來我這套破西服，應該趁早下身，在這地方，真有點扎眼挨罵，連狗看着也要滋牙，這位林大巧小姐，還說我是財主，馬五說，本來像麼，這還不說，只怕招來綁票的，你先湊合幾天，等天冷了，我給你尋件大棉袍，二

人說着吃完了飯，馬五拵着付了酒錢，出了大酒缸，到馬路上走走，馬五指着城門偏北的一個紙烟攤兒說，這就是大巧兒的攤子，鬚青看時，只見是一個木架，架着一隻方盆，盆裏擺着各種紙烟火柴，攤後還有隻小木凳，却是空着，大巧兒並不在那裏，二人又溜了一會，才回到家中，這巴巴胡胡的陋室，就是鬚青的家了，馬五把鬚青銅蓋打開放好，教他歇着，自己又出去了，鬚青還以為他有事，不料到天晚回來，他竟帶許多東西，有茶壺茶碗鐵壺等等日用傢俱，這些東西，馬五以先都沒有的，他飲食都在外面，家中只有炕睡覺就夠了，以外還有晚飯的餅和菜，鬚青知他用錢不少，心中不安，就同一共花了多少，馬五罵了句混蛋，你問不着，鬚青不敢再說，過一會，又有人送了煤球來，馬五生起原有的破火爐，煮水泡茶，和鬚青天南地北的亂談一陣，所談都是書本上看不到的，鬚青自思，若不是倒了運受了窮，還真沒機會得這種學問，到了晚上，二人又插飲一醉，方才各自睡了，次日早起，鬚青覺得頭疼胸脹，自思以後可不能再喝酒了，起來看馬五早已出去，但是火爐已經生好，壺水正沸，他自己就泡了壺茶喝着，又躺了一會，到正午才出門到附近小飯館吃了頓飯，飯後轉了個彎兒，走至城角，只見不斷的有少年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妖嬈嬈坐車由西向東去，鬚青心想這地方好像較為貧陋，怎還有許多摩登女子，纔而才醒悟這附近很多歌女娼妓的住家，她們這是回家休息以後，又出去到營業場所掙金，晚上再把戰利品帶回家中，看來這一帶外表雖然污亂，內容倒是富裕的，想着若要舉步前行，忽聽後面有人喊叫穿洋服的財主，鬚青回頭一看，才發現自己站在大巧兒的紙烟攤不遠，大巧兒正坐在攤後，向自己招手，就走了過去，大巧兒點點頭說，好啊，財主，我說，你還不照願照願我買幾盒烟捲兒，鬚青因她昨日曾給自己糊房，不便推辭，就答說，好吧，我買兩盒兒刀牌，大巧兒說，憑你還抽刀牌，來前門得了，說着就向木匣中檢出四盒前門遞給他，鬚青只好接着，問該多少錢，這時前門行市至多每盒不過五十元，大巧兒說算六十塊一盒吧，四六二四，鬚青聽着，知道挨了竹槓，但仍取出三百元給他，那知大巧兒並不找錢，又給添了一盒紙烟，鬚青無

法，只好拿了就走，離開幾步，便聞大巧兒格格的笑起來，霧青回到家中，取出紙烟一吸，敢情盒兒是前門，裏面是賤價的金槍牌，不由詫異，把五盒全打開看，居然不錯，內中有三盒是真的，大巧兒簡直把自己當作秧子了，初覺氣憤，隨又嘩然失笑，到天夕馬五回來，又帶了許多食物，他好像認爲霧青一貧如洗，要仰食於他，他就負起責任，不教霧青花費一文，霧青還沒法對他客氣，因爲馬五是武的，一客氣就得挨拳頭，這天過去，到次日早起，霧青獨居更感無聊，自思這樣下去算什麼呢，固然暫時無事可作，但儘閒坐終日，豈不把人悶死，就出去到附近小叫賣行，買了一桌兩椅，都是舊的，飯後又到西馬路一家書局，買了十幾本書，和筆墨紙硯，預備看書或是寫點東西消遣，回來時經過城角，又被大巧兒叫住，仍是昨天那套要他買紙烟，霧青說，昨天買的還沒抽完呢，大巧兒說，多存點兒，慢慢抽，烟捲可要長價兒，你也得捧捧我，這她方窮鬼多，我甦了幾十盒前門，都窩在手裏，霧青說，你的前門烟儘是假的，怎會賣得出去，大巧兒聽了臉上紅也不紅，滿不在乎的說，那個是市上販子缺德，我上了當，又沒處去退，本小利薄受得了麼，你買就是行好，將來活一千年一萬年，霧青一聽，這簡直教自己明知受騙，還得買她的，就說，你爲什麼非得賣給我呢，大巧兒撇撇嘴說，你是財主呀，霧青縮着眉說，我求求你，以後別叫我財主，說不成，我實在是頂窮的人，大巧兒笑起來說，窮人哪，別告窮，沒人跟你借錢，好，我就不叫你財主，你快掏錢買烟捲兒，說着又邁過五盒前門，霧青一聽，還是說不過去，只得又給了三百元，大巧兒哈哈大笑了，果然改了口，不叫財主，倒叫着孫子，走吧，明兒再來，霧青挨着窩心罵，也不敢回言，心想這女子未免太欺負人，得寸進尺，不認情面，簡直是壞東西，以後我可得躲着她了，及至回到家中，再看那五盒前門烟，倒較昨天有了進步，是三盒假的，就氣憤憤擲在一旁，過半晌，忽想起自己不能總教馬五花錢，就又出去買來晚飯，那知馬五回來，又帶了許多酒肉食物，一見霧青已先預備了，大不高興，把他罵了一頓，又看見新買的桌椅，問了價兒，又跳起來給霧青一拳，問他爲什麼不等自己回來，一同去買，結果跑



出去，跟叫賣行吵了一架，又討回一半錢來，擲給蕪青，還數落半天，蕪青此日真是倒運，到處受氣，他本打算把大巧兒敲竹槓的事，告訴馬五，但經馬五這一鬧，又犯了猶疑，既恐挑惹是非，又怕自己一說出來，先得受一頓排揆，就隱忍未言，決定以後躲避着大巧兒，不再經過她的烟攤，那知到了次日，蕪青根本便未出門，因為有昨日剩的飯菜，足夠午間食用，無須現買，上午看了半本書，下午就整理筆硯，想寫幾篇隨感錄式的文章，發洩胸中積鬱，但只寫了幾行，自己看看，覺得不像東西，立刻撕了重寫，直費了三四點鐘，吸了十來支紙烟，還沒寫成一篇，到了將近五點，忽聽窗外有人叫孫子在家麼，蕪青一聽是大巧兒聲音，嚇了一跳，未及答言，大巧兒已推門走進來，手裏拿着五盒烟，進門拋在桌上，叫着說，孫子寫字哪，今天爲什麼不去買烟，我給你送來了。錢吧，蕪青一聽她強賣居然成了例，自己不買，給送來，真是欺人太甚，就說，謝謝你，我今兒不買，大巧兒說，不買，不成，蕪青說，你怎麼不講理，大巧兒拍着烟盒說，我將本圖利，拿貨換錢，怎麼不講理，蕪青說，你憑什麼非得賣給我。大巧兒沉下臉，向前湊近一步，腆着胸脯兒，高聲說，我就是非得賣給你，孫子，你痛快說，買不買，蕪青一看她的神氣，像要打架，立刻嚇軟了，改口說，我不是不買，我是沒錢，大巧兒格的一笑說，沒錢，不要緊，先攔着，明天一塊兒給，我走了，說完轉身揚長而去，蕪青望着桌上的紙烟怔了半晌，心想這成了逃不開的劫數，每日三百元，我身上這點錢，至多够應酬她三四月，結果得守着堆假紙烟挨餓，那可如何是好，這只可跟馬五說明，教他給說情了，等到馬五回來，蕪青跟他一說，不料馬五並未生氣，只回答說，我告訴過你的，等她發起刁來，你嘗着滋味，就不佩服她了，好，等我跟她說說，過一會馬五出去，回來對蕪青說，已跟大巧兒提過了，你以後每天只照顧一盒兒吧，這了頭惹不得，沒錢我給你，蕪青一聽，馬五都說她惹不得，自己惟有忍受，好在一盒紙烟，爲數有限，就答說，我有錢，本來一天也得一盒烟，買誰的都一樣，於是這件事就揭過去了，那知次日午後，大巧兒又上了門，倒是看在馬五面上，減少了強派的數目，但不是

一盒而是兩盒，連昨日的賬，一共計四百二十元走了，而且兩盒烟都是假的，由此就成爲掇例，鴉片若着六十元一盒的前門價錢，吸着十元一盒的金槍烟，還是有寬無慮，而且過兩日大巧兒又說漲長了價，要他七十元一盒，這還不算，大巧兒好像因爲鴉片借馬五的力量壓制她，竟恨上了，把這烟又給更改一下，叫他作馬五太太，意思說他倚仗馬五保護，就是馬五的老婆，不但當面這樣叫，有時在路上遇見，她還代爲宣傳，指着鴉片對別人大嚷，馬五子的老婆過來了，另外還有很多難聽的話，鴉片又善文氣、會把酒恨傷了，但又無可奈何，只好躲着她，又過了幾日，鴉片漸漸發現這地方的特點，倒不覺太寂寞了，因爲在街頭巷尾，時常有打架的可看，附近的居民，好像對打架特別愛好，直當作戶外運動，又好似把性命看得不值分文，男子爲一根葱的爭執，就能動刀，女人爲一句話的不合，就能拚命，但只對於罵街，却都視爲平常，而且罵得極藝術化若令世界語言學者加以考察，必然大吃一驚，認爲中國語言，在罵街方面具有長足的進展，有時一位母親叫她的兒子回家吃飯，能站在門口罵上一百多句，綜天文地理人事之長，兼物理化學醫術之妙，而且能够合轡押韻，雖然聽着不大文雅，實際完全表示慈愛，因此這地方熱鬧得很，東家一夥架，西家一場罵，前街有男子羣毆打破了頭，後巷有婦人因滾磨跳了井，鴉片生在這空氣中，好似一隻鴿子，也因薰陶漸染，要變成鬥鷄了，過了幾日，他下午走到城內，看見路旁圍了許多人，圍內吵嚷震天，湊過去一看，只見是大巧兒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巡警撕打，那巡警制服已被撕破，臉上也抓傷，大巧兒仍抓住他的領子，不住撞頭，那巡警身量高，拳腳向大巧兒背後敲打，看情形女子終不及男人力大，再打下去，恐怕大巧兒要落下風，但是過了一會，才知不然，打架固然在乎實力和技巧，但尤其在乎長久的堅持，誰能堅持到最後五分鐘，誰就是勝利者，兩國戰爭如此，兩人打架也是如此，那巡警儘管有刀，但不敢下狠手，打死對方，而大巧兒並不怕死，任他捶擊，只不放手，而且用頭把那巡警撞得屢屢後退，鴉片具有紳士思想，認爲男人打女人，是不道德而又卑鄙無恥的，忍不住擠上前，伸手攔住那巡警，口中喊着

有理好講，你不能打女人，那巡警看着轟青，因為他氣宇不凡，又穿着西服，不知是幹什麼的，就住了手，也沒回答他，大巧兒聽見轟青說話，抬頭看看他，竟開口罵，你是那兒趕來的，滾開少管姑奶奶的事，轟青撞了一鼻子灰，只好退步不再參預，那巡警也似管着大巧兒頑強抵抗的滋味，很想趁這機會停戰，就大聲叫喝，你要造反呀，敢打警察，好，跟我上局子，要不了你的命，大巧兒也喊着好媽媽檳榔搗的，你提那兒奶奶不敢跟你去，奶奶專鬥你們這三尺半，說着鬆手向後一退，人們都以為她是已經罷戰，只得上警局了，那巡警也不再防備，那知她退了兩步，竟鼓足了勁，又是一羊頭，向那巡警胸口撞去，撞得那巡警仰翻地上，她在這時候很快把這巡警領章扯下來了，忽又向下身一伸手，嗤嗤兩聲響，藍布袍和短褲都撕了大口子，露出雪白的肉，隨即發出哭聲，喊叫救命呀，救人呀，巡警要強姦我，我不依，他要打死我，救人呀，哭叫着一直向北跑去，那巡警爬起來，又在後面追她，許多看熱鬧的都跟着跑去，不跟着去的也紛紛議論，轟青才知道那警察是由他區新調過來的，人很刁惡，他聽同事說大巧兒是狗頭一類，向來不買警察這本賬，他不服氣，今日就來向大巧兒索要陋規，大巧兒罵他一頓，結果打起來，他並沒佔便宜，倒被大巧兒倒咬一口，搶先告訴去了，還不知落何結果，轟青聽着暗想，大巧兒真是又潑又悍，好像打架打官司都熟能生巧了，頭腦身手，都這麼伶巧俐落，這也得算一種技能，可惜她空長了個好胎子，竟爾薔薇多刺，這巡警又被刺着了，但若不是多刺，薔薇生在糞土中，還不知淪落到什麼地步呢，想着就走向家去，這一來倒便宜了轟青，少買兩盒假紙烟，到了次日，便聽鄰里傳說，大巧兒已回來了，她這場官司不知怎麼打的，竟打得那巡警挨了二十軍棍，又被開革，她大勝而歸，威風更長了，但轟青這一天並沒出門，也沒見着大巧兒，又過一日，轟青早起，忽然想起本日是亡母忌辰，不勝悽楚，就出去買了香燭供品，取出母親遺照，供在桌上，燒香奠酒，叩拜已畢，坐在一旁思前想後，流了半天淚，因為心中抑鬱，就破例在午飯前喝了幾兩酒，飯後限有醉意，躺在床上，昏然欲睡，正在這當兒，忽然砰的一聲門響，小奴

風似的闖進一個人，諄叫孫子在那裏，哦，你真會享福，還來個喇午盹兒，快起來，拿錢，這是三天的烟，一共六盒，六八四八，翦青坐起來說，怎麼又長了錢，再說給兩盒還不成，怎麼又補日子，大巧兒說，我爲打官司，兩個半天兒沒作買賣，不多銷點貨，多長點錢，怎麼補虧空呀，翦青聽了，心想你打官司教別人出訴訟費，代償損失，真是豈有此理，但也沒有和她爭辯，只好取錢給她，不料在這時候，大巧兒忽然走到桌前，看着程太太的照片，呷了一聲，還香臘紙線的，供着個老白毛，這是那院子裏的老鴿子呀，翦青聽她辱及所生，不禁大怒，厲聲說，你閉嘴，不要胡說，這是我母親，大巧兒撇撇嘴，冷笑說，母鷄呀，我看是你媽的野鷄，翦青忍不住用力推她，喊着滾出去，大巧兒一個踉蹌，倚在炕邊，跟着伸手就打了一嘴巴，又罵了句難聽的話，抬腳踢歪了桌子，程老太太照片落在地下，翦青這時已忍無可忍，又加久受欺侮，積憤在心，兼在醉後，不由吼了一聲，只說你太欺負我，跟着使出全力，一拳向大巧兒搗去，正搗在她領下，仰倒地上，大巧兒隨即一躍而起，大罵鬼子小子，你敢打我，隨即很快的使出她的慣技，一頭撞過來把翦青正抵在牆上，翦青這時像瘋狂猛虎似的，也不知那裡的力氣，一手抓住她的長髮，把頭捉起來，一手劈頭蓋臉的亂打，却不防大巧兒他手俱在空閑，忽然把他這隻手提住，放在口裡兩咬，她好像真要吃人肉，翦青疼得要命，就竭力揪她的頭髮，拚命相持了半晌，結果翦青拗掉她一縷頭髮，她咬掉翦青左脛上銅錢大一塊肉，才鬆了口，翦青疼極之下，猛然把她一推，用得力量太大，大巧兒直騰到炕上，頭頂撞着窗台，乒的一響，翦青直撲過去，壓在她身上，大巧兒似乎撞暈了，雖然撐持，卻已無力，翦青疼痛難忍，轉爲憤恨，猛打了一頓，還不解氣，就隨手抄起根木棍，把大巧兒身體翻轉，脊背朝上，一手按着脖頸，一手掄木棍向她臀部痛打，口中叫着我今天給這地方除害，情願替你償命，大巧兒這回可被打得不輕，真吃了大虧，但並沒有作聲，翦青打了幾十下，氣已平了，酒也醒了，才拋下木棍，退坐椅上，望着伏在炕上的大巧兒，自知這場禍惹得不小，她這牝老虎，回來無事還要生非，何況今天受自己

這樣痛打，還不知要怎樣報復，但是禍也惹下了，只好聽其自然，又加腿上的傷，疼得打戰，血已流在衣服褲上，紅了一大片，只得用手按傷着口，這時忽見大巧兒慢慢的翻身坐起來，鴛青驚得一跳，覺得必將撲過來繼續戰鬥，那知大巧兒只坐着不動，臉寒似水的上下望着他微微喘着，看見鴛青手和褲上的血，稍微一怔，隨即舉起手抹了抹她自己的嘴，立刻手背沾上血漬，那是她咬鴛青時留在唇上的，跟着又吐出一口淺紅色的唾沫，徐徐站起來，好像要對鴛青說話，但什麼也沒說，就轉身向外走去，鴛青也不開口，只望着她，見她走路一擡一拐，知道打得够重，更決定她這樣毫無表示的默然走去，必是想出了什麼主意，大約不是像對付巡警那樣，到警局去告我強姦，就是拿把刀子來跟我拚命，也許另外還有想不到的花活，總而言之，那一樣我沒法對付，真後悔不該惹她，但是她那樣侮辱我的亡母，誰能忍耐得住，想着轉眼看見跌在地下的照片，忙拿起來放回桌上，把桌子也整理好了，但臂上的傷奇疼鑽心，好像整隻臂都在跳動，血又流個不住，心想這可糟糕，恐怕要中毒，等馬五回來，得教他送我到附近醫院去治，暫時只好尋隻臉盆，沓些冷水，先自己洗一下，又把刷牙用的牙粉，倒在上而滲血他一面忍痛收拾，一面還担着驚恐，提防大巧兒再來，心中唯一希望，就是馬五趕快回家，或者能够了結此事，無奈時候還早，按馬五平日習慣，起碼還得三四點鐘才能回來，鴛青只有托着傷臂，在房中亂轉，正在這時，忽聽外面腳步聲，鴛青驚得一抖，身上疼出來的汗都變成冷水，再看由門外走進的正是大巧兒，但她並未帶着別人，也沒握着武器，只在她手裡拿着隻玻璃瓶，裡面盛着粉紅色液體，右手握着白紙包，進門直奔到鴛青面前，叫着說，我看看你這……：呦，你這是上的什麼，牙粉哪，混小子，牙粉怎麼變成，我上南馬路王大夫診所討來藥了，你給我看看……：說着把玻璃瓶和紙包都放在桌上，伸手就拉鴛青的手臂，鴛青想不到她會這樣，大出意外，他心中還懷着怨怒，倒退着說，不勞駕，你給我出去，大巧兒，翻着眼睛看他，撇着小嘴兒說，呦，瞧你……：打了我那麼一頓，還沒完哪，得得，咱們有賬留着往後算，現在先教我看你的傷，鴛青憤然說，不用，大巧兒

沉臉說，慫你這……給臉不要臉，小子，想我揍呀，轟青說，你揍死我卻成，反正我不承受你的好意，實告訴你，我看你不如一隻狗，平常欺負我不算，今天又無故罵我去世的母親，去，滾開，大巧兒怔了怔，忽然望轟青，眼中含着淚光，軟怯怯的說，哎呀，我可惹着你了，算我錯，成不成，回頭你隨便打我，現在先聽我的，轟青聽她語意中滿帶着愧悔和溫柔，自從臉面以後，還是第一次這樣說話，當時不能再說什麼，大巧兒已拉着他的手腕，看了看，隨即放下，用盆取水，替他把牙粉洗掉，露出鮮紅傷口，已腫得很利害，大巧兒呼了一聲，我真……隨即轉面望着轟青，低聲說，够疼的吧，轟青見他眼光變得脈脈含情，這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就咬着牙搖搖頭，大巧兒吁了口氣，又打開白紙包兒，裡面是藥棉綢布和一盒藥膏，先用藥棉把傷口拭乾，再用瓶中粉紅藥水塗抹，想是消毒的，最後才塗上藥膏，放上藥棉，用綢布包紮好了，問轟青覺得好些麼，轟青說，好多了，謝謝你，大巧兒嗤的一聲冷笑，謝謝我把你咬得這樣，是不是。轟青搖說，不，不，我是謝謝你替我治傷，過去的都不談了，何況我也打了你，大巧兒撫着他的傷處說，真個的，你不要記恨我，我實在不好，你說的不錯，我簡直的是隻瘋狗，在這地方眼粗小子們混慣了一張口就罵，自己不尋思，還當好話似的，你是規矩人，自然受不住，我給你賠不是，成不成，說着就作了個人排，轟青忍不住笑了說，你太客氣，說起來我更得對你道歉，實在不該那林打你，林小姐，你也得原諒，大巧兒撇撇嘴，笑着說，小亮兒坐在電燈底下，圓亮哪，你少這麼稱呼，賣粥捲的小姐，罵人呀，轟青說，那我稱呼你什麼，總不能像叫人那樣叫你的小名兒，大巧兒說，我有學名，轟青說，學名叫什麼，大巧兒說，我寫給你看，說着立起，向桌上拿起轟青的筆，在紙上寫了「林曉鶯」三字，轟青看她居然識字，已是詫異，又見她寫的，雖不端正，竟能筆劃乾淨，而且不缺不短，真覺出於意外，就問你念過書麼，大巧兒說，我在關外老家上過二年多小學，到天津來上過一年多，以後哥哥實在供不起，才不上了，說着又眼望轟青，低聲說，我這名子誰都不知道，你可別告訴人，轟青聽着，心想女

子都是隱諱自己的乳名，她倒隱諱真名，這大概是環境的關係，既久以乳名行世，真名倒變成秘密的了，想着就微笑點頭說，我告訴人作什麼，大巧兒說，你也不許當着人叫，蒼青聽着，不由一陣心跳，想起以前在什麼書上，看過一闕咏美人小名的詞，最末兩句是，「既不許說人知，更不許人前叫」，但那是叮囑夫婦的話，如今她竟也這樣對我說，所叮囑的却是學名，但意思大概是一樣的，由此看來，青春時代，女性無論如何粗野，若到發動情感的時候，能和文雅的小姐一樣動人，或者傻大姐比林黛玉分外可愛，因為灑誠流露沒有由書本和環境所造成的虛偽做作，想着不由端詳大巧兒，見她在這須臾之間好像突然恢復了女性的氣質，發露了女性的美點，不由詫異何以致此，莫非自己一頓木棍，把她的野氣打走了，不料大巧兒忽然動了軟性作風，她看着蒼青西服上的血漬，就教他脫下來，蒼青連說沒關係，等晚上我自己洗洗好了，大巧兒說，我替你洗不是一樣，再說你那手那能洗衣服，蒼青一直推辭不肯，大巧兒一個勁兒逼他，蒼青沒法，只得說自己只這一套衣服，大巧兒聽了，就教他上炕去圍着被子坐着，把衣服脫下來，趁這晴天洗了，一會兒就乾，蒼青還說不必，大巧兒起眼，推他坐到炕上，又抓起被子擲給他，又着腰說，我回家去取洗衣服大盆和膀子，回來時你若能還不脫下來，我：說着伸手由地下取起方才蒼青打她的那根木棍，對蒼青揚了揚，才又拋下走出去，蒼青又好氣又好笑，又有點感動，既知無法和她爭執，也不忍過拂好意，只得把西服上下身都脫下來，放在炕邊，只穿着襯衫短褲，披被子候在炕上，不大工夫，大巧兒端着大瓦盆進來，看見炕邊衣服，說聲這還罷了，又教蒼青躺下歇息，說你是病人，得好好兒養着，不許動彈，都有我呢，蒼青不能違抗，只好遵命，大巧兒把衣服扔在盆內，蹲洗起來，洗完晒在院中，蒼青很是不安，連說你歇歇兒，也該照顧生意去了，大巧兒哼了一聲，拿起桌上紙烟，抽出兩支，一支塞在蒼青嘴裡一支自吸，劃火燃着了，她就銜着烟走出，蒼青以為她是照料烟攤去了，過了沒半點鐘，她又回來，買來肉菜麵條等物，生上火爐就作飯，做熟了給蒼青端過來，蒼青說還不餓，大巧兒強迫他喝了碗麵湯，



又教睡下，這時院中晒的西服也乾了，她拿進房中收拾，却是着了急，無論怎樣噴壓拉扯，只是弄不平整，氣得不住跳腳怒罵，鶯青說，我就這樣湊合着穿，也沒關係，若是定要弄平貼了，非得教染坊去燙熨不可，大巧兒聽了，拿着就走，不大工夫，口托着燙好的西服回來，但只放在桌上，不許鶯青穿，她主張受了傷就是病人，必得躺倒養着，須臾馬五由外面回來，大巧兒聽見木梆聲，立刻迎出去，叫着老鬼你回來了，這兒差點出了人命，我把你相好的弄傷了，你快進來看，我可收攤去了，馬五還未答話，她已趕到門口，唧唧噥噥說了一陣，過了一會馬五自己進來，看鶯青躺在炕上，就問怎麼着，你跟小妖搽了一架，被她咬掉塊肉，鶯青說，不錯，我也把她打個不輕，馬五點頭說，好的，兄弟，你真有兩下子，我聽她說了，她還是頭一回吃這樣大虧，鶯青說，這不能怨我，我向來跟男人都沒打過架，何況女人，你知道她怎樣欺侮我，說着就把打架經過都訴說了，又提到當打完了，大巧兒走出去以後，自己怎樣害怕，希望馬五速回，不料大巧兒再來時，竟變了態度，向自己賠不是，代為上藥裹傷，又替洗衣服作飯，馬五說，不單這個，她方才在外面還跟我說，她不該那樣擠羅你，還罵你的娘，不怨你生氣，你打她算白打，她咬傷你，她給你治，明天若還不見好，就送你去醫院，鶯青說，她真奇怪，怎忽然這麼又講理又懂事，馬五說，誰說不怪，我也是頭一回見她講理，鶯青說，大概因為跟你不錯，傷了你的朋友，自覺不好意思，馬五顰着臉兒，自己打着脖頸說，我，那兒擺，莫說我的朋友，就是我的爹，她也不聽那套，這是一陣邪風，也是你的運氣，若是真鬧起來，我還是真不好辦，你知道她打架沒完沒結，我不能成年累月的跟她滾哪，鶯青聽馬五那好像要遞降表，只有暗叫萬幸，馬五又問他的傷，鶯青說，比方才疼得好多了，就穿上衣服起來，馬五見大巧兒把飯已給作好，笑說，這到不錯，就出去打來瓶酒，正要和鶯青同吃，忽然大巧兒又來了，進門見他們要吃飯，就喊老鬼別忙，還有我呢，說着見鶯青已穿上衣服坐起，又了眼，強派他重新脫下，再躺倒蓋上被，大巧兒說，這飯是連我一起作的，老鬼不能獨吞，就坐在桌前，和馬五同吃，

但給蕪青的仍只一碗麵湯，蕪青這時已覺餓了，看着他們吃肉片炒黃瓜鹹雞蛋和大餅，自己只吃麵湯，實在不能充飢，而且鹽得慌，就要求跟他們一起吃餅菜，但大巧兒仍堅持她的醫學原理，說受傷就是病人，病人就得躺着，而且不能吃硬的東西，若怕不飽，可以多喝兩碗麵湯，又哄着明天去給買魚，作一鍋魚湯，這時日本雖不許人們吃大米，但她可以向運私來的尋米來作飯，蕪青聽着很感激她的熱心，只可服從，馬五笑着說，好，他這一來算成了湯罐，你真是蒙古大夫，我若是病人，進這蒙古醫院，準得餓跑了，大巧兒說，跑啊，跑到天邊，我也給捉回來，蕪青心想這倒不錯，大夫還兼偵探隊，我也只好認命了，這一頓飯吃完，馬五把一瓶酒都喝了，蕪青在大巧兒管理之下，自然一滴也不許喝，過一會，馬五回屋睡覺去了，大巧兒泡了壺茶，和蕪青說閒話兒，所談不過街頭巷尾的事，到了十點鐘以後，她說該睡覺了，也不取蕪青同意，就給蓋好被子，吹了油燈，倒帶上門走去，次日早晨她又來了，進門一路忙合，先給打水教洗臉漱口，又給買來點心，和蕪青一同吃完，又給洗傷換藥，才去擺爛攤，午飯再來給做飯，吃了便走，天天來作晚飯，飯後仍是半點不走，蕪青倒享了福，但只苦於缺少自由，而且食不得飽，如此數日，蕪青的傷已漸漸痊愈食物方面和行動，始稍爲開禁，許吃水餃饅首和肉類，也隨便下地行動了，但身體方得舒服，心裏又添了事，大巧兒的罪度，在他眼中漸漸覺得變化，第一她居然每天洗臉，頭髮也時常梳理，那件撕破縫補的破大褂也換下去，改穿一件青布短旗袍，仍是舊的，雖然談不到修飾，也未施脂粉，但因她本質甚美，這一來好似明珠穿經拂拭，珠光寶氣全發出來，蕪青常日和她相處，又領悟到她所以改變的原因，自然未免有情，第二她的舉動也改變了，雖然當着馬五在座時，仍然粗野得很，仍保持原有作風，但日間和蕪青獨對，固然還時時流露她那直爽的個性，急遽的動作，却已很能溫柔和睦，說話時且微笑代替了罵街，也懂得好言商量了，而且言動之間，常常無意中顯露少女的美，但並沒一毫搔首弄姿的動作，只好似青春腺在她體內忽然活動起來，然而她對蕪青，只表示深切的關心，和天真的意態，並不透露

有涉男女間的情愛，除了妙目流盼中現出一點兒，但那是身受的慕青，也很難捉摸，不過慕青在患難之中，無端得到這樣一個社顏知己，日見日親，不自覺的已由感激中對她傾心，可是表面也沒露出來，又過了兩日，大巧兒一天午後，又來作飯，慕青對她說，我已跟你談過幾次了，你偶然傷了我一次，不能長期賠償損失，還這樣伺候我，何況我已經好了，大巧兒說，去你的吧，我才不伺候你，這是就近上你們院裏搭伙食，你不願意麼，慕青說，我自然歡迎，可是你不教我出錢，一直口吃，我可反對，你知道我並不是沒錢，你以後得用我的，賣紙烟能掙多少，說着就從席下取出自己的一包鈔票，要拿一疊給她，那知大巧兒看見，竟一把搶過去，打開包兒，數了數說，好像依，四萬多，真是財主，說着看了慕青一眼，似有所思了出神半晌，又說，你有這些錢，也不想聲點什麼，只坐着吃呀，慕青嘆氣說，我能幹什麼，就不肯當漢奸，又不肯作生意，可不只坐着吃，大巧兒笑了笑，把包兒又裏好，帶在自己身上說，好，就坐着吃，我拿走，慕青一怔，嘴唇動了動，並沒說出話來，大巧兒一帶眼說，怎樣，你不是說用你的麼，慕青說，是，是，你拿走了好了，不過請稍爲留幾個給我零用，大巧兒說，有你吃的，要零錢幹什麼，慕青心想她才幾天不敲竹槓，這又變了明搶，給我來個一掃光，但她也許故意相戲，自己若再討要，倒顯得小氣，就微笑不語，大巧兒格格的笑起來，但一直到晚，並沒再提這件事，到底把錢帶走了，慕青只有看着她，但到了次日，大巧兒來時，竟帶來小孩兒，約有四五歲，進門就向慕青說，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成不成，慕青問什麼事，大巧兒指着小孩兒說，這是我的小孫子，原本在鄰居養着，現在我跟鄰居打個了，人家不肯再收留他，我又得出去擺攤兒，不能在家照管他，打算存在你這裡，你成天沒事，替我看着孩子，也解悶兒，慕青一聽，自己又要被她作成保姆，就看着那孩子，見長得虎頭虎腦，太陽穴凸着，兩隻大眼睛亮有光，幾乎不見眼白，身上穿得也很乾淨，手裏執着一根棍，原來是玩具木槍，把槍頭玩丟了，一端還有槍擋呢，心裡覺得這孩子倒還可愛，就說，是可以，只怕我不會照管孩子，大巧兒說，這孩子又不用你喂，

又不用你抱，怎麼叫不會照顧，驀青遇見她，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只得說，好，我試試看，大巧兒說，不用試，你今天就上工，驀青無可奈何，只得逗着孩子，問他叫什麼，那孩子捲着舌兒說，我叫小番，驀青不由笑了說，你叫小番，得使哪調，捲着舌兒怎麼成，話未說完，那孩子口中嚙的一聲，槍槍就打在他頭上，驀青叫着說，這那是小番，簡直生番，大巧兒笑着說，他叫小寬，以先因為養在人家，我怕他受別的孩子欺侮，教給他手下不讓人，說打就打，驀青撫着頭說，你的教育不錯，大概以後我要常常挨打了，大巧兒說，不會的，這孩子聽我的話，就指着驀青向孩子說，這是叔叔，你叫，孩子叫了聲都督，驀青大笑說，才唱完探母，又上來羣英會了，大巧兒說，別鬧，你也得個叔叔樣兒，又向孩子說，記住了，他是叔叔你要聽他的話，他給你買糖，要不然我可打你，孩子應了一聲，立刻向驀青伸手說，都督，買糖，驀青擺擺手說，買糖倒好辦，可惜我是周瑜當當，窮都督，一個小錢沒有，大巧兒聽了，笑得前仰後合，從身上取出一百五十元，把一百給驀青五十給小寬，說，給你們零錢，以後天天都給這些，你們可省着花，驀青聽着，心想自己活了二十多歲，倒混得有人按天給零錢了，真是傷心，大巧兒又囑咐小寬幾句，便自走了，驀青可受了罪，這孩子倒不認生，很跟他親熱，喝水我都怪，撒尿我都督，買糖我都督，拉屎我都督，大概自有都督以來，從沒有像他這樣公務繁忙，結果驀青亂了一天，還把自己那百元零錢都被他花了，所好這孩子只是個武士，並不是潑婦，很少罵人，比這一帶的孩子好得多，驀青倒也喜歡他，到了晚上，馬五回來，聽到這事，很不贊成大巧兒教驀青看管孩子，認爲是作弄老實人，大巧兒也不理他，但那孩子對馬五可不友善，不是用槍打他，就是把他的木拐亂擲，氣得馬五直罵，大巧兒好似賄賂他，特意出錢買酒請客，馬五才樂了，驀青也同時破戒小飲兩杯，大巧兒，不準他多喝，飯後到十點多鐘，大巧兒走時，驀青以爲她該帶孩子走了，那知仍留在這裡跟驀青睡，驀青叫着這可不成，大巧兒已揚長出門，馬五大笑喊着倒楣，回他房中去了，驀青想起當日初見大巧兒所唱的歌，確是實話，自己果然是個

了楣，只好忍耐着哄孩子睡覺，那孩子倒是很快的睡着了，但睡時也是武的，大概夢中還練把式，翻身好像烏龍攪柱，抬胳膊就像起錨，伸腿好像要來個鯉魚打挺，鴛青被他鬧得許久才睡，正在沈酣之際，那孩子大概在夢中踏馬，一脚踢在鴛青小肚上，把他疼醒了，看窗紙已透曙光，自己嘆了口氣，但再看看那孩子，在睡中的臉兒，分外天真可愛，不由視了他額角一下，忽然由這孩子想起大巧兒，又覺一陣心跳，就坐起來，想吸一支紙烟，忽然耳中聽得院中亂亂嘈嘈一似有許多入低聲說話，不由一怔，心想怎會有了人，就披衣下炕，悄悄走出去，一看院中並沒有人，却放着幾種小販用的貨擔兒和提盒，有吹糖人兒的，有賣棉花糖的，有賣軟糕的，有賣茉莉白蘭花的，有磨刀剪的，還有一輛賣水菓的小木車，放在門外，同時又聽鴨鴨的聲音，是發於馬五房中，鴛青暗想這是什麼意思，莫非小販聚會要長行市，但也不能這麼雜亂啊，想着就躡步走到馬五窗前，因為那窗破孔不少，很容易尋着個較大的孔，向裡偷看，只見屋中約有七八個人，都是短衣小販，成一排坐在炕邊，炕在前簷，所以他們全面向內，看不見面目，對面靠牆站着，面向窗戶的，却是大巧兒和馬五，好像他二人是這會場的主席，大巧兒手中拿着半根鉛筆，一個小紙本，低頭在寫，馬五却望着一個穿藍衣的小販，聽他說話，鴛青聽了幾句，立覺悚然一驚，原來那小販說黃一唐前天大請客，有許多日本人，那個替他管房產的野崎也去了，聽他家人說，大概黃一唐又要上台，馬五聽完點點頭，又指着另一個小販說。該你了，你不是跟吉協元家的廚房是鄉親麼，那小販說，吉協元倒沒事，他下台以後，一直蹲在家裡，常發脾氣，前天把書房陳設都砸了，也沒人去訪他，我只常見他家那個挺俏皮的小老媽，在門外蹬踏斗三輪玩兒，兩隻小腳蹬得好看着呢，馬五呸了一聲說。不像官話，我不管老媽蹬三輪兒，往後打聽點正經的，說完又指着一個小販說，你可有報告，那小販答說，我有，日本地芙蓉街住的眉琨，跟日本駐屯軍新換的參謀長豬澤是同學，現在正組織盧部隊。每天有許多土匪樣的人到他家去。這時大巧兒忽開口問盧琨兩字怎麼寫，馬五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寫，你來個大概其得了，就

畫個火爐，現……現……哦，寫隻坤鞋得了，好在我跟上邊兒也是用嘴報告，你只記上幾個字，我抄盧影  
 子就忘不了，大巧兒依言寫完，馬五拿過來念着說，火爐坤鞋，豬同學，辦火爐不對，多匪去，好，這就  
 成，說着笑了一聲，向衆人說，你們都報告完了，還有沒有？一個小販立起來說，馬五爺，我還有點事初  
 五那天，我走到日本地那個招華工的地方，看見有很多的鄉下人等着，我就跟他們說，別受日本和漢奸的  
 騙，現在說得挺好，上船就算闖王殿掛號，準得把你送到日本北海道挖煤，凍死餓死爲止，那知我正說着  
 ，被那拾工的狗腿聽見，就叫巡警抓我，我撒腿跑了，丟下了賣燒餅油條的籃子足值三四千塊錢，這個你  
 得給我想法子補窟窿，馬五點頭說，成，等我跟上邊兒提提，說着大巧兒已從身上取出一疊鈔票，分配給  
 房中所有的人，每人十張，又把一疊較厚的鈔票，遞給一個坐在近門處的小販說，這是上邊又特別獎賞你  
 的，就爲上回華山里王先生，被日本捉去以後，你能冒險夜半進他住宅後院，把埋藏的東西偷出來，放在  
 貨箱裡給上邊兒送去，這是大功第一件，說完又向衆人說，沒有了，各幹各的去，可都用點兒心，這回的  
 報告簡直媽的稀鬆，衆人聽了，就陸續走出，各自挑担挖藍，出門去了，鴛青在馬五吩咐衆人散去時，已  
 避回自己房中，上炕蓋上被子，心想今天才發現馬五和大巧兒秘密，怪不得他二人好像有着默契，原來一  
 同幹着穩秘的事，看情形大概爲地下抗日人員調查日本和漢奸的行動，這一着利用他們對閩閩的熟悉，和  
 下級人的交往，倒是很合宜的，他們未必貪圖那有限的酬報，而是出於同仇敵愾的愛國心。實是令人佩服  
 ，自己對他們實覺慚愧，又想大巧兒居然也是其中一份子，不錯，她的父母喪亡，家鄉淪陷，以及兒走嫂  
 姪，都和日本有直接關係，自然欲恨無窮，這樣作並非奇怪，但出於一切女子，也算難得，想着聽馬五和  
 大巧兒也出門走了，鴛青懷着悵惘愧憾的心情，深思許久，才要再睡一覺，不料孩子已經醒了，鴛青只得  
 替他穿衣，自己也隨着起身，這時大巧兒竟然來了，算起來比平日早來兩點鐘，在院裡就喊早啊，多辛苦  
 ，鴛青一怔，心想她怎知道自己已起身了，就在房中答說，你也够早，大巧兒說，不早還成，晚了就趕不

上了，蒼青問趕不上什麼，大巧兒說，電車，蒼青知道她是說笑話，就不再提，大巧兒也沒有進屋，先在院中生着火爐，熬上了水，才進到屋中拿出錢給小寬，教他去買點心，先到城角點心舖買一斤茶湯麵，若是點心舖沒開門就在外面等會兒，以後再到邊利成雜貨舖買四兩白糖，再炸幾個油條，小寬應聲去了，蒼青說，這一過把孩子充了軍，你是爲什麼，大巧兒站到他面前，揚起頭說，爲什麼，爲着支問他揍你，我問你，方才偷聽窗戶根兒，是和我死嗎，蒼青愕然才說出個我字，大巧兒已好似爆豆般接着說你怎樣，還敢強嘴，我早隔窗看着了，當時若一聲張，大夥兒出來準把你弄死，在空屋挖個坑一埋，人不知鬼不覺就完了，你是日本的密探啊，蒼青聽着嚇得一抖說，我的天，你怎麼給我弄上這麼個官銜，大巧兒格的笑了說，你那鬼鬼祟祟的樣兒，不像個秘探麼，蒼青說，我絕沒想到你們幹這種愛國工作，今天也是湊巧，你那個生番姪子，睡覺唱武戲把我踢醒，聽見外面有人說話，就起身出來看，那知院裡放着許多貨擔，人聲是在馬五屋裡，才偷着向窗偷瞧一下，大巧兒點頭說，好，不用打都招了，你既聽明白，還不上憲兵隊去報告，蒼青勃然立起，正色說，你是玩笑，還是真看出我不够人格，沒有入味，方才我自己難過了半天，不客氣說，你們都是小生意人，居然能這樣作，我倒是個大學畢業生，一幌這五六年，只會坐在屋裏嘆氣，並沒替國家幹一點工作，你看我慚愧麼，還說叫我去報告，簡直趕快叫那夥人來把我弄死吧，大巧兒手撫他的肩頭，拉着同坐在炕邊說，別着急，我逗你呢，我知道你是有心胸的，不過今兒你既然知道我們的事，千萬存在心裡，就是對馬五也不必挑明，蒼青說，可是我還想加入你們的團體，跟着幹一下，大巧兒低頭說，不成，幹這個你還不配，蒼青說，我何致連這個都幹不來，大巧兒說，好，你能幹，那麼給你個糖人担子，你會吹麼，給你隻鮮花盆子，你會吹嗎，給條桶水果車子，你推得動麼，再說像你這樣的，要上街作小買賣，有上兩天，不但探不來消息，反倒把你的破綻落到別人眼裡，更替我們壞事，蒼青想了想，倒也誠然有理，不自嘆氣說，我倒是廢物了，大巧兒道，不廢物，你也許有用處，





說了，果然後來你不斷欺侮我，我才怕了，不敢不躲着你，大巧兒點頭說，是啊，我太刁了，可是現在你還怕麼，蒼青縮縮脖子說，還有點兒，大巧兒笑着打了他手一下，又低聲說，你別再記着前頭兒，我都改了，告訴你，我可不是一見面就喜歡你，還看你有點眼生，把你耍着玩兒，直到我跟巡警打架那天，你上前攔阻，我才覺着你這人有點意思，跟那種穿一身破洋服，滿街裝孫子的不一樣，可是還不大理會，直到過兩天你家送烟，爲罵你的娘，吵起來，現在是知道太不該了，那時只是把罵人當平常話兒，你竟發了火，我尋思你不敢打我，你居然玩了命，我不能含糊，也就跟你幹，到我咬傷了你，你按住我狠打一頓以後，我還想跟你死有活呢，等到坐起來一看，你順着手膝流血，還挺着不動，不知怎麼心裡一轉，忽然……忽然喜歡你了，跟着越尋思越覺自己不對，看你那樣兒更疼得慌，就像有鬼催着似的，跑出去找大夫給你討藥，回來還被你折了個對頭彎兒，手活到這麼大，就是對爹娘也沒輸口伏過軟兒，想不到栽在你手裏，難道你把我打服了，我真不信，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沒服過誰，蒼青聽着她這粗獷而真摯的情話，好像由內心到喉嚨向來沒有這一條道路，如今初經開關，聽着不免滯澀，但意境新穎，很多未經人道，比聽那般摩登小姐熟極而流利的西洋味話劇式情話，更加百倍動心，就雙握着她的手說，不是同，這完全是愛情……大巧兒一搖頭說，什麼愛情，我不懂，我只覺自己變成賤骨頭了，以先我簡直沒心，現在忽然有了心，滿肚子是心，滿心裡是你，一會兒不見你，這兩條倒楣腿跪着我就來了，蒼青聽着，只覺房子長了翅膀，要載着自己飛上天去，就抱住她叫着曉鶯妹妹，我也是一樣愛你，咱們……大巧兒紅着臉推開他的手，接口說，你愛我啊，咱們今兒可都說了，以後再慢慢商量，只要你能忘了那個綺琴，我總在這兒擺着手，絕跑不了，現在先說要緊的，蒼青問什麼要緊，大巧兒應口說，吃飯要緊，蒼青聽了這句，好似在花香柳媚場裏驟遇迅雷，絲酒社燈影中，乍聞長鐘暮鼓，悚然一驚，心想她怎在這時候說出這樣的話，雖不悖聖人食色性也的道理，但也未免大煞風景，就問吃飯是什麼意思，大巧兒指着他的臉說，你不吃飯

。你愛我也不能解餓，七天不吃飯餓死了，還愛什麼，我從前幾天，就替你打算了，已經托人給你說事，大概過幾天就有信兒，翦青想不到她對自己如此深心，忙說，那好極了，不過托的是誰，謀的什麼事，大巧兒說，那都不管用，反正不教你當漢奸，不教你作買賣，也不會委屈你，你出去掙點錢，可以散散心，省得總在家裡悶着，翦青聽着又感激又欣喜，忍不住抱住她吻了一下，那知大巧兒反手打了他個嘴巴，含噴說，去你的，我最討厭咬乖乖，翦青一聽她把接吻說成咬乖乖，這倒是忠實給翻譯，本來接吻就是咬乖乖麼，不過接吻是高級趣味，若說咬乖乖，就要被黑髮黑眼的外國紳士，鄙為低級趣味了，其實還不是兩張嘴的接觸，想着就說，這叫接吻，你沒見過電影麼，大巧兒說電影上的洋人親嘴兒，我也討厭，翦青說，你討厭，我愛極了你，怎麼好呢，大巧兒一笑，倚到他懷裡說，你說怎好就怎好吧，可是現在你先別愛，我還有事，前天我不是拿走你四萬多塊錢麼，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翦青說，我怕我亂花，替我管着，大巧兒說，不對，替你管着，慢慢也得花光了，我是看這些日外而走單幫的很賺錢，比買紙烟強得多，打算改行，可是本錢湊不夠，如今有了這筆錢，我再把存的紙烟都倒給別人，可以湊出六七萬，這兩天我就走下去，翦青很驚異的說，你上什麼地方，帶什麼貨，這可不容易，大巧兒說，我上滄州唐山張家口石家莊，也許來踰徐州，臨時看情形來，貨呢，也許帶糧食布匹藥草，凡是吃的用的什麼不可帶，裏面還有夾餡兒，人家從這上面發財的多了，翦青搖頭說，我不贊成，這太勞累，也有危險，大巧兒說，事在人辦，坐在炕頭上舒服，可惜沒人管飯，我什麼都不怕，翦青說，我終不忍你受這種奔波，先湊合吧，要是這一定這樣，寧可我去，大巧兒斜目翻着說，你啊，就憑你這樣兒，莫說帶貨帶錢，只怕你自己也得丟在外面，不信你就空身上車站，擠回火車試試，你若擠得上去，我給餛飩吃，敬着你的，老實在家看孩子，你明白我把小意送過來，就為教他跟你混熟了，我以後好常常出門，翦青聽了，他自沉吟着說，我還是不贊成，你打消這主意吧，倘然你，你現在……現在說為口經是我的……我的人，就聽我的勸，大巧兒翻眼看

他，搖頭說，你別糊塗，我就因為現在已經是你的人，才不能聽你的勸，一定這麼辦，糊塗孩子，咱們總這樣下去呀，我永遠擺小攤兒，你永遠跟馬五作伴呀，是不是得打正經主意，現在你出去作事，我跑單幫，有上二年，賸點什麼，弄所小房子，咱們帶着小寬一住，那時再想勞動我也難了，現在你空說疼我愛我，不教我去跑，可是愛到頭兒，你小子是娶我屈得起汽車，養活我買得起白麵，你說，竊青被她問得張口結舌，無話可答，心中也恍然大悟，古今詩人歌咏情愛，全是吃飽後的作品，若是不飽，無論花兒多香，月兒多麼亮，唇兒多麼紅，眉兒多麼彎，一概無用，還是大米白麵要緊，愛情至上，才是說謊，向來只中國元微之說過一句實話，是貧賤夫妻百事哀，貧賤的情侶，也是一樣，還是先顧生活，後談情愛，想着不禁悽然生感，大巧兒看着，就伸臂攬着他的頭兒，像哄小孩似的，你不用難過，我這是往長遠打算，再說也不是總離開你，三天兩日就可以來回，賺了錢給你們加犒勞，好不好，你想想過幾天就冷了，你還沒有棉衣，過冬還得作件皮袍，不弄錢可怎麼好，我一個人的小活佛爺兒，你就別再拗着我了，竊青聽她一直爲自己打算，並不提個人一字，又加柔情軟語，沁入心脾，忍不住就扳住她肩頭，作熱烈的愛情表演，不料大巧兒猛一掙扎，同時又叫着小寬來了，竊青一釋手外望，大巧兒已跳開了，躲到門口，格格的笑，說，你可老實點兒，我還想跟馬五商量，退了電杆胡同的房子，搬到這院來，住你旁邊那間空房呢，你若不，你老實點兒，我還是得請你快搬來，大巧兒才笑着掠掠頭髮，走過坐下，這時小老實，我就不搬，竊青勸說，我老實，老實得請你快搬來，大巧兒才笑着掠掠頭髮，走過坐下，這時小寬恰巧回來，竊青問你不是已經回來過一次，大巧兒接口說，不錯，他才回來一晌，看見你要愛我，又嚇跑了，小寬却撇着嘴說，在點心舖門口等了老半天才開門，大巧兒格的笑起來，隨即出去作好點心，大家吃了，過一會大巧兒獨自出門，許多時方才回來，對竊青說，梁先生要跟你談談，竊青說，梁先生是誰，大巧兒說，梁先生就是梁先生，他在東馬路開着一家商行，專賣無線電和話匣唱片，住家在南馬路，他常買我的紙烟，所以認識，我替你找事，就是托的他，方才他找我來，說更跟你談談，大概事情有點兒影子，

驕青聽了，心想自己真算混得不錯，居然由擺烟攤的代為謀事，真該抱着大學文憑痛哭一場，但不知跟那位梁先生見面，是否也在馬路煙攤上，想着就說，這自然很好，可是上那裏見他去呢，大巧兒說，你不用管，吃完飯跟我走，說完就動手作飯，飯畢天已一點多，大巧兒說，梁先生的約會，是兩點鐘，我還有點事，要先走了，咱們準兩點在街口茶樓前面見，驕青說，我連表都沒有，怎能知道時候，大巧兒說，你可以估量着，能早別晚，記住了，先洗洗臉，梳梳頭，說完便自走去，驕青遲了一會，稍為修飾頭面，刷刷衣服，留小寬看家，自己出門到了街口，四下張望，不見大巧兒的踪影，心想她也許還沒來，但因行人甚多，正在注意尋覓，忽聽背後有人說，才來呀，你老，驕青回頭看時，只見大巧兒正在背後望着自己笑呢，不由眼中一亮，心裡一跳，原來她身上已換了件藍色假呢的旗袍，脚下換了雙半高底黑皮鞋，頭髮梳得很整齊，新洗的清水臉兒上，還薄薄的擦着粉，手裡提着隻線織的錢袋，居然玉立亭亭，容光四照，又苗條又俏美，驕青這還是初次看見她打扮，大有驚艷之感，望着她說，呦，你幹麼這麼漂亮，大巧兒紅了臉打他一下，似笑不笑的說，陪着你出門，不得換件衣裳，這又漂亮了，少來這濺關槍裝淘飯，給我灌要命的米湯，驕青想到女為悅己者容，和碧玉雖嬌不自知兩句古語，不禁有些飄飄然，就同咱們上那裏去，大巧兒說了聲跟我走，就拉着他一同向東走去，循着南馬路，過了南門，又走了幾十步，便向北轉入一條寬大的巷內，路西一座黑色大門前停住，大巧兒上階去按門鈴，驕青看宅子雖是舊式平房，却很整齊闊闊，勢派不小，這時門已開了，一個僕人出來，大巧兒居然很穩重的問梁先生在這裏麼，僕人問二位貴姓，大巧兒回答我姓林，這位姓程，跟梁先生有約會，僕人說梁先生正候着，請裏邊坐，二人便隨僕人走進門去，見一座木影壁後面，是一座大院落，僕人讓他倆進入倒座客廳，隨即出去，不大工夫，有一個穿西服的中年人走進來，大巧兒立起說，梁先生你早來了，那中年人點點頭說，我也才來不大工夫，驕青聽着，才知他並非本宅主人，大巧兒又給他介紹，向梁先生一說，這位就是我們程先生，驕青聽了一怔，心想

她這說法，倒好像和我已經結過婚似的，大概她並沒這種意思，只是爲表示親近，添上我們二字，不想倒成了諛語了，那位梁先生倒沒理會，和藹青握了手，又遞過名片，原來他名叫梁澤生，名號同一，當時客氣兩句，各自就坐，攀談之下，梁澤生同藹青出身西樓大學，畢業後適值事變，並未作過事，就表示自己已是燕京畢業，只在河北省實業廳作過幾年主任科員，事變後就回天津經商，因爲向來喜歡玩無線電，就開了收音機商行，藹青氣宇不俗，談吐中好像是個有志之士，就很高興的跟他談着，但旁邊的大巧兒已忍不住了，插口叫梁先生你給我們程先生說的事怎麼樣了，你不說麼，梁澤生笑了笑說，我聽林小姐談程先生的情形，很是佩服，又聽說您打算作事，我當然樂於幫忙，不過現在謀事很難，因爲有的我們不肯作，我們肯作的又不易過到，這個大概咱們具有同感，昨天恰巧發現了一個機會，只是恐怕太屈尊程先生，所以我先和林小姐商量，不想她倒贊成，要立刻請程先生面談……，大巧兒叫着說，梁先生別轉文繞彎兒了，快說真的吧，梁澤生說了句林小姐真性急，大巧兒立接口回了句我嫌你們酸，梁澤生才向藹青說，事情是這樣，這宅子的主人姓史，曾任過實業廳長，是我的舊上司，也是舍親，現在史先生已出門好幾年了，家裡只剩下史太太和兩位小姐兩位少爺，史太太是二十年前的新女性，曾主持過婦女運動，很有名的，不過近年身體多病，連家事也不能管理了，他很不滿意現在的毒化教育，不是給學生灌輸奴隸思想，就是給日本人作工，已把兒女的學停了，打算請位先生在家讀書，我就想到程先生，所以請您來商量，不知可願意俯就，藹青本想先謙遜兩句，再表示願意，不料話未出口，大巧兒已叫着道，他願意的，梁先生不用再問，痛快說，一月給多少工錢得了，藹青看了她一眼，心想稱東修爲工錢，這真實現那句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雇得來的雇字了，梁澤生也說林小姐太心直快，這樣說太不恭敬了，程先生能肯屈就，史宅大概每月可以送三千元，每天上四個鐘頭的課，由史宅預備兩餐，大巧兒聽到這裏，插口說，不用管飯，再多添點錢得了，家裏還有孩子，他在這裡吃，家裡孩子歸誰管哪，藹青一聽，暗喊糟糕，她的意思是

指着小寬要我照管，但是實說法，好像他和我有了孩子似的，只可更正說，趕上你用門，你弟弟小寬要我照管，我自然不能在外面吃飯，梁澤生點頭說，一切隨程先生意，史太太是很大方的，增加車修也未嘗不可，蕭青客氣說，那倒不必，這我已很感激梁先生了，大巧兒說，幹麼不必，錢還有嫌多的，梁澤生說，好好，我照辦，蕭青被鬧得很窘，只可笑着說，遇見林小姐真沒法兒，大巧兒睜了一眼要說沒說出來，當時便算定局，約定明天調師上課，梁澤生又說，因為史太太和女兒出門應酬，未在家中，否則今天就給引見了，又坐了一會，二人便告辭出來，梁澤生直送到門外，大巧兒和蕭青向巷外走着，回頭見梁澤生已經進去，忽然揚手給了蕭青一拳，含噴說，你怎麼也叫我林小姐，蕭青說同着人我不叫你林小姐，叫大巧像話麼，大巧兒說，我不是還有名子，蕭青說，你那名子不是不許我當着人叫，大巧兒說，當着梁先生可以叫，我當初跟他報名，就報的林曉鶯，蕭青說，我可知道呀，咳，你跟他報什麼名，上學麼，大巧兒搖頭說，不是，這個你不用問，蕭青說，你方才說他只常買你的紙烟，所以認識，現在又說跟他報過名，我真納悶，再說他對你的情形，也不像只有買紙烟的關係，必有別的……大巧接口說，別的什麼，你小子……說到這裡，忽然住口沉吟，眼望着蕭青，撇嘴兒笑了，便近他說，你小子別胡想，告訴你，你可嘴嚴些。梁先生是我們的……你記得那一天，看見馬五房中有許多人，我分給他們錢，那錢就是從梁先生手裡領的，蕭青才恍然大悟，衝口說，哦，原來他是……大巧兒一巴掌打得他閉口無聲，又叮囑說，你可留神，以後閉緊了嘴，在梁先生跟前更不要露出你知道他，我這一告訴你，可犯着大條欵呢，蕭青便不再談，走到城角，大巧兒教蕭青回家，她自己穿小胡同走了，大約是因為這樣打扮着，和蕭青同行，怕被人看見不好意思，這位姑娘居然也懂得不好意思了，可見愛情能陶鑄人才，比學問有力得多，蕭青回家，等馬五回來，將此事告知，馬五大喜，出去買了一瓶酒一隻熟雞，要替蕭青慶賀，不料回來時，竟不見蕭青的影兒，原來蕭青被大巧兒拉出去，坐電車到北馬路新衣莊，買了一身現成的西服，又買了一雙皮鞋



，一頂呢帽，方才回來，馬五這幾日本已看出大巧兒和翥青的情形，今日又見大巧兒給翥青謀成了事，還代買衣服，居然也不討厭穿西服了，於是在酒醒以後，對他們大肆調諷，大巧兒却不依起來，把馬五打了一頓，還把木拐給擲在門外，經馬五央告半响，才由翥青給拾運來，到了次日，大巧兒早晨就來收拾那間空房，午後三點鐘，翥青換上新買的衣服，自己到史宅去，梁澤生正在那裡候着，史太太和子女也在家中，當時都介紹了，史太太有四十多歲，態度大方，言談明快，是位智識高深的前進女性，二位少爺和二位小姐，都是孿生，恰是兩對，模樣幾乎完全相同，二位小姐都是十三歲，一名美琪，一名美玲，二位少爺都是十歲，一名美成，一名美侖，個個秀麗活潑，令人可愛，尤其美琪美玲，每人梳着兩條小辮，向先生鞠躬，四條小辮齊動，真好看的很，翥青問了問她們的學業，也都很好，當日並未上課，只和史太太梁澤生暢談，到晚上。主人已預備了酒飯，宴請先生，直到九點以後，翥青才告辭回去，到家見空房已有燈火，原來大巧兒已由電杆胡同搬過來了，從此翥青就每日到史宅上課，上午二小時，下午二小時，每月束修四千元，雖不在那裡吃飯，但史太太每隔數日，常常宴他和梁澤生，處得感情十分融洽，大巧兒却實行她原定計劃，改行去跑單幫，有時隔日回來，有時一去便是三五天，回家休息一兩日又走，總計起來，還是出門時候較多，翥青白天教書倒感興趣，晚上就不免無聊，因為大巧兒不在，馬五又無甚可談，只好逗着小寬玩耍，偶然教他認識幾個字，不想這孩子十分聰明，一讀便會，翥青大為高興，就每晚教他，視為常課，一幌兒過了三個多月，天已冷了，翥青換穿大棉袍，房中也生上煤球火爐，趕上大巧兒在家，晚飯後大家湊在一間房裡，圍着火爐，泡上一壺好茶葉，買上一斤花生果，翥青教小寬認字，馬五喝得醉醺醺，不是唱就是罵，大巧兒坐在旁邊，一面替他們縫補舊衣破襪，一面和馬五對答，或走對馬，仍是村俗市井之言，但具有特別技術，好像作詩一樣，完全合轍押韻，書聲罵聲唱聲打成一片，雅俗高低，合為一體，倒是別開生面，但逢大巧兒出門的日子，就較為清靜，因為馬五沒人配搭，只好停止表演，靜靜的看小

寬諷字，不過有時和蒼青抬槓，說他教得不對，蒼青還得給他解釋，原來馬五念字只念半邊，例如清字音青，他認爲是對的，若是靜字，他認爲不念青就念爭，偏偏這字不青不爭，而讀作敬，他就說蒼青念走了音，使蒼青多費口舌，但馬五因此多識些字，蒼青每夜就寢之前，仍保持他的舊習慣，要看一會兒報，所以在晚上看，因爲報不是買的，馬五每天上街回來，總給他留兩份兒，蒼青所看也不過關於戰事，至多再瞧瞧副刊，廣告是向不過目的，因爲他既沒有購買的力量，更沒有娛樂的資本，看了徒亂人意，那知到了這一天，大巧兒上徐州已走了四日，馬五也大醉睡了，蒼青教小寬念完了書，照顧他睡下，自己擁衾而坐，聽外面朔風大起，不由想到這時大巧兒也許正在忍寒受凍，勞苦奔波，無論如何，總不能像自己這樣圍爐擁衾，吸烟飲茶的安居家中，她這樣辛苦，簡直完全爲着我啊，想着既感且憐，不由握住睡眠中的小寬的肥手，輕輕吻了一下，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人敲門，蒼青忙走出去，才知又下了雪，隔門一問，敢情是大巧兒，趕快開了門，大巧兒提着大袋子走進來，蒼青忙要接過，大巧兒說，你提不動，快關門進去，蒼青就關上門，跟她同入房中，大巧兒的大藍布棉袍，已落滿了雪，蒼青替她揮着，大巧兒也把頭上所繫的一塊黑布解下來，抖了抖擻在炕上，蒼青見她的鼻尖和兩顴，都凍得通紅，就同冷得很吧，大巧兒笑了笑，有點兒，就坐在爐旁烤手，蒼青把一碗可口的茶遞到她嘴邊喝了，又給點了枝紙烟，隨又拉過她的雙手，插入自己衣袖裡，大巧兒笑說不成，我這手冰棍似的，你不怕冰，蒼青說，你已經凍了四天，我倒怕冰這一會，大巧格的一笑，說了句不怕，猛然把手向前一伸，由蒼青袖筒中長驅直入，抵到他的腋下，蒼青啣的一叫，他受不住這十支冰棍的襲擊，但因心內的熱把外來的冷抵銷了，他倒忍耐着抱住了她，這是蒼青早已預備作的，抱住她流幾行淚，好發洩胸中積鬱的悶感，那知大巧兒把手很快的退出來，推開了他，顰着眉說，我兩隻腳還像冰核兒呢，得脫鞋烤烤，蒼青變了，就拉她坐在炕上，脫鞋光着襪底，把脚踏在火爐邊上，又把被子圍在她身上，隨又將茶壺紙烟都取到近前，大巧兒笑着說，對了，好好兒伺

候我，給你雙工錢，舊書那什麼工錢，大巧自說，你嫌我鬧著被子，不像坐月子麼，老媽伺候月子，都是雙份工錢，舊書說我不要工錢，就拉過被子一角，也被在自己身上，和她並坐，又握住她的冷手，大巧兒也倚在舊書肩上，說起這趣運氣不錯，回到天津，一出車站，就把貨全賣出去，賺了兩萬地錢，帶回家這一袋麵，是留著咱們吃的，可是徐州不易再去了，舊書問怎麼呢，大巧兒忽然格格的笑起來，好像想起了什麼趣事，笑了半天才說，跑單幫難着呢，車站上這兒檢查，那兒刁難，這兒囉呢，那兒要錢，直可以把人折騰死，可是你若拉攏上個有勢力的官人幫忙，就不難了，我在徐州車站上，認識了一個憲兵檢查所的班長，一個鐵路的巡官，那還用說麼，這兩個小子全不是好東西，全沒安好心，我儘巧便喚他們，教他們替我辦事，可是閃轉騰挪，小子們誰也挨不上我，已經要了他們好幾次了，那個憲兵班長還好辦，只那巡官太刁，這次說什麼也不餽，一定要我跟她住棧房去，是我使了出手的高招兒，才捱過去，全鬚全尾的回來，可是許着他下次再去準演不謊，大概他也準知道我捨不得這條財路，一定不能得罪他，才撒長線放風箏的，舊書搖頭嘆氣的說，這都是什麼事，以後可不能再去了，大巧兒撇撇嘴說，那瞧高興，我還許去鬥鬥他，看小子敢跟我怎樣，舊書嘆了一聲說，你這樣受氣受苦，說是爲咱們倆的將來，其實全是爲我，爲什麼你在早先不去幹這個呢，咳，我一個男子，不能教你安居過活，反而害你受這種罪，我太难過了，大巧兒搖着他的手說：你得，你別難過，我從此再也不去徐州，只在就近跑跑好了，舊書說，那也可以不必，大巧說，不必，還怎樣掙錢哪，我現在受點苦，不要緊，只要將來有好日子過，是能補付我的，咱們先不提這個，你們這幾天怎樣，舊書說，還是照樣，只史太太前天請我吃了頓西餐，馬五昨天跟瓦匠趙大的老婆罵起來，差一點沒動手，晚上趙大回來，知道老婆惹了禍，忙來跟馬五說好話，那知馬五倒受不了了，直給趙大陪不是，罵自己不該欺負女的，拉趙大喝了一頓酒，又買了兩隻大肥豬蹄，教他給老婆帶回去，小寬這幾日更教人愛，我一回家，他就把書拿過來，好像得意似的，本來他很聰明，教兩遍筆記

得，我常跟他講講規矩道理，他也聽得進去，近來也不罵人了，昨天他說馬五這一輩子永遠賣報，馬五問爲什麼，他說馬五總罵街，罵街的就得賣報，人家認識字看報的，都不罵街，馬五認爲孩子不會說這話，一定是我教給的，還跟我吵了半天，大巧兒聽說，含笑回頭看看小寬，又緊緊握握轟青的手，才說，馬五老鬼遇見惡的，能把腦袋拴在襠帶上，遇見軟的，給幾句好話，他能分不清東西南北，可是別儘說別人，你呢，轟青說，我也很好，沒一點事，只是每天晚上馬五小寬都睡了以後，自己坐着寂寞極了，而且惦記你，心裡總……大巧兒一轉臉，額角正挨到轟青頰邊，接口說，惦記我，我不是在這兒麼，這一回我頂少歇兩天才走，明兒給你們燉肉吃，說完見被角拖在地下，忙伸手拉起來說，你這被子真大，做這麼大幹什麼，轟青說，這本是當初結婚時做的，大巧兒點頭說，哦，兩個人蓋的，你跟那個……轟青嘆息說，現在一個人蓋，所以顯着大了，大巧兒聽了，臉上似溢出一縷笑影，但隨即消逝了，打了個呵欠，才說，我有一個辦法兒，就不顯大了，轟青問什麼法兒，大巧兒說，還是兩個人蓋啊，轟青聽了心中一跳，覺得多日來心中所希望的，竟將達到了，方要擁抱住她，作進一步的情話，不料大巧兒忽直腰坐起，舉臂伸着懶腰兒說，把被子橫過來，你跟小寬倆人蓋，不是正好，我可懶極了得回屋裡去睡，說着就穿鞋下地，轟青瞪着眼睛，怔了一怔，咳嗽一聲說，你那屋裡，好幾天沒人住，又陰又冷，我想不到你半夜回來，所以沒給生火，要不然，你今天就……就在這……大巧兒好似沒聽見他最末一句話，淡淡的說，我可以把這個火爐拿過去，好在我躺下就着，沒火也照樣的睡，你也該安歇了，說着就搬着火爐走出去，轟青望着她的後影，舉手搔頭，心想屢次移船泊岸，而這岸竟成了浮動碼頭，忽近忽遠，怎樣也泊不上，無可奈何，只好睡吧。就依她的話，把被子橫過來，一半捲在小寬身上，給他來個雙層，一半蓋在自己身上，把桌上油燈燃暗了些，方才就枕，但他滿心的熱，一時如何冷得下去，雖閉上了眼，而神經並不安定，當然難於入夢，過了約有二十分鐘，忽然房門一響，大巧兒又走進來，轟青心裡一跳，只聽她走到桌前，把燈又燃亮了，自

言自語的說，孩子們真乖，都睡着了，隨又劃火柴點了支紙烟，霧青因為已在裝睡，不好意思驟然醒轉，只凝神聽着，心裡却跳得厲害，過了半响，才聽她又低聲說，都睡得這麼沉，我也睡去，說着又走到炕前，彎腰兒看着炕上，哼了一聲說，瞧這小子，夢見什麼喜歡事，睡着還笑呢，霧青在她走近時，已覺半身煖熱，又聽她所說的話，雖不知是說小寬，還是說自己，但覺再也忍不住了，就噗哧發笑出來，睜開了眼，大巧兒笑着看他說，你不是睡着了麼，霧青說，是啊，我才醒，大巧兒撇撇嘴說，撒謊的教他舌頭粘黏在上膛上，三天不能動彈，孫猴兒吃了梅酥丸，正鬧着心，這麼快就睡着了，霧青聽她居然揭破自己的心意，以為岸已移過來，正好把船泊過去了，就厚着臉皮說，你明白就好，地下怪冷的，上來咱們擠着躺會兒，說着又伸手去拉她，大巧兒拍的打了他手腕一下，含噴說，老實躺着，我跟你說正經的，隨即拋了紙烟，坐在炕邊，拉住霧青的手，和顏悅色，軟軟款款的說，霧青，你好好兒聽着，我不是傻子，什麼都明白，你小子滿肚子的雜碎，全在我心裡，你說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寂寞極了，其實就是我在家的時候，你也照樣兒寂寞，就因為我不能如你的心，這還用細說麼，本來我早該如你的心，憑你對待我這份情意，每次我出門回來，你都是眼巴巴的，前竄後跳，恨不得把我供起來，把我受的苦都放在你身上，只說方才：咳，那說什麼，我小時在爹娘跟前，也沒得過這樣疼愛，天知道，我能不疼你，教你不如意麼，敢說要我的什麼都給你，你若用我的腦袋當球踢着玩兒，我立刻自己切下來給你，還管保這個球是永遠帶着笑臉兒，我在外面那一時不惦記着你，在車站等車，常常一等就是一天一夜，旁人都急得要死，我一點不在乎，不管在大風天大雨天，我吃飽總是倚着行李打盹兒，閉着眼想你，當初怎樣認識，怎樣換心，你怎樣待我，上次回家是怎麼樣兒，說些什麼話，這次回家，又該是什麼樣兒，說什麼話，再想想往後多麼有趣，多麼有福，我簡直把飢飽冷熱都不理會了，每次回天津，一出車站往家走，想着立刻就可以見你了，心裡這份高興，我沒法跟你說，到家進門，就恨不得撲進你懷裡，哭一陣再笑一陣，可是……說着聲音有點

妻咽，眼圈也紅了，拉過被角拭拭眼，才又接着說，可是我總是忍着，還裝得沒事人似的，就像那一回你喝了酒，跟我犯頻，我打你幾巴掌，上次回來，你在我屋坐到半夜不走，我把你撞出來，隨後我走出到你這窗外偷看，見你爬在炕上半天不動，我還不明白你心裡掙掙，委屈，可是我就忍心看着你不覺難過，咳，我都跟你說了吧，你是個少爺，是個大學生，我呢，是個滿街跑的野丫頭，賣烟捲的窮丫頭，咱們居然遇上了，你也喜歡我，我也喜歡你，就算一輩子離不開了，你愛我是有錢難買的願意，沒的可說，可是我拿什麼配你呢，那隻憑着一顆真心，一條乾淨身子，告訴你，我雖然從小沒人管，遍處瘋跑，壞得都出了圈兒，可是敢說是個好姑娘，跟才落生的小姑娘一樣兒乾淨，混小子，你懂麼，蕪青早已聽得鼻酸目澀，聞言忙說，我懂，我懂，你真……大巧兒接口說，你懂就好，你既然懂這個，就得明白我的心，現在若是好年頭，咱們可以順順當當結婚，我儘願意由着你的性兒，外面先姦後娶多了，我只守着你就沒說的，無奈又趕上這個楣年頭，我得東奔西跑的拚錢，比如我今天遂了你的心，明天又去徐州，下禮拜再跑石門，一去就是多少天，倘然有人說閒話，我倒不是怕你疑心，你也不會疑心，我是怕不論怎樣規矩，怎樣對得住你，可再也拿不出憑據了，所以在上次回家那天夜裡，看你不高興，真想進去哄哄你，排着以後不再跑單幫，守在家裡，可是想一想又不成，我知道你有出息，將來準有出頭之日，可是知道日本幾時滾蛋，中國幾時回來，在這時候，我比你強，你不能幹什麼，我倒能幹，再有一兩年，積攢些錢，咱們就可以過舒心地日子，我若不幹，自然也對付活着，不致於我死，倘若日本再呆上十年，我就忍心看着你永遠在這巴巴胡同受窮了，所以想了半天，還是躲腳走開，讓你日個兒驚悸吧，想不到今天你又……我想，怕這樣日子長了，大家都不好，所以來跟你說開了，你尋思尋思，蕪青想不到她有這樣純潔的心情，細密的思想，倒把自己顯得不知事務，只貪私慾，早已又佩服又慚愧，這時再不容她向下說，霍地跳起來，跪在床上，擺手說，够了，你再說我得尋磚縫鑽到地下去了，你說的太對，認識這三日子，才知道你是這麼深心的人，





原來是陸鳳雲三個大字橫排着，上面還頂着二十幾個小字，是派兼梅程，藝通京海，色藝雙絕，文武不搖，全國馳名，坤伶首座，下面是配角和劇目，出演地點是中央大戲院，劇目旁邊還有一行字，是臨別紀念，最末兩天，另外還有一段是陸鳳雲謝啓，本文是「鳳雲重拾歌扇獻藝津門，仰荷各界捧場，感激無似，茲以合同期滿，即將赴京，行色匆匆，不及一一辭行，謹此致歉，並佈謝忱，敬希鑒諒」，轟青看了，心想鳳雲果然得償所願，重登舞台了，看報上廣告的情形她大概已唱了不少日，成績也必很好，現在已將能演離津了，自己真是孤陋寡聞，一點信息也不知道，但是早知這又將如何呢，想着不由回思舊事，又觸起許多傷感，又尋思她當然營着金迷紙醉的生活，這時是陪着闊人飲宴，還是安居在綉閣香衾，反正不會像我這樣昏燈孤枕，土坑風窗，但不知她在這夜靜更深之際，也會想到我麼，他在得意中儘有人追求巴結，又怎會想到我這陌路蕭郎，他既不會想我，我又可苦想他，就把報紙拗開翻身向內，拉緊了被子閉目而睡，但經此一番感觸，又憶起亡母妹妹，以及故居花木，直過好久才得入夢，次日早晨，被大巧兒喊起來，才匆匆趕到史宅教課，下午回家，大巧兒已預備了很好的飯菜，又燉了幾斤肥牛肉，給大家作犒勞，馬五十分高興，買來一瓶酒和轟青同飲，這時大巧兒因自己時常出門，知道轟青寂寞，也不太管他了，只勸着不準多喝，轟青吃了個酒足飯飽，忽然心中動了一念，就藉口出門遊散，自己出去，坐電車先到東南城角，再換乘藍牌到了舊法租界，穿過一條橫馬路，由中央大戲院經過，他此來並沒什麼希望，也沒什麼意思，只是一時衝動，借着酒氣，前來看，鳳雲唱戲的戲院，並沒想走進戲院的門，更沒想見鳳雲的面，他絕不承認此來由於憶念舊情，但實際確是舊情在胸中作祟，不過在戲院外面能看見什麼呢，只能看到門內的坐滿牌，和門外排列很長的自用三輪車，汽車却是很少，因為這時汽油久被統制，成爲難得之物，闊人們都降階坐三輪跨斗了，轟青徘徊了一會，方才歸去，何所爲而來，何所見而去，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只帶可了滿腔悵惘的心情，不過他若能大着胆進戲院後台去看看，也許把情緒完全改變了，

世上有三種人，最能引人消隨巴結，第一種是官——當然是有權力的官——他們客廳中擠滿了朋友，門口擠滿了求見的客人，出門前呼後擁，到處有人逢迎，第二種是秧子式的財主老爺，能名致許多帶開葭片，出入茶樓酒肆，妓館賭場，總是一大幫，威風得很，第三種是唱戲的伶人，走到那裡，總是有人包圍，但這裡說的是走紅的伶人，倒運的自然沒人理睬，即便是平常的，那也只能自己提齊包袱上園子，而且這裡說的，並不是老小文武一切衆「生」，大小三花一切等「臉」，老醜一切等「旦」，而是專指男女旦角而言的，這是眞理，你可以聽見北京唱花臉的被人打悶棍，絲聽不見在上海演出的某名坤伶，夜晚獨自經過小弄堂，被小齣三剝去鑽戒一隻三角褲一條，倘若真有此事，那小齣三一定具有比白雪還漂亮的首級，這就是說，花臉很難得到義務跟包，而這班小旦角們，除了赴幽會以外，總是有階從的，至於爲什麼這樣，那只能請性學專家研究，我們門外漢不敢妄肆雌黃，中央大戲院的後台，就可以證實上述的理論，風雲出演已到最末一天，情形比初演時還加熱鬧，今天戲碼是漢明妃，前場的頭二本連環套才唱到賀天龍劫鏢，風雲下後台不大工夫，她便在主角化妝室坐下了，這中央戲院的主角化妝室，是在樓上的轉角處，並不甚大，風雲坐在敞開的窗前，面向左方牆壁，迎面是一塊大鏡，鏡下是梳頭桌，桌上又是一面橢圓形小鏡，兩旁擺着一對電燭，光華四射，照着桌前坐的風雲，她身上穿着一件綉花睡衣，是絲質的质地，那顏色教人起不上名兒，不是米色牙色，也不是淺粉淺杏黃，好像花中的觀音面，却又不十分像，上綉大朵的牡丹花色比地子稍深一點，看着好像是暗花，但實在是綉的，眞太漂亮太講究了，尤其在兩隻電燭之下，顯得又莊嚴，又綺麗，又幽艷，她這一件睡衣，就可以教人作三天夢，寫兩本書，更莫說風雲的嬌俏臉兒了，這時她坐在鏡前，面容很靜，只注意着面上的化妝，若由鏡中看過來，她在兩隻燭光中間，直如供養着一位不思議的莊嚴天女一樣，但這位天女所以莊嚴，也如平常人爲多不咬，債多不愁一樣，她的「凡」太多，也就不思了，因爲窗外有許多眼睛，都耿耿的望着她，多半是熟人，幸而只一個窗戶，而窗外的地方很窄，在三

二尺以外便是樓欄杆，若不留神跌下去，就要撞着寶寨主或是朱光祖了，因此窗外只擠着十幾個人，全以在動物園中孔雀籠前的觀衆眼光，向內注視，但又不完全一樣，因為窗內的風景太已迷人，尤其鳳雲睡衣上方裡露的一段玉頸，更引人目光，自有睡衣以來，都沒有豎領子，而且且角們絕沒有像我們臭男子「洗臉不洗脖註定怕老婆」的，她們不但勤洗脖頸而且在上裝時還要大拍其粉，人們誰見過玉堂春的蘇三向裡跪時脖後露着泥印，除非高腔班遊園的杜麗娘，脖長青泥，手披黑甲，但那是鄉土文學，另當別論，鳳雲的玉脖，不但粉光緻緻，玉色燦燦，而且輪廓美得無可形容，若令西洋雕塑名家見了也得變貌動色的詢問是誰的作品，真達到了藝術的頂點，於是這藝術的頂點，竟發生奇蹟和生理作用，使窗外幾十隻眼，都變成了色眼，但有些擠不到窗前的人，只能遙遙在門外看着，他們很想擠進門內，無奈室中人已滿了，都是鳳雲的嫡系人物，一個梳頭的，一個眼包，一個女僕，一個打雜兒的，這幾人除了梳頭的守定原位以外，其餘全在鳳雲背後亂轉，還有說戲的師父，坐在室隅的椅上，腳登圓籠，手夾紙烟，口中說着漢明妃這齣戲的特別俏頭，他早不知幹什去了，等到此時此地來說，其實早就說過了，這時再來一遍，不過巴結討好，透視熟罷了，鳳雲也不聽也不理他，只窗外有人偶然叫陸老板，陸小姐，說一句什麼話，才微笑點點頭兒，或是「哈」一聲，其實窗外說話的，也不過是賣鹽的拉水車，閒扯淡，丈母娘教姑爺猜丈人有幾根鬍子，沒話我話而已，但是室內這一羣，却不管鳳雲叫老板，而稱她為二姑，完全表示是嫡系人物，久年陳人，這就和老太太活到八十多歲，封了一品夫人，娘家的老奶媽來了，還管他叫小老姑，表示從小看着長大，向來就這樣叫，改不過嘴來，老太太也深喜這樣能表現舊家風味，並不以為失禮，但鳳雲手下這班陳人，最長久的不過用了兩三個月，但也必須作出這派頭兒，否則不能討老板喜歡的，這時窗外立的人中，以暴發的財主居多，散德與金運齋也在裡面，他們確確會為鳳雲賞了不少力氣，花費不少冤錢，因而很受優待，不過自從鳳雲先到北京出台，一炮唱紅，又回到天津演唱，成績更佳，聲勢更益，認識的人也更多，於是他們

便被歸入大堆裡了，例如他們在鳳雲初唱時，本有鑿窟化裝室的資格，以後鳳雲因捧主濟多，恐怕得罪別人，就暗地叮囑他倆，不要再在人前碍眼，而且在這難亂地方，要防備得罪人，散金二人雖無不大高興，但看別人比他們財多勢大，只得後退一步，而且鳳雲到天津以後，又認識了天津警察局長勞虎舅，常被邀請飲宴，相形之下，他們更不得烟兒抽了，但仍每日追隨着鳳雲，這就好像一隻狗時常進廁所吃屎，忽然廁所修理內部，把門關鎖，這狗也捨不得離開屎，仍圍着廁所轉圈兒，雖不得屎，聞聞臭味聊且快意，除他們以外，還有幾位銀行界人，稅務界人，職業不明的有錢人，還有報館的一位記者，鳳雲因需要他代為宣傳，曾灌過一點米湯，這位想吃天鵝的蛤蟆兒，就也常來隨侍在側，還有幾個表面關綿非常，實際是翻譯特務的，這班人最難敷衍，鳳雲却能款接自如，因為他認識警察局長，這班人自然就不敢過於胡鬧了，鳳雲就在衆目之下梳完頭擦完粉，貼好片子，上齊了頭面，總而言之，頂上工夫已然完成，她才徐徐立起來，女僕忙替她去睡衣上所落的粉，隨又遞過小金茶壺，跟包已把應用行頭都陳列在棹上椅上，鳳雲把茶呷了一口，女僕接過去，放在棹上，壺下面倒沒有雪白的毛巾墊着，因為那是台上排場，私底下可以無須，女僕又低聲問了一句，鳳雲點點頭，隨即伸了個懶腰兒，女僕同時伸手解開她肋下睡衣的扣子，剝鳳雲臂兒落下，微向身後一垂，那女僕已轉到她身後，雙手提著睡衣的領口，向上一提，再向下一帶，很輕俏的脫了下來，好像武行練好的上下手把子一樣，看着俏皮俐落，十分好看，但是鳳雲脫下睡衣以後，裡面是一身粉紅色的小緊身衛生衣，全身曲線無美不彰，她忙着坐在另一張椅上，女僕把彩褲抖開了蹲着從下面替她穿上，鳳雲用手提齊褲腰，女僕又給穿上彩鞋，鳳雲才立起來，面向裡低着頭去繫褲帶，這一幕的表演，看得窗外的人眼都直了，果然是眼通心，心通腎，無奈再向下就通不過，好似電通着阻力，又由心回到眼，眼自然發生異相了，就在這當兒，忽然由樓梯跑上一人，擠到門口，高聲二姑，鳳雲急忙回頭應看，不想那個跟包正立在他身旁，辦理前場用的裙圍，鳳雲匆促間頰部正擦在他的臂肘上，把粉擦掉一大

塊，那個叫二姑的是個碎催，高叫二姑，聲都支好了，懸不用忙，前邊拜山才下，盜鈎還沒上哪，鳳雲聽着這無須報告的報告，滿面含嗔的方要說話，那女僕已開口罵，什麼骨頭，這也用你大驚小怪搶頭報，瞧着，把二姑的粉都搗了，那跟包也罵媽的小子打黃梁子，還不回家替你媽煎花轎去，那位說戲的師傅，也笑着說，報，報得何事，沒事，真你媽的現世，虧你家還是幹這個的，你爸爸還跟過十三且，你小子簡直就得攤雞蛋，那碎催被罵得面紅耳赤的走開，鳳雲倒嘆喲的笑起來，女僕扶她到桌前，重新擦粉，口中還不住喃喃罵，同時把睡衣又替披上，這時又有人擠到門口，把一張名片遞給跟包，跟包忙呈到梳頭桌上，窗外的人也都想明白這是誰的名片，全伸頭努力的看，那知鳳雲很快的把名片拿起，目光一掃，就遞給女僕，女僕跟着就塞入手皮包裡，鳳雲低聲說，告訴他，知道了，跟包隨即應聲向門外來人說，老板知道了，那人便轉身走去，在前清時代，皇帝批答臣下報告性質的奏章，照例用知道了三字，鳳雲這時真有老佛爺的氣派，跟包很像九千歲，只可惜他口中多添上老板兩字，便完全沾了卷，不過說了半天，真知道的只有鳳雲一人，旁觀的全都納悶，尤其散德興看着鳳雲對那張名片，不但早有默契，而且極守秘密，就想到和別人定了什麼約會，心中不由泛了酸水，但是當着衆人，也不敢詢問，鳳雲把粉重新擦好，才被三四人伺候着，徐徐穿好行頭，倏地由一個時代美人變成個歷史上的尤物，所以無怪女伶最能迷人，漢武帝說娶妻當如陰麗華，雖是千古美談，但他若生在現代，一定要改口說娶妻當娶美女伶，因為陰麗華只是陰麗華，絕不會變成張麗華或是李麗華，而女伶則可以顛倒古今，隨時想變成誰就變成誰，倘若你接近一個女伶，他唱醉酒，你就是唐明皇，他扮羅刹女，你就是牛魔王，她扮王妃，你就是紂王，她扮潘巧雲，你就是楊雄，或是海和尚，他扮潘金蓮，你就是武大郎，或是西門大官人，他扮……太多了，一時也說不盡，總之，能娶一個女伶，就等於娶了許多古美人，不但古美人，倘若她演一齣新話劇，扮陳璧君，你還可以作汪精衛，嘗嘗「逆」的滋味，他若演一齣洋戲，扮約瑟芬，你還可以作拿破侖，試試帝王威風，大概因為這

個原故，追逐女伶的才如此之多，即以當時而論，窗外的十幾位捧場者，看着這位王昭君，誰不想作漢王或單于王呢，不過當時鳳雲心中的漢王單于王是那一個人，就不可考了，她很舒齊的過了一會，碎催的報馬連番來報，前場唱到什麼地方，同時還傳佈新聞，朱光祖唱了檢場的三眼，黃天霸吃了栗子，最後本戲院的邀角人梁鐵雀來了，喊着說，對不起，我被小秋他們綁了票，跑到飛禽舞場泡了這半天，只不放我回來，我看小秋要倒楣，他跳的這個舞女，外號叫狗皮膏，貼上就揭不下來，風雲抿嘴一笑說，得了，我看這貼狗皮膏，準是你給貼上的，梁鐵雀搖頭說，我可不幹這種事，那多麼缺德，這時窗外有人插口說，鐵雀兒你落生以後，算命先生說你五行缺什麼，梁鐵雀轉臉見這說話的是天津戲界報界有名的蕭姑丁世瑾，外號叫十錦了，口頭最尖酸，梁鐵雀不大敢惹，他又一時沒醒過攪兒，就叫了聲大舅，我什麼都不缺，十錦丁接口說，單只缺德，衆人大笑起來，梁鐵雀四十錦了和女伶胡秀雲要好，結為乾哥乾妹，而胡秀雲又拜梁鐵雀的老婆作乾姐姐，因此梁鐵雀隨着孩子叫十錦了作大舅，無情中在稱呼上已討着便宜，所以並不理會他的玩笑，只向鳳雲說，陸老板，不離該下綉樓了，我進來聽寶寨主正血海冤仇一筆勾，這會兒前場早上去了，說着碎催又來報信，頭場也下來了，鳳雲才款款擺擺的走出下樓，窗外的人也全跟在後面，但大半繞出前台歸位，預備捧碰頭好，但有的仍隨到台帘後面，這就好像蒼蠅戀臭雞蛋似的，無論把臭蛋搬到那裏，蒼蠅也要跟着，但這時運環套才下來，漢明妃的人才扮好，後台正亂得很，不是撞了耆着頭的何路通，就是撞着正脫鞋子的關太，直到鳳雲出了台，前台一陣電光，一陣掌聲，過去以後，這班人還戀在後台不走，這個專名詞，叫作後癮，言其雖然在前台買了票定了座，但只一進後台，就捨不得離開，當然是個癮了，鳳雲在台上的情形，當然是歌清舞妙，獻出全身的絕藝，觀眾們是喉乾掌腫，發着動心呼號，這裡先無須細寫，因為沒什麼可寫的，作文章應該情景交融，缺一不可，有詩曰：「有情無景不精神，有景無情賦死人，樓閣圍成人欲活，筆端寫出十分春」，這時的前台，不過是唱戲看戲兩班人，天鵝癩蛤蟆

兩般物，不寫也罷，留待以後再補，自來畫師先畫個人物，然後補景，現在是先留着這個景，等後來再補人補情，並非有意驚劫人心，實在爲着避免重複，鳳雲把這齣戲唱完，回到化裝室，已經通身是汗，這齣戲真够累的，許多捧場者又包圍看卸裝，還有許多陌生人來拜訪，鳳雲喘息着一應酬，好容易把人全敷衍完了，衣服也換好了，又有幾位半生不熟的人，邀請他吃夜消，鳳雲陪笑辭謝，今天實在有事，改日奉陪，說完就在本院前後台經理隨侍之下，一直走出後門，因爲是最末一日，鳳雲出演成績又特別良好，所以經理們很是巴結，希望聯絡感情，在下次邀請時容易說話，出了門，又見一輛大木炭汽車停在門口，這也是戲院給預備的，鳳雲和女僕坐上去，在一片歡送聲中，車便開了，一直開到他所住的光明飯店門口停下，鳳雲很大方的賞了車夫一筆酒錢，吩咐回去，自己和女僕坐電梯上了一樓，走到自己房間門口，才喘出一口氣，她知道這時日本人正鬧着防空節電，馬路上很黑，人們都不能像當初那樣以夜作晝，散戲後急於回家，不致再有人來攪擾了，那知一個茶房過來伸手把門推開，原來門未鎖着，鳳雲心中一動，有人在裡面嗎，茶房回答散大爺在裡面，鳳雲一縐眉，心想莫怪散戲時沒見他，敢情小子早趕來等着了，想着走進門內，見散德興在迎面坐着，就哎呀一聲說，累死我了，戲真不是人唱的，一齣漢明妃，就累斷了筋，還得應酬六百多人，說着便直奔裡間去，這是三套房間，鳳雲臥室是裏面小室內，他進去就伏在床上，好似通身骨節完全離散，不相聯絡，口中還不住喘着呻吟，散德興跟進來問怎樣了，鳳雲說，你這是多問，還看不出來，花錢大爺在台下抽烟喝茶，唱的在台上拼命，哎，快累死了，散德興怔了怔說，你喝口茶要不出來，吃點點心，鳳雲說，我什麼也不要，只要歇着，你還不回家麼，散德興吃吃的說，我……我……還沒說出底下的話，見女僕進來送茶，就又咽住了，等女僕走出去，散德興才接着說，我還回去麼，你忘了那天說的話，鳳雲斜眼覷着他說，我會說什麼來，散德興嗚嗚的說，在前幾天，有一回也在半夜，我打算在這裏……你說天天唱戲，得保養嗓子，不能胡鬧，等唱滿日子，一定……鳳雲聽了，撇着嘴很快的說，呦



「你這是討賬來了，真不疼苦人，幹槓房的事，一落拆兒就得算賬，也不看看我都快累死了，依我說，你一時也死不了，我一時也死不了，日子比樹葉兒還多，趁見坐車回家，散德興哭喪着臉說，你知道我盼了多少天，今兒好容易唱滿了，你又……風雲將頭兒伏在枕上說，你還接着盼哪，王寶川還盼了十八年呢，告訴你，反正今天不行，你趁早走，散德興撇嘴怔了半天，他心裡真是難過，風雲在初和翥青分離，還沒人捧的時候，確曾把散老爺當作大爺，很給過兩次甜頭兒，但到出合唱紅，捧主兒日漸增多以後，散老爺就連降三輩，成爲著兵書十三篇的那位古人，不但時常如啞子之吃黃連，蘇東坡之吃桃花醋，連風雲也成爲美人，如花隔雲端，再不容接近了，想起幾月來花錢如水，每一個錢，都是使心費力囤積倒把，喪自己的良心，被他人罵祖宗得來的，如今竟買了一肚子膾臍氣，真是報應，而且還有更傷心的，就是他別有難言之隱，他那唯一的好友金蓮齋，對他作過一件好事，因爲散德興自從發財之後，在天津看慣了摩登的女人，實在不能再愛他那位由山村裡長成的太太，頗有富貴易妻之志，但太太十分兇悍，他懼內成性，實不敢提出離異的要求，只可偷着去拈花惹草，有兩次被太太知道，吵得天翻地覆，結果還得對太太認罪賠禮，喪失若干日的自由，最後一次，他在旅館小姐房中住宿，被太太聞聽風聲，半夜找去了，破門直入，散德興尚在醒着，一見太太到來，嚇得由窗戶跳出去，幸而是在樓下，並未跌傷，一直逃跑了，散太太摔砸之後，又和那旅館小姐歸了警區，因爲她未能捉住丈夫作爲贖證，以致落了下風，被判罰金，還要賠償損失，散太太氣瘋了，回家以後，揚言要跟散德興拚命，並且每天到銀號商行去找，一坐就是半天，替散德興大散德行，散德興可受不了了，因爲金蓮齋伶牙利齒，就托他代爲調解，金蓮齋果然不負朋友之托，當天晚上便到了散宅，直和散太太談了一夜，到次日去向散德興報告調解成功，擔保可以停止衝突，隨即陪散德興回到家裡，果然化干戈爲玉帛，轉乖戾爲祥和，四境七安，雞犬咸寧，並沒發生意外的枝節，散德興甚爲滿意，幾乎要給金蓮齋立紀功碑，那知過了些日，才漸漸發現，萬不能給金蓮齋立碑了，若是

立碑，散德興就得駝在背上，因為金蓮齋已和散太太發生了特殊關係，誠於中形於外的不可開交了，金蓮齋倒並非有愛於散太太，散太太那付美貌，除非到了蘇門答臘南方某島的長頭國裡，也許有人見愛，但她手中存有散德興的昧心錢，足以金光遮飾醜臉，所以在當地就被金蓮齋注意上了，他乘着散德興給的機會，試作進攻，而散太太正恨丈夫愛情不專，思作報復，於是二位由默契而結同心，就對不住散德興了，好在散德興發現以後，倒不甚在意，他的心理，可以作個比喻，一個人新穿了一雙最高價的西洋皮鞋，越看越愛，自己還捨不得穿，若有人給偷走，一定要捨命去奪回的，但若是一雙掉了底的破鞋，丟在院裡，屢次想拋棄而未得拋棄，忽然有個乞丐溜進門來偷去穿上，主人看見，也不會着急，以為偷去正好，但是還不能釋然於心的，就是乞丐未免無理，怎麼不問主人就胡亂穿鞋呢，不過金蓮齋頗有手腕，不久就使主人漸漸釋然，覺得不過一雙破鞋，我既不願穿，就教他穿去也罷，但由此散太太也似乎在丈夫前有了短兒，就完全取了放任態度，不再干涉，夫婦漸漸也有了默契，互相尊重自由，兩不相擾，這樣難夫難婦，真是於古無徵，於今少例，應該在家譜上特記一筆，為祖宗泉壤之尖，子孫百代之範，但散德興却存了心眼兒，除了日用以外，不再像以前把太太當作保險櫃，他看出金蓮齋已成了櫃的鑰匙，隨時有被打開的危險，又加錢太富裕，無處容納，自認識了風雲，就竭力報效起來，金蓮齋在表面上和他是一黨，但暗地却向故太太不斷挑撥，散太太已無權管束散德興，只有對他嗚氣。散德興胡亂揮霍，她也胡亂揮霍，但散德興揮霍在風雲身上，她却揮霍在金蓮齋身上，於是許多的金條首飾，以及整疋的好衣料，都漸移了主權，到金蓮齋手裡去了，散德興未嘗不明白這樣情形，但正對風雲迷戀情熱，也就不暇及此，這時被風雲迎頭澆了冷水，他心裡一清，立刻又恢復了商人重利的心理，想到所受的雙重損失，不禁心疼起來，但看着美麗的風雲，仍自不肯斷念，吃吃的說，我的車已經被老金坐回去了，風雲格的一笑說，你把老婆倒了把，儘跟我囉哩，這時回去，還可以把老金赶走，你總是正枝正葉呀，我這兒你今天不用打算，咱們是因雨回戲

，下期再補，散德興咕嘟着嘴，還要說話，忽然外面有人用力敲門，跟着推門走進來，却是梁鐵雀，兩步跳到裏間門口，向下一蹲，使了個身段大喊說，報，風雲一怔坐起說，你怎麼來了，什麼報，梁鐵雀一伸手說，電報，風雲看時，却是一封信，忙問是誰來的，梁鐵雀挽着頭說，真要命，園子下期不是朱小秋跟馮玉如掛並牌麼，本來打算在你這期以後，空一天歇歇兒，後天他們再唱，是我自己找蠟坐，只想何必空這一天，連上好了，所以從昨天就把小秋接了來，玉如因為今天晚上北京廣德跟席品三有一場合作戲，應着，明天早車準到……風雲接口說啊，我聽你說玉如明天來，還打算跟她玩一天哪，梁鐵雀一跺腳，一甩手說，姑奶奶，還惦記玩兒哪，簡直玩了我了，現在前二天預售票都賣出去，忽然玉如派夥計押了一批行頭，今天晚車趕到，給我帶來信兒，說明天不能來了，因為明天晚上北京官面兒有大堂會，凡是在北京的男女角兒，都得參加，她萬萬脫不開身，得後天早車來，老天爺，這不是給我硬塞二斤頭兒的大龍鳳，明天晚場又是紅鬃烈馬，得且角兒吃勁，這可怎麼辦，所以我想……我想……說着忽然作了個大揖，高叫二姑姑，二姑奶奶，你捧我一場，明天給來個王寶川……風雲聽到這裏，忽然一沉臉，一撇嘴說，呦，梁二爺，你這二三十年的老資格，怎麼越幹越回喀囉，還有這麼教人打補丁的，告訴你，我進老生班當底包都成，可就是不跟人掛併牌，梁鐵雀擺手說，二姑姑，你先別這麼拿亂箭攆我，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若幫忙，就算再續一天，教小秋幫你，我再給小秋磕一頭去，風雲說，小秋掛二牌，給我跨刀呀，梁鐵雀說，那也不算跨刀，只算是……是合作，風雲說你繞了半天脖子，還是教我給玉如打補子幫小秋啊，梁鐵雀吃吃的說，那也不是……風雲說不是……是什麼，怎你連中國話都不會了，梁鐵雀苦着笑臉說，真個的，擠得我快說日本話了，二姑姑，你只當幫我，救我，你點什麼我唱什麼，公事怎說怎好，風雲一撇嘴兒說，要提幫你，我早幫過了，當初說的時候，原定一天日子不幫，後來你們變了卦，硬派我幫園子一天，這還不算，你又是什麼太太屁股長癩，沒錢買藥啦，二太太使了人家的押服，沒錢贖身啦，磨着我又幫了一天，

我只想落個好裡好面，好離好散，所以忍著氣，嘴裏一句話不說，梁鐵雀接口說，你嘴裏不說心裡直罵，好二姑姑，你莫說罵，打也打得，反正得捧我一場，這回補付你，公事由你說，鳳雲搖頭說，你別磨煩了，我有管事的，你跟常先生商量去，梁鐵雀一縮臉兒說，別提常松山，我真倒楣，不知怎麼得罪了他，這小子天天在後台鬧著請人上御膳園吃炸鐵雀兒，也是真巧，趕上這冬景天兒，正是吃鐵雀的時候，他每天都炸我一兩回，現在我還跟他商量去哪，他給我個八字頭是好面子，說不定中指沾唾沫，我不用邁步就跳出來了，鳳雲格的一笑說，你明白就好，得，鬧了半天，你還沒把信給我，到底怎麼回事，梁鐵雀啊了一聲，把信遞過說，這是郭彤秋老板抓王如影計給你帶來的，說有要緊事，鳳雲一把抓過來，說了句有要緊事還不快給我，就把信拆開一看，原來郭彤秋是個極有名的老牌男性且角，鳳雲在北京演唱時，曾拜他作鑲金師父，所以和馮玉如胡秀雲等坤伶成爲同門，大家處得感情相當不錯，這封信還是郭彤秋親筆，內中大意是說，南京政府副主席蔡文仲，來北京視察政務，北京政府王克敏等人，預備明晚設宴歡迎，並且演唱大堂會戲，以資聯歡，由廣播電台台長周時章作提調，周時章又轉的郭彤秋幫助籌辦，因爲規模很大，凡是在北京男女名伶全在綢羅之列，鳳雲雖在天津，但周時章御筆親點，非要有他不可，現在戲碼已定，大軸是龍鳳呈祥，壓軸是八五花洞，冒假金蓮一共十六個，北京女伶全都在數，鳳雲已被派作假金蓮的第一名，算是最高位置，這事絕對不容推辭，否則得罪閻人，以後就不能唱了，務望明天早車到京，以便洽商，萬勿遲誤云云，鳳雲看完，正在凝眸尋思，梁鐵雀問什麼事，鳳雲抬頭看看他，才說，沒什麼，閒白兒，梁鐵雀說，咱們還談正事，明天你還得幫我，鳳雲要笑又忍住了，點頭說，你一定要買我一場，公事怎麼辦，梁鐵雀一聽有了希望，欣然說，你說，鳳雲說，我要加倍，梁鐵雀覺得口氣不大，更高興了，却搔著頭說，加倍太兇斷兒，我看你的腦門兒加倍，包銀原數不動，鳳雲很痛快慷慨的說，成，就這麼辦，可是你担得起什麼，梁鐵雀以爲他問的是腦門加倍的事，就拍著胸脯說，這點事我還担不起來，鳳雲

說，好，你只要擔得起來，我明天就唱這紅鬃烈馬，哦不成，別窩登殿的王寶川，我都不大玲瓏，咱們改戲，唱五花洞得了，梁鐵雀裂着嘴說，姑奶奶，你這不是開攪，預售票已經都賣出去，你改戲小秋唱什麼，再說說唱五花洞誰給你配真金連呀，這怎麼能改，鳳雲望着他說，你說不能改，你敢說不能改，不改你可担起，瞧這個，說着把信遞給他，梁鐵雀接過，看着，瘦臉兒越抻越長，似乎要哭，看完把信放在床上，怔了一下，才委委屈屈的說，你，何苦拿窮人開心，折騰得我都吐了屎，還得自己漱口去，鳳雲笑得眼淚都流出來，喘着說，這回你可死了心了，快去另請高明，我這大夫不治你的病，梁鐵雀用手拍着後頭，嘆了口氣，才算打了敗仗似的，一溜歪斜而去，鳳雲又看看旁邊坐着運氣的散德興，指着床邊所來的信，向他說，你看看這個，今兒死了心吧，散德興拿過一看，立刻也就得和梁鐵雀一樣神氣，這二人雖然目的不同，而其失望，與難過則一也，他也慢慢立起，一聲不哼的，拖着兩條麻木的腿向外走，鳳雲望着他的背影，忽然眼珠一轉，又曼聲叫，喂，回來，散德興聞言轉回身，鳳雲柔聲和氣的說：你別不痛快，看看我們唱戲的多麼苦，天津才唱完，已經累得半死，北京又是一支令箭，立刻調回去，這是什麼罪過，我還就得預備明天的事，這一夜連閉眼的功夫都未必有，明兒又是半天火車，一場夜戲，咱們這樣交情，你還不疼我麼，我過幾天就回來，那時要清靜靜玩幾天，散德興聽了這一套，陸覺心中又熱起來，身上又癢起來，方要乘機和鳳雲溫柔一下，藉以慰情，那知鳳雲又接着說：快回去吧，外面很冷，把皮領子豎起來，隨又喊女僕，散大爺的車沒在這裡，你跟着下樓給雇車，女僕在外高聲答應，散德興只可連說不用不用，轉身走出去了，鳳雲看着他走出門，才伸了個懶腰兒，望着屋頂一笑，隨即下床進浴室，過半晌才出來，已重施了一番塗飾，修成媚夜之妝，又開衣箱取出綠色素剪絨絨袍換上，外面穿了咖啡色長毛絨大衣，對鏡前後顧影一回，才走出外間，對女僕說，我出去一蹣，若有八來，就說我被黃太太拉走，到她家打牌兒，還有……你記着，胡二也許就來，他來了你就告訴他，教咱們全班人馬，明天一齊上北京，早車去

，我午後也準到，晚上有堂會，唱五花洞，他若不來，你就給中和棧打電話，千萬別忘了，女僕答應着說，您放心，我忘不了，咱們也得收拾收拾，明天不是走麼，說着一張嘴，咽下半截呵欠，她這呵欠，直是一種無形的諷刺，好似說這一天連我都累了，老板居然還有精神，半夜裡又應酬誰去啊，鳳雲當時說了句對了，你就收拾着，隨即走出門去，這時因為節電關係，電梯在十一時停止，鳳雲倒有特開一次專梯的資格，無奈開電梯的人已經下班回家，他只好由樓梯下去，剛唱完了身段繁重旋轉不停的漢明妃，這一下三層樓，兩條腿實在够勁，要不怎麼坤角兒常常訴苦，說戲飯不易吃呢，這裡又有詩曰，『奔走百千處，應酬八九邊，一聲乾老子，金鑽滿尊前』，（近來詩興發作，一抓就是一手，一套就是四句，天才橫溢，臭氣蒸騰，眼看駸駸乎幾幾乎，要奪陳鄭之席，列名士之林，招衆人之罵了）莫看叫一聲乾老兒，鑽石金條立刻到手，這够多麼容易，但不要忘记還有奔走百千處，應酬八九邊，這罪過也不輕呢，鳳雲到了樓下，走出飯店大門，就見門旁停着一輛大汽車，這一輛却並非中央戲院送她來的那一輛，是燃汽油的嶄新汽車，在微暗的路燈光中，車身還反射着亮光，鳳雲好似早有默契，並不作聲，只踏着小碎步兒，高跟鞋在洋灰道上發着得得的聲音，走到車旁一站，原來車的前座上，有兩隻眼睛早已注視着她了，隨見車門開啓，鳳雲上車坐在一隅，那隻由前座伸向後方的手臂，又把車門關了，跟着車燈一亮，馬達一響，車便風馳電掣的開動了，鳳雲用手捶了捶大腿，又把腿伸了伸，再拿回來，燃了支紙烟吸着，才發聲說：局長在那裡呢，前座的車夫回答，局長在七十五號路，鳳雲眼珠一轉，雖然笑了，聽她和車夫的問答，顯見她跟那位局長早有約會，但是未說明在什麼地方，只約定派汽車來接，不過鳳雲聽見七十五號路幾個字，爲什麼笑呢，這原因連汽車夫也不知道，但車夫而向前方，並未看見她笑，若能看見她，鳳雲至多只在心裡笑，絕不會露在面上的，車在路上經過幾個轉折，不大工夫，就在一座小樓前停下，車夫先已響了兩聲喇叭，所以車才停住，門燈已亮起來，跟着街門開放，車夫才也開了車門，鳳雲走下一直進門，裡面的僕人關門熄燈

鳳雲就問局長在麼，還有誰在這裡？僕人說：沒有別人，局長才來不大工夫，說着就引導她向裡走，鳳雲還是初次到這地方，不由舉目四顧，見迎面一座小樓，不過三樓三底，一樓上只三四個窗內有燈光，照到外面，只看到院落也不甚大，好像有樹木和花架，倒很整齊精緻，僕人進了樓門，先開了燈，才又領她上樓，到二樓一間房門前，輕輕說聲陸小姐來了，隨即把門推開，鳳雲便走進去，裡面是一間寬大的臥室，陳設精美華麗，而且香艷，顯見是女人的閨房，但這時迎面只坐着個男子，那就是警察局長勞虎勇，他年紀不到四十歲，身材中等，長方臉兒，嘴巴剃得很光，只是膚色黃中透青，透着兇氣，幸而被一雙好像常作迷眼的眼睛給調劑了，倒不覺可怕，他沒穿制服，一身嶄新的西裝，正倚在沙發上吸紙烟，鳳雲進門叫了聲局長，就脫下了大衣，向旁一看，見左方是一張極大的床，上鋪極高貴的絨毯，就把大衣拋在床上，盈盈的走到沙發前，勞虎勇拉她坐在身旁，握過手來，撫摩着說：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都等急了，鳳雲笑了笑說：呦，我們回到飯店，連杯水都沒喝，就跟着來了，你還嫌晚哪，哦，真個的，你在戲院怎走得那麼早，在和番那一場，我看廂裡就沒了你，勞虎勇說：我看到一半就走了，鳳雲說：一直到這裏等我，放着戲不看，自己來受冷落，勞虎勇搖頭說：那倒不是，是市長派人找我，鳳雲說：夜裡難道還有公事，上市政府麼，勞虎勇說：不是市政府，也不在市長官邸，他在一位奚小姐家裡，派人找我去，鳳雲一怔說：奚小姐是誰？勞虎勇笑了說，這位奚小姐，真是來頭大，她是上海交際花，其實是個大單幫客，手腕兒極了，手筆大極了，專門交結闊人，借勢力走南闖北，帶些又值錢又秀氣的貨，每次來往，都能掙幾千幾百萬，市長不知怎麼被她勾搭上，簡直着了迷，這她從上海來，丟了兩隻帶夾底的箱子，據說有鑽石，有寶石翡翠，還有十多兩大土，是專為給北京王爺子帶的，這一丟足值上千萬，她磨市長想法，市長把我叫去商量，我細問才知在火車上丟的，那我又不是交通公司總裁，又不是鐵路局長，能管火車上的事麼，鳳雲說：是啊，他簡直糊塗，勞虎勇哈哈大笑說，你白伶俐了，還猜不透是什麼意思麼，她只是胡打歪纏，



教市長賠補她，鳳雲說：市長肯麼，勞虎舅說：他前半夜也許不肯，後半夜就肯了，反正他死也得拉掙背的，絕饑不了我，鳳雲笑着說，救情市長也這麼糟呀，勞虎舅一縮脖撇嘴兒說，糟，簡直糟出了圈兒，豈止糟，他還腥氣呢，告訴你個笑話，你可不許在外亂說，鳳雲說，動，我們出百家門兒，最要緊的就是這眼晴，給人家亂說還成哪，勞虎舅點點頭說，好在知道的不止我一個人，外面都賣了眼兒了，你可看過一本極舊的小說，叫春春阿氏，鳳雲笑了笑說：豈止看過，我乍一唱的時候，還排過這齣戲哪，勞虎舅說：春阿氏是實事，那書上有一個審春阿氏的刑部大官，我忘記姓什麼了，我們市長就是這位大官的女婿，這話總在前幾年吧，那時兩口兒住在北京，已經有了幾個孩子，市長才作到縣長，並不得意，那位太太却是又風流，又闊綽，常常到天津住親戚，不知怎麼跟一個開缸窖也不是磚窖的少爺，發生了關係，親熱得要死要活，明來暗往很多日子，忽然有一次活該出事，她跟窖少爺坐火車上北京，窩在一間包房裡，恰巧市長也來天津，趁這輛車回去，竟給撞破了，當時一言未發，給太太閃了面兒，太太也知道被丈夫看破，一到北京，就和窖少爺分手，回到家裡住了一夜，這一夜不知夫婦兩人怎樣商議的，竟而協議離婚，太太要求的條件，是可以回家瞧看孩子，市長要求什麼條件，那就不知道了，兩人這一離開，直過了好幾年，市長官運漸漸旺起來，又娶了個來路不正的新太太，到去年他陞了天津市長以後，忽然那位舊太太又回來了，據說那位舊少爺已經去世，給她留下幾千萬家產，她有錢無人，又看着丈夫作了市長，就托人說情，還要回來，市長居然毫不嫌棄，一禮全收，人財兩得，把舊太太接回來，改變家庭組織，分爲兩組，半月在甲組辦公，半月在乙組辦公，鳳雲眨着眼兒說，這舊兒不對，憑他這般身分，太太出毛病，倒不算回事，戲詞兒上都說，大丈夫難免妻淫子不肖，可是散了以後，又收回來，還得許多錢，這不成了活局子，還不如馬前潑水的朱買臣呢，勞虎舅大笑，抱住她說，寶貝兒，你這可說錯了，朱買臣的老婆嫁了個石匠，沒有錢帶回來，若是帶回幾千萬，朱買臣就不潑水了，鳳雲說，那該收錢了，勞虎舅說，可不是，所以有人

說，他是現代朱買臣，馬前放鷹，馬後收錢，其實也真不易，好幾年的工夫，居然沒把鷹放飛了，鳳雲噙着媚眼兒說，你說市長放……勞虎舅說，我也沒說別人，鳳雲格的一笑說，局長，您嚙下留德，勞虎舅抱住她吻了一下說，你別叫我局長，成不成，前天聽你唱溪岸莊，加演梅花調捧鏡架，叫哥哥叫得我心裡怪瘁的，現在你改口那樣叫得了，鳳雲紅着臉，啞了一聲說，難為你還是局長呢，這麼頻，勞虎舅說，局長啊，就是部長也受不住你這勁兒，快叫吧，鳳雲也不說不叫，也不說叫，只把眼光溜在勞虎舅臉上，隨又移到旁邊床上，才輕啓朱唇，悄然說，等等兒，勞虎舅會意，立刻骨頭都酥了，跟着就說，鳳雲，你進來時留神看了麼，我今天叫你到這兒來，就爲教你看看，上回說要送你一所房子，就是這一所兒，地方倒不大，房間也不多，你住着還合式，鳳雲叫着說，這是多少東西，我們可不敢受呀，勞虎舅說，不用客氣，這也不是我的祖產，我他媽的也沒有祖產，這是在重慶作外交次長楊達生的產業，楊達生原有兩處宅子，早就被沒收了，只有這一所，被他的親戚直隱匿好幾年，到今年才查明白，我就弄到手裡，你看，連傢俱都是原有的，很精緻呢，整個兒都送你了，以後這裡就是陸公館，寶貝兒，今兒好好兒陪我玩一夜，明天我就托財政局老孫給你轉戶稅契，說着就把鳳雲攬在懷裡，鳳雲扭着腰兒，連啞了兩聲說，別鬧，別鬧，明兒我們還得上北京哪，郭彤秋剛來了信，說蔡文仲副主席來了，周時章主辦堂會，派我唱五花洞，勞虎舅說，我知道蔡副主席來了，他的堂會是明天，今天你先上我的堂會，別忘了包銀是一座樓房，說着更把她攬緊了，鳳雲搖擺着身兒，叫着，啞，啞，我們不……你別不疼苦人，我們才唱了大塊的累戲，還沒歇歇兒呢，勞虎舅抱起她向床前走着說，我是最疼苦人的，咱們床上歇着，鳳雲身靠床，不知怎麼竟吃吃的笑起來，以下就是言論少而動作多的局面，作者既沒法寫，也不必寫了，正是，兩樣逢迎，小捧玉體橫陳夜，一般風味，大道書樓獨往時。後事如何，下文分解。

## 第三回

朵殿承恩春歸花自在  
蓬門討逆夜盡月初圓

倘若用導演電影的手法寫小說，上一回的結尾是「淡入」，但這一回的開首却不能「淡出」，因為場面太偉大了，地址是北京的懷仁堂，日期就在鳳雲和勞虎男聚會的次日晚上十點多鐘，堂中懸燈結彩，金碧輝煌好像是辦喜事，其實並非辦喜事，但也並非喪事，而是歡迎南京政府副主席蔡文仲的大規模堂會，戲台在北面，比起戲園子來，要壯觀得多，但和台下的聯絡，頗為緊密親切，不像大戲院中那樣可望不可即，令人生美人如花隔雲端之感，台下前三排是沙發，都已坐滿了人，個個的頭顱都常見於報端，一見可識，是王瞎子，汗髻子，周禿子，齊斜子，劉矮子，張胖子，魚肚子，王齋子，李癩子許多要人簇擁着一個最要的人，坐在中間，那就是蔡文仲，他約有五十多歲，頭髮花白，方臉兒，很有腦滿腸肥之態，這是一種闊人定型，他們養尊處優，剝削着國家的精華，吸着人民的膏血，當然和吃粗糧豆餅五十二種混合麵的窮百姓不同，然而也不能獨責他們，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在前清已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的民間呼聲，反正不管王侯是賊，只要爬上高位，就算為國出力，為民作主，勞苦功高，天然應該有自肥的權利，至於他們勞苦的是什麼，是吃花酒，玩女人，納賄營私，為非作惡，以及給日本人舐癩吮痔叫爸爸，那就因為堂簾深遠，老百姓既不能知道，也不配知道，但闊人中也有骨瘦如豺，形似難民，和這一型迥乎不同的，那必是黑籍人物，這時正鬧着三清運動，就是清鄉，清除貪污，清除烟毒，清鄉當然用種種手段，清除鄉村老百姓，直到人烟斷絕為止，工作雖然艱巨，但期以時日，總可成功，至於貪污烟毒兩樣，却是越清除越收相反的效果，因為這班要人們，正以身作則的提倡着呢，且說當時前三排闊人之中，還夾了些日本要人，有的軍服，有的國防服，便裝的較少，似乎和這地方的氣氛有些抵觸，三排以後，只是普通

座椅，也坐滿了較小的官兒。蔡文仲坐在第一排正中，左有帶白眼鏡的日本軍總司令，右有帶黑眼鏡的王瞎子，他倒不帶眼鏡，正含笑望着台上，偶然和兩旁的人低聲說話，台上正唱五花洞，真是一齣好熱鬧的大戲，在二十年前，張宗昌以窮奢極欲著稱，他所見的五花洞，也不過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再加上徐碧雲王幼卿，總共六人而已，這時竟有十六個潘金蓮，八真八假，再加八個武大郎，共計二十四人，把台都擠滿了，而且十六個全是很漂亮的坤角，在台上陳列，轉動，歌唱，真好似商店的活動廚窗中貨品大賽覽，教人看着眼花繚亂，但蔡文仲眼光並不亂，只隨着其中一人轉動，那就是陸鳳雲，這也是她桃花照命，吊客臨宮，不，不，貴客臨門，論理其餘十五人中，未必沒有比她生得好的，但鳳雲年齡較長，發育已過，閱人既廣，經事也多，不特身體曲線特別美麗，而上還具有無限情致，所以分外動人，這裏作個比喻，我前天買了幾朵芍藥，養在瓶中，含苞半放，我以為正是花未全開欲微醉的好時候，十分值得玩賞，有位天天來談的朋友，却並未理會，到今天花已全開，我看看已想到行將凋謝，好景不常，但那位朋友來了，忽然贊嘆好俊的芍藥，觀玩許久，所以人的心理眼光，是很難說的，蔡文仲當然只看現時，於是姿容濃艷，風情淪蕩的鳳雲，就算對了他的眼睛了，可惜五花洞那齣戲太短，不能連演二十四刻，在鳳雲等合唱十三咳的時候，他還輕輕的敲了兩下掌，但終不能把潘金蓮留在台上，五花洞唱完，一羣嬌鳥亂啼花的妙景，倏然成爲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後台，蔡文仲爽然若失，跟着龍鳳呈祥上來，他却不大愛看白鬍子的番閣老，和糝白鬍子的劉皇叔，就是劉皇叔換了黑髯口，也依然不及潘金蓮漂亮，幸而這時日本的來賓都告辭走了，他周旋一陣以後，又坐下和王瞎子閒談，就用個政治手腕，先說自己十年前在上海看瀟湘雲唱打花鼓，那是真好，所以對這齣戲特別喜愛，隨又說，方才唱五花洞的一個坤角，長得還真像瀟湘雲，王瞎子原本是久嫖成精的風月班頭，由民元前後，王總長王督辦便已馳名八埠，他有什麼不懂得的，聞言就問是那一個，蔡文仲就說是穿着湖色褂子，青背心，梨粉紅腰巾，大眼睛，高鼻梁，總愛抵嘴兒笑的，王瞎

子一聽更明白了，當下一言未發立起來到後面，派人把周時章找了來，悄悄說了幾句，周時章想了想說，沒錯兒，準是陸鳳雲，王瞎子說，好，你就快辦去吧，周時章匆匆跑入後台，進了女角化妝室，見裏面擁擠非常，鶯嘖燕叱，絮舞花飛，都在卸裝，就笑着高聲說，誰是大眼睛高鼻梁，總愛抿嘴兒笑，這時一個名叫王鳳枝的女伶，正站在門口，聞言就問周二爺說什麼，周時章說，你是小眼兒塌鼻梁，總愛撇嘴生氣，這沒你的事，說着就擠進去，好容易才尋着鳳雲，見她還在原妝未卸，就拉住了叫聲正好，陸老板，你還得趕一齣，鳳雲正因房小人多，桌凳都被別人佔去，尋不着地方卸裝，心中有氣，聽了周時章的話，還以為後場扮孫尙香的未卸，要自己打補子呢，就寒着脸搖頭說，周二爺，你別只照顧我，這兒不是還有十多位呢，找誰不成，周時章說，誰也不成，非你不可，副主席點你唱，鳳雲聽了大出意外，怔了怔說，點我……周時章說，可不是點你，戲也派出來，是打花鼓，鳳雲說，呦，怎麼單點這齣，周時章說，不正好麼，幸虧你還沒下裝，就原身兒上台好了，鳳雲說，這扮相和行頭都不大對呀，周時章說，沒關係，副主席看的是你，不是行頭，鳳雲搖頭說，真糟，人家一看潘金蓮又打花鼓了，不是個敞笑兒，周時章說，副主席點的，誰敢笑，咱們只當武大郎賣炊餅生意不好，潘金蓮為替補過日子，出來打花鼓，誰教趕上年頭兒呢，鳳雲說幾時上呢，在龍鳳呈祥後邊麼，周時章說，不，撈齊了就上，場上的戲先打住，鳳雲一聽，自己這回的風頭太足了，但想了想，又擺着手說，可是我也沒帶着鼓呀，周時章一伸掌兒，用手打着腦門說，對了，鼓，鼓還沒有，不要緊，我有辦法，你只預備好了，說完又跑出去，他真是神通廣大，沒有五分鐘，已弄來一隻鼓，——要知道這是懷仁堂，不是前門外，所以難能——配角也全扮好，立刻吩咐前台打住，重起鑼鼓，那位吳國太坐在甘露寺，正和新姑爺談得有趣，竟而好事多磨，可憐孫劉兩家霸主，見一點節骨眼兒沒有，硬被身帶花鼓走四方的小姐兒給頂下來了，但是周時章真是幹這個的，對於逢迎，已經具有專長，安撫住龍鳳呈祥的角色，不教下裝，說明打花鼓完了還接着唱，又暗地派人預備了一套皇

姑的行頭，前台的人見吳國太，劉備，孫權，喬玄以及趙雲，賈華等人，正作種種接洽，忽然未經宣佈原囚，就散了會，好像會議決裂，眼看雙方不能合作，將起戰爭了，果然跟着鑼鼓大震，起了四擊頭，人們還以為緊接盧花蕩，張飛出來跟周瑜作戰，那知四擊頭完了，又起小鑼，這才真是新鮮，打花鼓上來了，衆人都納悶，怎麼三國會有了潘金蓮，而潘金蓮又打了花鼓，莫非來趕甘露寺的廟會，但吳國太等怎竟不給幫場子，倒走了呢，那鳳雲既知此戲是蔡文仲所點，自己居然以一人獨挑的小戲，把許多名角的合作大塊戲，給切斷了，真是萬分榮耀，出得台來，不但精神百倍，更顯活色生香，而且不住向蔡文仲流目送盼，本來士為知己者死，眼向知音者飛，這是當然的定理，蔡文仲在台下雖然仍保持長官的尊嚴，不致於醜態百出，但已樂得嘴都閉不上，連連鼓掌，在這地方又證明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的古語，蔡文仲給鳳雲捧場，堂中自王瞎子以下的人們，又給蔡文仲捧場，掌聲更響，這是最仰體上意的動作，雖然不能在公事上傳論嘉獎，或是各進一級以資鼓勵，但長官心裡的舒服，是無可言喻的，鳳雲在熱烈的空氣中，唱完了打花鼓，被掌聲送入後台，她滿心得意，自然滿面春風，但那班唱龍鳳呈祥的名伶，幾乎得了夾氣傷醋的病，全想我們許多好老，一齣大戲，會唱不過一個女角，硬給來個腰斷兩截，最難堪是一台名角，幾乎全在場上，硬給轟了下來，若是就此完事，大家還可以下裝回家，徧又得等候接演，但是甘露寺才唱到一半，那新郎還相不相呢，那知還有教人生氣的，在五花洞未唱完時，周時章又給下令說，打花鼓下來，就上甘露寺，還得起頭兒重唱，角兒們更爲不悅，固然是「那兒丟了那兒栽」，原人兒再全體溜上來個「適才話表接演前文」，不大像話，但若起頭兒重來，教喬老頭兒再給劉備灌一回米湯，喬玄既受不了，劉備也吃不消，無奈官命差遣，有什麼法兒呢，大家只有暗罵周時章，白是老在行，這回真弄得糟糕，含着滿心冤氣，上場去唱，但那知周時章這樣辦是有用意的，他在鳳雲下場時，就隨到化裝室內，向鳳雲說，辛苦，辛苦，陸老板多辛苦，你還得接着辛苦，鳳雲含笑回答沒說的，二爺，您也辛苦，但聽到末一

句，忽然一怔說，我還：還得辛苦什麼，周時章笑着說，你還得趕後邊的孫尙香，鳳雲愕然說，那可不成，我怎累得了，老爺子，連三齣呀，二爺慫這是怎麼派戲，我就是底包，也得勻出喘氣的工夫，周時章說，陸老板，你別急，這不是我派的，我也不敢派，咱們原定的碼兒，有包涵麼，現在是蔡副主席御筆親點，他一定要你再來個孫尙香，這可沒法還價兒，你多辛苦吧，鳳雲聽了，心想蔡文仲怎對我如此注意，簡直要看我一個人了，今天的風頭可謂足上加足，想着仍繃眉說，這不是要命，我那有孫尙香的行頭，周時章笑向旁邊桌上一指說，早給慫預備齊了，這是陳美春嫁人以前，賣給三興成的，準保漂亮齊全，鳳雲怔了怔說，可是今兒孫尙香不是常五雲老板的麼，他早已來了，周時章說，豈止來了，還已經扮好了，誰教副主席有令呢，這沒你的包涵，快扮吧，鳳雲聽了吁口氣說，快扮也怕趕不上，周時章說，是趕得上，我全安排好了，甘露寺從頭兒來，你麻俐點兒，好在不用重洗臉，鳳雲裝作無可奈何，坐下教梳頭的修理頭面，嘆息着說，我這幾天真玩了命，昨天在天津是漢明妃，夜裡累得兩條腿都沒處擱，今兒又……她說着忽然想起，昨夜腿是擱在勞虎舅的肩上，不由驕然一笑，周時章怎能知道他心理的事，還以為她在抱怨，就說，陸老板，你若真累，可以抽一口兒，劉備，喬玄連張飛都帶着烟傢俱哪，我可以給借來，再告訴場上馬後點兒，鳳雲擺手說，得了，謝謝二爺，我沒那號福氣，周時章又出去到常五雲的化裝室去，常五雲已經卸了裝，就要走了，周時章因為約來人家，又不許上場，太已教人難堪，就容氣幾句，把他送走，再回到鳳雲這邊，見她已戴好鳳冠，正在穿帔，同時後台一亂，甘露寺已經下來，就該上洞房了，時間可謂恰好，周時章看着鳳雲走出台去，聽着外面鼓掌聲疏疏落落，似乎情緒不太熱烈，心想莫非台下沒認出是鳳雲，還以為是常五雲，想着方要掀帘瞧瞧，忽然背後有人叫周二爺，周時章回頭一看，見是自己手下的科長沈季勛，就問什麼事，沈季勛說，報告台長，蔡副主席和王委員長諸位都退席休息去了，慫可以前邊歇歇兒，今天成績滿好，副主席很高興，周時章聽了猛一頓足，罵了聲好混蛋，沈季勛嚇了一跳，還以為



是罵他，自思並沒說錯話呀，那知周時章是罵自己，他因知蔡文仲看中了風雲，就費盡心思，討他喜歡，假傳聖旨，教風雲在打花鼓以後，再趕一場孫尙香，又對各方面安排帳羅，幾乎累吐血，方才辦成，不料智者千慮，竟有一失，他只顧了料理後台，倒忽略了前台，忘記設法通知蔡文仲，後面還有風雲的事，把他挽留住了，而蔡文仲並不知周時章正在替他趕製賞心樂事，自打花鼓唱完以後，他已蕭然興盡，又加甘露寺這一台，盡是些白鬍子，黑鬍子，大花臉，小花臉，老太婆，看着實在不大入眼，勉強坐了一會，就立起來說要休息，王勝子等人就陪着他出去了，周時章聽得消息，自然懊悔不已，場上的風雲，一見蔡文仲和諸位要人都已走了，也就失望，下場後想尋周時章質問，你說蔡副主席點我唱孫尙香，爲什麼我上台他倒走了，但是周時章已經踪影不見，那也只好向下唱吧，於是下面的回荊州，唱得無精打采，草草終場，最妙是蘆花蕩，張飛帶着烟癮出場打哇呀滿是呵欠的味兒，四肢酸懶的把蝴蝶鞭也取消，馬馬虎虎的就氣倒了周瑜，散場大吉，其實這一日的後台，幾乎全成了周瑜，連起初得意的風雲，也很有氣，她下裝回到寓所，實在太疲乏了，吃了點東西，就上床睡覺，直睡至次日十一點才起來，不久管事常松山來了，告訴她已經跟華樂長安都定好日子口兒，不過班裡老生王少堂要長公事，花臉馬德奎要跟華翠玲的班兒上青島，咱們得另找人，風雲說，王少堂那份德行，嗓子十天有八天不在家，一場探母落三個倒好，還詛人哪，我看換人得了，萬勝岐李寶森都成，你惦着着辦，花臉馬德奎要走正好，咱們要排的那齣五虎傳，花臉吃重，馬德奎也頂不下來，你去跟黃慶瑞商量商量，說着忽然女候進來說，周二爺來了，常松山忙躲出去，風雲迎到院裡，見周時章正由外面進來，風雲叫了聲二爺，把他讓進客室，落座以後，才問二爺那兒來，周時章說你不用問我那兒來，頂好問我幹什麼來，我是夜貓進宅，無事不來，風雲笑了笑說，二爺有事啊，明兒您改改詞兒多好，您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比這個夜貓子的詞兒高，既然抬舉人，也不罵自己，周時章聳聳肩說，對，對，明天咱們改新詞兒，可是我怎能像你這麼會說話，風雲說，呦，我拙口笨腮，

還會說話，周時章也說，呦，你不會說話，怎麼教上人見喜呀，鳳雲說，我教那個上人見喜，周時章說，你看蔡副主席昨兒……鳳雲一撇嘴兒說，還提昨兒呢，硬說他點我扮孫尙香，等到我們出去，他替蘿蔔的……沒纏兒了，周時章大笑說，好，總說算口下留情，把個兒子給咽了，說實在的，昨天因為日本總司令請他去談件要緊事，不能不走，方才我陪王頭兒去見他，他還表示對你道歉呢，鳳雲說，呦，人家大人物還跟我道歉，別磨說了，周時章說，大人物才專愛跟你們女的道歉，跟我們男的，只懂得吹鬍瞪眼，鳳雲笑說，人家可沒鬍子，周時章說，可有眼哪，馬路上攤販講話，貨賣識家，掙的是有眼的錢，鳳雲說，二爺這一套，還真像幹這個的，周時章點頭說，誰說不是，每年八月節，我都抱他們小哥哥幾個弄到馬路上擺攤兒，作一水好買賣得了，別開扯了，今天晚上還在原處，我們王頭兒宴請蔡副主席，是他個人出名，並沒有外客，教我邀請北京名伶全體參加，開一次清唱大會，請你務必前去，說實在的，這個會只有你一人要緊，你可別叫我出汗，鳳雲說，哎，我就是怕清唱，沒抓沒撓兒的，真乾得慌，二爺別這麼照顧我，不成，周時章知道她是故意作態，就說，我也是官差不由自己，陸老板總得捧場，不但捧我，還捧王頭兒，得，咱們一言為定，下午七點我派汽車來接，鳳雲才委委屈屈答應了，周時章叮囑幾句，告辭而去，鳳雲送他出門，回到房裡，自己默默地笑了一會，吃完了飯，就叫女僕取出最漂亮的衣服，燙髮整理好了，放在一旁，隨又自己出門看了場電影，散場後到理髮所燙了頭，六點後才回到寓所，稍為休息，周時章竟親身坐汽車來接，鳳雲一見他，就說，想來得真早啊，周時章說，都快七點了，怎麼還早，咱們走吧，鳳雲說，我才從市場買東西回來，還沒洗臉哪，懇請候一候兒，就教他坐在沙發上，自己慢騰騰地洗臉敷粉，半天才竣了工，又慢慢換衣服，周時章催催了幾次，還咳嗽嘆氣說，我情願自己上望鄉台，也不願看你們上梳妝台，我常說，一樁等小姐們理妝，一樁陪小姐們上理髮館燙髮，非得高僧高道……鳳雲一回頭說，什麼，請高僧和高道，超度陰靈呀，我還沒死哪，周時章攤手說，不是這個意思，我說只有高僧高道

，修行得沒了天性，能够一面參禪入定，一面等小姐們燙髮化妝，若是平常人，是可以受了慢急，鳳雲一笑，才穿上最後一件灰背大衣，拿起手包，周時章吁口氣說，我的天，七點半了，只好教汽車緊趕，說着和鳳雲走出去，上了汽車，這倒不是木炭車，而是汽油車，當時統制汽油，一切公私用車，都燃木炭，而少數特許的汽油車，都被關人們作辦理這種緊急要公之用了，趕到了地方下車，由周時章引導着進去，這次好似在另一個大房間裡，陳設十分華麗，裡面已開了筵宴，只有三桌，蔡文仲在中間桌上的正中，由王瞎子等殘廢要人作陪，但每桌上只有六七個人，男女名伶却已來了三四十人，散坐在前面桌上，正在挨個兒唱着，這時正是老生溫玉如男旦楊宜君合唱武家坡，周時章領鳳雲進去，故意領她到裡面的位子上，蔡文仲已看見她，鳳雲也對蔡文仲含笑鞠了個躬，方才湊在女伶一邊坐下，周時章自走到中間桌前，鞠着躬說了幾句，似乎在週旋，又似有所報告，說完就要退下，王瞎子拉住他說，這裡單等你，快坐下吃酒，周時章於是自首座起，敬了一巡酒，又陪坐一會，便退下來，調度伶人的歌唱，他真眼裡有活，心中有數，先儘着男伶唱，又暗示唱完了可以走，於是不大工夫男伶都走淨了，只剩下女伶，接着再唱，又故意把幾個和席上要人有關係的和鳳雲，都留在後面，幾個唱完的女伶，都循着男伶的前例，也陸續走去，只剩下七個人，周時章這才教鳳雲唱了一段玉堂春，但以後唱完的也不許走了，直到七個人全都唱完，席上要人的酒也全够了程度，王瞎子便提議幾位小姐都够累了，都請過來吃點飯吧，席上的人全都熱烈贊成，周時章便勸着幾位假作羞澀的小姐，走到席前，好在座上人本不滿，早已留好了空隙，周時章深明各人的關係，把每一件貨都送到用主身旁，這在梨園行話謂之有外代，鳳雲則當然坐在蔡文仲的身邊，這篇精心結構的文章，真作得恰合意旨，蔡文仲這才志得意滿，飄然欲仙，他本以好色著名，在十幾年來，來北面活動時候，曾迷戀一個女伶粉菊花，作了一首詩，為當時傳誦，第一句是「國是真成丟那媽」，他是一見女人，便付國家大事於丟那媽的，這時坐對美人，偎傍之間，自然故態復萌了，好在座上諸公，和他也多是一

流人物，大家酒蓋住了臉，都有些嬉笑無忌，但無忌中仍然有忌，官兒架子總得保持，任憑心裡怎樣感情奔放，慾念橫溢，表面還是裝着正經，萬不能像平常人那樣放肆，但是蔡文仲一手舉杯，在桌面和眾人週旋，另一隻手却已寄存在鳳雲的大腿，周時章這時已在右旁的桌上就座吃飯，他目光如電，專留意這種小地方，發現之後，暗暗點頭，過了一會，席散起坐，王瞎子請蔡文仲到走廊去坐，蔡文仲雖然對鳳雲戀戀不捨，但以副主席之尊，勢不能明說，我需要這個女人，只得快快樂隨王瞎子等人走出，鳳雲和另外六個女伶，也都結伴走出，但才走出不遠，周時章從後面追來，叫着陸老板，等等走，我有話對你講，說着湊到近前，又說，天津那件事，我得立刻跟你商量，因為我明天早車上天津，得順便給人家回信兒，你多等一等，教她們幾位先走好了，鳳雲聽着心想自己和他並沒有關乎天津的事，這當然是托詞，却已有了幾分醞料，那六個女伶有的也微有所悟，笑着看看鳳雲，催促同伴先走了，鳳雲倒很覺不好意思，就問二爺有什麼事，周時章說，你跟我來，咱們尋個地方坐着談。不能在這風地裡站着，就領鳳雲穿過幾道大院落，轉到一座月亮門前，鳳雲見門前站着兩個兵，心裡詫異，各處都沒有兵，怎在這深邃的內院，倒有兵站崗，她那裏知道，這就是蔡文仲行轅的旁門，王瞎子特把自己的衛隊撥來守衛的，這時周時章上前對衛士說了兩句話，便和鳳雲走進去，又經過一道門，有兩個軍官，是蔡文仲從南京帶來的副官和護衛長，走過攔間，周時章迎頭趕過去，把二人叫到一旁，說了半天，那二人引他們又穿過一道院落，進到連櫺五間的大房間裏，最外間是很大的憩坐室，陳設完全西式，周時章和鳳雲坐在沙發上，鳳雲說，這是那兒，二爺惡有事可說呀，周時章說，我沒有事，蔡副主席有事，大概是邀你去南京演堂會吧，等一會你們面談得了，這就是他的行轅，我可不陪了，鳳雲慌着說，那怎麼成，你別把我攔在這裏，周時章已立起來說，這裏並沒有老虎吃你，怕什麼，我還有事，說着伸手從馬褂取出一個紅封套，遞給鳳雲說，這是王頭兒的要緊公事，你給轉交主席得了，鳳雲說，我怎麼能交；周時章擺着手，速說你能，你能，一切徧勞，一切徧

勞，就三兩兩步走出去了，鳳雲這時雖然明知就裏，但她初經這種場合，也未免有些羞窘，移樽就教未爲不可，只是先被送來等主候客，實在不好意思，坐在沙發上不住心跳，看着手中的紅封套，見上面有五個字，是副主席勛啓，她心中納悶，周時章說是王瞎子的要緊公事，當然是國家大是，怎能托我這唱戲的轉交，而且公事怎麼用紅封套，像喜封似的，想着正要打開偷看，不料門外脚步聲響，房門一啓，蔡文仲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副官，鳳雲很羞澀的立起來，蔡文仲似乎在外面已得着副官的報告，所以看見鳳雲並未表示驚異，對他微微點頭，隨即在副官伺候之下，脫去外衣，摘下帽子，擺手教副官退出，才走到鳳雲近前，說了句你來了，坐下，坐下，就挽鳳雲同坐在沙發上，鳳雲當時不知說什麼是好，幸而手中有件公事，可以解嘲，就將封套遞過去，低聲說，這是周時章叫我交給您的，說是王委員長的要緊公事，蔡文仲接過看着，似也一怔，隨即抽出封內的紅帖，只看了一眼，立刻前仰後合，高聲大笑，直把眼淚都笑出來，鳳雲心想，莫非公事裏面還有小麻蕊的相聲，看了值得這樣大笑，蔡文仲半晌才停住笑，用手帕拭着眼睛，向鳳雲問，你可看過這件公事麼，鳳雲說，我怎麼敢看，蔡文仲遞到她手裏說，看看沒關係，鳳雲低頭一看，原來上面寫着譚具美人陸鳳雲一名，奉申夜敬，下款是知名不具，不由羞得臉似紅布，周時章真是壞蛋，他寫了禮帖，托我轉交，想不到禮物就是我自己，這玩笑開得太大，教人多麼難堪呢，想着羞得說不出話，拾不起頭，蔡文仲却很體貼，握着她的手兒，我想你當然沒看過，王荊蘆太胡鬧了，鳳雲低聲說，周時章更胡鬧，蔡文仲哈哈大笑說，他們倒是有趣的，我從昨天第一次見你就……哈哈，陸小姐，咱們裏面坐吧，說着拉鳳雲同立起來，鳳雲似羞似怯，半推半就，被文仲擁入臥室去了，進去以後，情形如何，讀者可以想而知，作者却無法表而出，只好說是房門一入深如海，春宵度盡是明朝，然而到了明朝，行轅中傳出命令，副主席政躬違和，需要靜養，對於來賓概不接見，再過一日，報上又刊出消息說，副主席連年奔走國事，久患胃疾，此次北來視察，因政務過勞，舊疾復發，現正延德國醫院刻大夫診治中，聞

聲囑靜養，近日不能接見賓客，南旋之期，亦係候諸康復以後云，人們看了，都以爲副主席在害胃病，但有幾個人知道他在享艷福，倘若他真有點病，那治病的也不是刻大夫，而是陸小姐，又過了三四日，報上又刊了一條重要消息，是蔡副主席政躬違和，經刻大夫醫治，稍見痊癒，現因南京方面有要公亟待處理，已於昨日午後二時乘機飛京，當地中日要人皆到機場歡送云，人們又知道副主席真是爲國勤勞，連病也不得養，竟帶病又飛回南京了，那知實際適得其反，他已把辦公的精力，都消耗到鳳雲身上，才回南京休息去了，鳳雲却得一批可觀數目的錢和貴重首飾，還有後來的希望，蔡文仲教她明春到上海去唱，藉以重叙舊情，並比天大的捧她一下，鳳雲這批生意，確是十分利市，自然很感激周時章，周時章則因爲她和蔡文仲有了密切關係，也是趕着巴結，利用勢力，替鳳雲在北京最好戲院，要了星期六日好日子口兒，電台也常常轉播她的戲，使鳳雲地位日高，聲名日噪，又過了一個多月，將近年底，天津最大的中華大戲院，派人約角演正月節的戲，周時章竟給鳳雲拉攏成功，這中華戲院是天津第一個闊園子，而且正月演戲，最是輕鬆，伶人可以拿最高的包銀，唱最省事的歇工戲，照樣能叫滿座，這種日子口兒，若非戲院東家走心經的乾女兒，或是約角人的小姨，簡直接不上個兒，但周時章居然替鳳雲辦到了，鳳雲當然歡喜，就在臘月廿五日演完封台戲以後，帶領手下人馬，奔到天津，自然住在勞虎舅送給她的樓房裡，痛痛快快先玩了幾日預備過一個適意的新年，然後登台演戲，新年到了，雖然民國成立了三十多年，而人民仍是過陰曆年，過年的風味，各因環境而不同，鳳雲的新年，當然是十分奢華富麗，但巴巴胡同中的新年，也另有一種真樸趣味，羣青在史宅的學館，由廿四就放了年假，約定過年正月十六再開學，大巧兒在二十六早晨，才從石門回來，她進門就宣佈意見，打算在家舒舒服服過一個年，燈節以前決不出門，羣青很高興，就把史太太年底禮贈的兩萬元，交給大巧兒，很感激居停的厚意，但到晚飯以後，大家圍爐談話，大巧兒拿出她的小賬本，仔細算算，她三個多月跑單幫，用六萬多元的本錢，竟賺到八九十萬，而羣青作了三月多的

教師，還是遇見好居停，相待甚厚，連束修帶餽送，總共三萬幾千元，這就像在畸形時代，文人和商人的縮影，當事變前的正常時期，國內國外的幣值物價，常常經年不動，即有上下，也很微細，只看滙豐銀行掛牌，有時英鎊行情，只漲落一先令的七十二分之一，而麵粉每袋若漲上一角，報紙就要看見糧價猛漲，民不聊生的大標題，所以當時商人出很大資本只能逐什一之利，甚至因為傾銷競爭，完全照舊價出售，利潤只是貨箱的木頭而已，確實沒有大出息的，但作事的文人却能不出資本，以人掛錢，薪給固厚，大概足以生活，即以中常而論，每月百元，數口之家，也能過得很舒服了，因此商人羨慕文人，總覺得用幾萬資本——這數目在當時已很可觀——終年勞苦，一算賬也許除去挑費，毫無所得，怎如要人兒的，又舒服，又穩當，還總是有賺無賠呢，所以商人都竭力供給兒子上學，希望改途變業，到事變以後比前幾年還好，記得在二十九年——就是天津大水的次年——正月初二夜白玉霜在北洋戲院，唱杜十娘，有個扮丑婆的大喊着說，這年頭兒還惦記小白臉兒哪，洋麵都十一塊錢一袋了，十一塊錢又竟令人談虎色變，到太平洋戰爭一起，日本厲行統制政策，物價日漸提高，商人可得了好機會，只要有錢買貨，無論放在家裏，存在倉庫裡，就可以上床睡覺，無須操心，明天一個就變成兩個，再睡一覺，兩個又變成四個，好像打牌走了運，一摸就是中發白，一和就是清平斷一條龍，一番兩番，番番不已，簡直到了番邦，無往而不番，商人真樂死，而文人却苦死了，他們被壓在最下面——車夫小販甚至乞丐的下面——每月所掙的錢，不夠商人在舞場賞百役的，辛苦一月，只能給太太買一條褲，還沒有作寬腰的布，擠得文人都沒了，於是科長老爺——這一階級原可以有廚子有車夫有女僕——到街上擺攤，科員到小市抓貨，學校的教員休息室，成了行市研究所，成天吵着麻絲看長，膠皮冒烟，你的毛線還不出手，我給三義湧拉成了這水買賣，可以落幾千作伴大褂兒，如此專心業務，到講堂上自然是周朝建都北京，岳飛為張飛師兄，太陽每日繞月球公轉十二次了，就是學生也都有商業頭腦，小之囤積些鉛筆文具，大之能作金條證券，於是很多人就不願令



子弟上學，第一即便學到比先生學問還大，也是挨餓，第二先生既無心教授，還得替日本作工，上學等於不上，第三商店生意好的，連學徒一年也分十幾萬，爲什麼不歸買賣道兒，偏念這倒楣的書呢，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經商的上天了，斯文掃了地，如蕪青和大巧兒的比較猶其小焉者也，但還有不如蕪青的，那就是馬五，因爲日本取締報紙，已剩了沒幾份，而報館又節省紙張，出報很有限制，馬五每天賣不了多少，他又好吃好喝，挑費甚大，到年底特別窮得難過，蕪青就送給他一萬元，大巧兒也給他買了一件棉袍和鞋襪，並且過年吃用一切，都不要他添錢，於是馬五穿戴齊整，僅具大嘴一張，恭候敬敬，大巧兒辦得很豐富，買了十斤肉，兩隻雞，三斤魚，還有些別的東西，她又給蕪青買了件現成的羊皮袍，小寬買了新褲袄，自己也作了件粉紅色麻綢的旗袍，到了除夕，大巧兒把蕪青房中收拾得乾乾淨淨，還新買了一雙蠟燭，點上紅燭，最妙她又請了財神像，擺在桌上，燒香上供，蕪青笑她財迷，她說並不是財迷，既出門作買賣，就得求財神保佑，蕪青亡母程老太太的遺像，自然也供上了，還是在正面，好像她是首座，財神倒在旁作陪，晚上大家都換上新衣，紅燭光下，大巧兒穿着粉紅色旗袍，頭髮新燙，還帶着紅綵花，大有新嫁娘風味，馬五看着她不住向蕪青努嘴擠眼，但却不敢向大巧兒取笑，晚飯大家吃得十分高興，馬五蕪青都喝了不少酒，醉得難過，躺在炕上，本想稍微一會兒，那知一歇全睡着了，大巧兒叫他們只是不醒，氣得大罵，我替你們作了許多東西，本打算大家守歲，痛快樂一夜，你們這兩個小子寒飽了就挺尸，那可不成，但二人只是不醒，她也沒法，只好和小寬玩牙牌，過一會小寬也是吃飽了食困，支持不住，躺下睡了，大巧兒悶得走出去到馬路上轉了半天，又買了些水菓餅食，看見有賣爆竹，就買了十個雙響，回家已十二點多，他見蕪青馬五還在酣睡，就在窗外放開了兩響，只放了三四個，房中的人已經全驚醒了，馬五氣得亂罵，跑出來把餘賸的兩響都搶過去，一齊放完，但他的酒還未醒，一切動作，好似仍在夢中，放完了又搖搖晃晃，回自己房中去睡，大巧兒也進入蕪青室中，見蕪青也醒了，正坐着喝茶，小寬拿了個蘋菓，只吃一

半，又睡着了，大巧兒笑着說，你醒了麼，轟青說，好，你在人家耳根放炮，我還當是美國飛機來轟炸呢，那還不醒，大巧兒說，對不住，受驚受驚，你若不醒，我自己多麼冷清，再說大年夜也不許睡覺的，轟青說，我今天是醉了，以前每年除夕，也是不睡，陪着母親說說話，吃吃零嘴，再不然就眼……就上街溜溜，大巧兒接口說，跟誰上街溜溜啊，是你們那位麼，轟青似乎憶起舊事，凝眸望着桌上紅燭，默然出神，大巧兒打了他一下，嬌嗔着說，你怎麼土地爺吃迷魂藥，怵了神兒了，混小子，我花許多錢，費這些事，只爲怕你在這日子犯尋思傷心，才變着方兒哄你高興，你倒真來了，起來，跟我走外面溜溜，轟青說，我還有點頭暈，大巧兒說，吹吹涼風就好了，就替他戴上帽子，拉着走出門去，直奔馬路，但這時民生凋敝，市井蕭條，又加關着防空節電，管制燈火，到處黑暗，實在沒有什麼可看，好在他倆愛情濃厚，大凡男女相愛，雖都希望前途光明，但都需要眼前黑暗，例如一對情人，在一間室內談到黃昏，絕對想不起開亮電燈，你若進去代勞開了燈，他們一定要嚇一跳，碰巧了還許罵缺德討厭，但他們並不是罵你，而是罵光明，光明雖好，來得不是時候，也是討厭的，又如情人不愛看大戲，而愛看電影，因爲電影裡黑暗，而且他們不反對散場，而討厭休息，散場還可以有些事做，休息却沒有預告，突然來的光明，最教情人們不能忍耐，轟青和大巧兒携手同行，並肩細語，並不感覺街上黑暗，也不覺冷，走了約有一點多鐘，天上下了雪，他們才匆匆走回，走到西南角，地下已滿白了，路上已沒有行人，往年在這大除夕，下雪也有人要出來，起碼商店中的同人，要整夜向各處討債，這時因爲物價時時有變，商店初一驗出一百元的貨，到十五就許值五百元，算算太吃虧，所以都不賒賬，自然年底也不討賬了，二人真是行止分明，一步一個脚印，走回巴巴胡同，自家門口立着一個人，正在敲門，大巧兒詫異說，這是誰，二人緊走幾步，到了門口，那個人已轉過來向他們說，你們那裡去了，我敲了半天門，還當你們都已睡了呢，轟青一看，原來是梁澤生，忙和他握手，問澤生兄怎這時候來，梁澤生說，我去看一個朋友，回來路過這裡，順便看看你們，拜個

早年，大巧兒說，我們可不敢當，你請裡面坐，說着一同進入房中，梁澤生摸摸小寬的頭，就坐在炕上，大巧兒忙給他倒茶，又把水菓糖食都端出來，說梁先生不要笑話，我們這兒太僻了，梁澤生點點頭說，不容氣，咱們是好朋友，今天我來要和藹青老弟談一件事，藹青問什麼事，梁澤生說，我先問你，你知道我的底細麼，藹青方要開口，忽想起大巧兒叮囑的話，就搖頭說，我不知道，梁澤生笑說，只這四字，就表示多少知道一些，我跟你相處這些日，也已深知你的爲人，今天坦白的對你說，我是幹秘密工作的，現在有一件事，我以中國國民的資格，要求你這中國國民，替國家作一件偉大工作，藹青聽了，霍地立起說，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機會，澤生兄儘管說，我一定拚命去幹，萬死不辭，不瞞你說，我在前幾個月，發現馬五和曉鶯所作的事，就想加入，曉鶯還反對我，說我還不够資格，我早已慚愧得要死了，你能給我個機會，我太感激，梁澤生笑說，我了解你，若不了解，也不會和你來談，不過你也不要太興奮，還未必辦得了呢，藹青問到底什麼事，請你快說，梁澤生看着大巧兒說，我要跟藹青密談，你出去一會可以麼，大巧兒聽了躊躇一下，才往外走，到門口又回過頭說，梁先生，倘若危險的事，千萬求懇把我們倆派在一塊兒，梁澤生正色說，這是公事，你先不要參預，聽我的命令，大巧兒才默然走出去了，梁澤生從衣袋取出一張日報，指着上面一塊游藝廣告說，這個人你可認識，藹青接過一看，只見是中華大戲院的新正戲目廣告，主角是陸鳳雲，三字很大，底下還有十幾個配角的名字，和由正月初一到初五的戲目，藹青看了，愕然心想他方才說要我作一件偉大工作，怎麼問起陸鳳雲，真是奇怪，就點頭說，認識，梁澤生說，有什麼關係，藹青說，她曾經是我的妻子，梁澤生問現在離異了麼，藹青說，是的，梁澤生說，爲什麼離異，藹青說，當然由於感情破裂，也可以由於我窮了，不能符合他的欲望，才漸漸影響到愛情，梁澤生想了想說，那麼請你把由結合到離異的情形，都詳詳細細的告訴我，藹青猶疑着問道是關係正事的麼，是必需的麼，梁澤生點點頭說，不錯，是必需的，關係很大，藹青只得把自己和鳳雲的一個經過都說了，比當日告訴大巧

兒還要詳細，直費了有一點鐘工夫，梁澤生聽完尋思一下，才點頭說，這樣說，你和陸鳳雲並未離異，只是暫時分居，羸青說，是已經離異了，梁澤生說，離異有手續，有證人，曾到法院登記，羸青搖頭說，都沒有，梁澤生說，當日結婚可有婚書大帖，羸青說，有是有的，不過我想都已丟掉，因為當初先母收存，她死後不知放在什麼地方，後來日漸敗落，什物都賣出去，大概夾帶着走了，梁澤生說，你說的是你這一份，陸鳳雲那一份呢，羸青說，不知道，梁澤生說，這倒沒什麼關係，你和陸鳳雲分別時，情感並沒有破裂，約會日後重聚，正是我所希望的，羸青說，當初不過那麼一說，誰還願意再見她，梁澤生說，有那麼一說就好，我很希望你再見她，羸青愕然問爲什麼，梁澤生想了想，正色說，爲着國家，我現在告訴你，你聽到耳裏，不論能作不能作，可不準再從口內說出來，不則恐怕於你不利，你知道現在陸鳳雲唱戲很紅，身份也越來越闊了，她在上次來津時，和警察局勞虎男要好，勞虎男送她一座很好的小樓房，在七十五號路，前月南京偽政府副主席到北京來視察，在堂會上見着陸鳳雲，十分賞識，就叫到行轅去，一連親熱好幾天，方才回南京去，昨天報紙上有一段新聞，說蔡文仲近日政躬違和，將赴上海入某醫院作短期休養，人們都以爲他是趁新年到上海去玩，其實不然，這是一道烟幕，他本人已在前天到了天津，住在舊多利亞路老財閥賈厚甫的宅內，暗地是來和陸鳳雲叙舊，昨天就住在七十五號路陸鳳雲家裏，大概總得過十多天才回南京，因爲一星期後在北京開的重要會議，由他代表偽政府參加，報上已登過了，當然不會回去再來的，羸青很驚訝的說，你怎知道這樣清楚，梁澤生微笑說，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責任，你不必問，現在痛快說，我們想要接近蔡文仲，苦於沒有門路，希望你利用陸鳳雲這道橋樑，達到他的身邊，羸青茫然的問達到他身邊，爲什麼？梁澤生說，這個：本不該現在就告訴你，不過我對你很有信任，而且也不怕危險，即便洩漏了，不過犧牲我一個人，並無大碍，痛快說，我們對每一個漢奸都要嚴厲處置，只一遇到機會，就不惜犧牲，不擇手段去幹，現在我們要利用這機會處置蔡文仲，你是最合宜的執行人，好比進戲

場去看戲，必需入場券，你現時雖還沒有，可是因為認識戲院經理，比旁人都有希望得到，不過你敢幹麼，蕭青咬牙毅然應聲說，敢幹，有天大危險我也幹，梁澤生說，你不會反悔，蕭青搔着頭說，我當然不反悔，可是空口說你也許不信，現在……我知道你們有個偉大的組織，我立刻立志願書加入，並且請你怎樣想個約束我的辦法，倘若我反悔，你們直接處罰我，或是舉發我，都可以，梁澤生拍着他肩頭說，我對你並不想約束，只是信任，有這幾句話就夠了，你就努力辦吧，蕭青說，怎樣辦呢，用手槍麼，那我還得預先練習，梁澤生說，現在先談不到這個，你第一步要去接近陸鳳雲，然後從她身上見機行事，以後你們要隨時計議，蕭青說，我接近鳳雲，可是不易，你想她現在到了天上，我已跌到地下，我上門去，她肯理我麼，即使理我，至多匆匆一談，也不易得到機會啊，梁澤生說，當然不能找上門去，聽你所說陸鳳雲的情形，她倒不是太沒情義的，我可以想個辦法教她倒來尋你，蕭青說，她怎麼能找我呢，梁澤生笑說自然有法，你不必問，我想一星期內外，她準可以和你接近，不過這齣戲只你一個人唱不成，還得要一個漂亮女人，蕭青問用漂亮女人作什麼呢，澤生說，譬如治病，你是藥，而這女人就是藥引，能把 you 引到病的地方，蕭青問是要和鳳雲接近的女人麼，梁澤生搖頭說，絕對不要接近她的，必需完全生疏，我認識一位王小姐，倒够這個資格，可惜她到了上海……哦，我才想起來，眼前就有一個入，不過好好兒修飾一下，訓練一下，這個人就是曉鶯，她本人很够漂亮，只是態度稍差，也沒有衣飾，這倒好辦，說着忽聽門外有繚繞之聲，澤生笑着說，林小姐，進來吧，我早知道你一直沒離開這房門口，隨風門一啓，大巧兒早走了進來，滿頭滿身是雪，鼻尖和兩頰凍得通紅，進門就說，我才在那邊屋裡呵了會兒，才過來看看火爐，給你們沏壺新茶，澤生笑說，謝謝你，那邊的屋子大概沒有屋頂，讓這一身的雪，大巧兒不好意思的說，外面的雪太大，出來就落一身，蕭青也笑着說，是啊，豐年好大雪，這該是好年頭兒了，你快揮淨了，梁先生要跟你說話，大巧斜了他一眼把雪揮淨了，問梁先生有什麼話，澤生說，你不要抵賴，我們的話你早聽見了。

，現在也無須再重說第二次，這是一件愛國工作，要你當個配角，把轟青引到陸鳳雲跟前，大巧冷着臉兒說，這我怎樣辦得了，澤生說，這件事既不用你費力，也不用你說話，只是用你打扮漂亮亮亮，陪轟青去看幾場戲，這還不成，大巧兒慢吞吞的說，那成，可是我沒有好衣服，澤生說，那好辦，我替你去借，哦，還不能借，轟青這身行頭也不成，好吧，我自有辦法，現在算全說完了，這齣戲我還不能把全部劇情告訴你們，只能由我在幕後隨時導演，你們也要隨時接受命令，現在我要走了，你倆明天下午四點鐘到史宅去，咱們再談，說着就立起來了，大巧兒忽攔住他說，梁先生，你這回是打算把轟青和那個陸鳳雲給成全到一塊麼，梁澤生聞言，凝眸撮唇，微嚙一聲說，哦，哦，原來癥結在此，我真糊塗，說着就手拍大巧兒肩頭說，小妹妹，這件事只有幫助你，絕不會妨害你的，說痛快話，等這件事成功以後，我貢獻你們一座洞房，作為酬勞，大巧兒紅了臉說，倒不是那個，你……可是……澤生因她聲音太低，沒聽清楚，就問你說什麼，大巧兒回答沒說什麼，澤生說，那麼我走了，就推門出去，轟青大巧兒就送到巷口，方才回來，到房中大巧兒坐在坑邊，低頭不語，轟青看着她半晌，才問你怎麼不高興，是反對我幹這件事麼，大巧兒抬起頭俏然的說，我不反對，這是正事，不過……今天我才知道，你和鳳雲並沒離婚，轟青說，沒離婚也和離婚一樣，大巧兒說，方才梁先生不是說，你們只算分居，不算離婚，還有你和她臨分手時，又約定日後還要團聚，轟青說，那不過一說罷了，你看世上無論作生意拆夥，是夫妻散夥，只要未曾打破了頭，都是好離好散，說句大家留着好兒，日後有緣再遇，可是雙方感情已傷，印象已壞，絕不會再遇了，傻子，你不要多想，大巧兒說，我才不傻，現在眼看就要再遇了麼，轟青說，遇和遇不同，我這是被愛國心驅使，暫時去利用她的，並不是有心和她重圓，大巧兒說，萬一他要抓住你呢，轟青說她可得抓住住啊，你想想，她在我家是什麼行爲，方才澤生所說，她最近又是什麼情形，簡直成了流動的妓女，漢奸的玩物，我看她簡直不是人，倘若我還有一點愛她的心，連我自己也沒了人味，寶貝，你放心，我的心整個在你身上，若

有絲毫改變，你看見外面防空鬧得這麼兇了，炸彈不久就來，第一個準落到我頭上，大巧兒吐了一聲說，大年三十兒的，你少說這樣狠話，落到你頭上，就是落到咱倆頭上，轟青說，你這話很對，咱倆是一個人，一條命，你還不能信我，大巧兒點頭說，我相信你，不用再說了，我買的糖葫蘆還放在院裏窗沿上，大概被雪蓋沒了，你拿進來吃吧，轟青便依言拿進兩枝，和大巧兒吃了，又談了會閒話，直到天亮，才各自睡下，次日起得很晚，午後三點才吃早飯，飯後留小寬在家，給馬五照顧，二人便到史宅去，梁澤生已在那裏等候，二人給史太太拜了年，學生也給轟青拜了年，稍談須臾，澤生便領二人到廂房去，廂房中已支上兩張大案子，有五個男子在預備工作，是兩個西服裁縫，兩個中服裁縫，一個縫皮匠，在這大年初一，各行工人全都休息，澤生我來這幾個人，是以較平常高十倍的工資，和每日三餐雞鴨魚肉，好酒管够的代價請來的，專給轟青大巧兒趕製衣服，因為蔡文仲在津不會長久耽擱，非快不可，至於所備衣料，轟青是兩套西服，兩件大衣，是一件海龍領獺獮筒子華達呢面，一件是水獺領絨緞裹子禮服呢面，大巧兒是三件夾旗袍，兩件皮大衣，一件是灰鼠背，一件是紫貂，這些呢絨皮張，完全是史宅舊存之物，由史太太捐助出來，送給轟青大巧兒穿用，作為工具，可見史太太是多麼熱誠和開明了，轟青還好，大巧兒真有些目迷五色，對各種東西幾乎全不認識，當時量好尺寸，匠人開始工作，他們又回到上房，和史太太家人談笑，直到晚飯後才回去，次日正月初二，市上只有食物店和娛樂場開市，其餘各業仍在關門，澤生又領着二人硬敲開熟鞋店，替二人買了鞋，又給轟青買了頂水獺皮帽，到了初三日下午，所有的衣服，因為連夜趕工，已經完全作成，轟青大巧兒到了史家，澤生又以高價請來理髮師，替二人燙髮修面，完畢以後，天已六點，吃過晚飯，史太太就指導大巧兒化妝，把舊存的高貴化妝品，取出許多，描眉畫眼，暈頰塗唇，真給造成一個電影明星，鬧得大巧有些暈頭轉向，在鏡中好像不認識自己，隨即穿上新衣服，轟青也收拾好了，二人相對一看，全都愕然，相處多日，誰也不知所愛的人有這樣漂亮，一個臨風玉樹，一個銀幕佳人



，而且雍容華貴，好似都是有生以來，就是錦襪綉鞋，住洋樓坐汽車長大的，萬也不像任巴巴胡同的女單幫男窮酸，蕭蕭看見大巧兒，驚訝她怎樣俏，大巧兒看着蕭蕭，驚訝世上竟有這樣漂亮小夥兒，誰看了不愛，這可得特別小心，史太太梁澤生贊嘆不已，史太太拍手說，幾時你們結婚，我一定巴結作個介紹人，站在禮壇上，看你們並肩走過來，也是眼福，梁澤生說，我也估住一個好缺，給你們作司儀，說得二人很不好意思，史太太又取出軟鐲手表和兩隻鑽石戒指，給大巧兒帶上，大巧兒說，這樣寶貝，我若給丟了，可怎麼辦好，史太太說，丟了也沒關係，倘若不丟，就是我送你們的結婚禮物，大巧兒紅着臉答不出話，梁澤生拿出兩張戲票，交給大巧兒，教她放在貂皮手籠裡說，我已買了接連一星期的夜場票，都是四排正中，同樣坐位，現在先給你們今天的兩張，大巧兒說，只請我們看戲，史太太和你不去麼，澤生說，史太太沒工夫，我倒要去觀察情形，可不跟你們同去回來，也不坐在一處，你們看見我，也不必打招呼，最要緊坐在那裏看戲，要態度大方，不要多說話，也不要不說話，要作出親密的樣子，可也不要太親密，總而言之，你們是情人，不過到戲院是消遣去的，不是談情去的，明白麼，大巧兒並不答言，拉了蕭蕭就向外走，澤生倒沒給他們預備汽車，二人走出巷外，才雇三輪車到戲院去，這時已有九點鐘，到了戲院，見門內已有座滿的大牌豎立，好像拒人於千里之外，沒經驗的知道票已售罄，自要慶然而返，但久於此道的，才不理這些，視若無睹的走進去，若有熟茶房，自然會趕過來報告，早給二爺留好票了，三排中間特十四號，又得看，又得聽，又方便，慫上回可是沒留話兒，我一直給慫留了三天座兒，慫不來我也不賣，什麼話呢，一年到頭賺的錢，賠幾天沒關係，慫裏請，楊盛春挑滑車正上高台，好吧，只憑這一套話，比如票價二千，最少得給一萬，二爺麼，還能教窮人吃虧，倘然來的不是熟識的二爺，而是衣服鮮華，派頭大方的人——戲院茶房眼光比偵探還利害，但他們並不能辨別賊匪，而只能看出是不是肯花錢的客人，——他一看這人在關閉的票窗前流連，也就上前兜搭，慫要買票麼，早賣完了，我這兒還有一張好的，三排

中間持十四，得聽得看又方便，錢慳看着給，慳天聽戲，還有不聖明的，赶上今天戲好，他們都萬兒八千的要，我可不打杠子，慳給六千得了，這都是茶房的慣技，囊青大巧兒原本有票，無須經過這一關，昂然直入，由茶房領到座位上，這真是好座位，不但看戲能看得真切，台上看他們也能真切，二人都沒脫大衣，就坐下了，這一對璧人，容光四照，再加衣服闊綽，很引他人注意，這時台上正唱着空城計，扮孔明的是一個童伶，在城樓上雖然也一樣的飲酒撫琴，但唱得聲嘶力竭，好似要對司馬仲達大哭一場，司馬仲達若是稍爲慈善一點兒，真該不等二六開口，就兵退四十里，饑了孩子，人都是父母生的，誰沒有疼兒女的心呢，然而這位扮孔明的童伶的家長，就沒有疼兒女的心，大凡童伶都是門裡出身，從小學戲，到十多歲，一看材料不錯，就撥弄出台掙錢，只要稍能立足，這孩子就變成牛馬了，從此就放聲長號，直到一蹶不振爲止，所以古人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話極有道理，若用科學方法研究，就是孩童早慧，只是某一部分特別發育，但因年齡關係，終是柔脆不堅，家長應該加以珍惜，方能長久保持，但有很多人愛好虛榮，或是好利，一見孩子聰明有特長就以竭澤而漁的方法，要孩子盡其所有的都貢獻出來，結果必把孩子毀壞，試看歷來號稱神童的，長大都沒有很好的成就，譬如孩子幼慧，九歲能通五經，家長就希望他十歲中秀才，十五歲中狀元，十八歲作宰相，日夜督促，結果孩子什麼也沒中，十三歲就得肺病吐血死了，這和殺雞取金蛋一樣道理，既看出是產金蛋的雞，怎就不善加養育，等他一天下一個蛋，慢慢發財呢，童伶唱戲，也是同樣的情形，孩子不錯，能唱幾齣，就趕到台上去唱，台下觀眾看着有趣，再一捧場，更合了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古典，把孩子毀得萬劫不復，更得天天學，天天學，直到聲帶損壞，永遠不能上台爲止，童伶這樣毀掉的多了，尤以鬚生爲甚，有長大有幸能苟存的，如吳鐵庵王文源等人，也都可憐得很，即以余叔岩而論，雖然大名鼎鼎，但嗓子也給他很大痛苦，起因何嘗不在小小余三勝時代唱得太多，唱得太久了呢，這時台上扮孔明的童伶，尤爲可慘，他並不是天生的神童，而是一隻被人硬打得上架的鴨子，他名叫杜和

聲，是梁鐵雀姘婦的娘家兄弟，自幼隨梁鐵雀長大，梁鐵雀久吃戲飯——這戲飯不是戲子常說的戲飯，而是吃戲子的飯——看見唱戲的掙錢容易，非常羨慕，他又沒有個女兒可以造成吳素秋言慧珠，就想把這小內弟造成譚富英馬連良，請師學了幾齣戲，就利用他自己的手眼勢力，硬架到台上去唱，可憐杜和聲本不夠料，唱得七亂八糟，梁鐵雀心志堅定，百折不回，他以為唱戲的地位，都是由不要臉所造成，越唱不好越要唱，越沒人聽越要唱，慢慢自有大紅之一日，仍是竭力巴結，他又痴心妄想，中國的名鬚生全都死盡，只剩杜和聲一人，自然能够出頭，但是老天絕不能替他代辦，他又沒有胆量去挨個殺掉，只好退而思其次，杜和聲既不配挑班，只好給坤伶作二牌，於是坤伶班的二牌老生就倒運了，只要到天津來，梁鐵雀必竭力設法，使坤伶不帶二牌老生，好教杜和聲補缺，一則傳名，二則弄錢，但杜和聲唱了不過二年，連原來懂有的一點嗓音都消失了，每逢演戲，直如化子叫街，吸毒君子賣報，能使聽者唏噓流涕而不自禁，於是很多女伶都賭誓發咒，寧可不到天津來唱，也要拒絕用杜和聲作二牌，這位可憐的孩子，因此倒得了休息，風雲這次來津演唱，既不是梁鐵雀所邀，也不在中華大戲院；而且以她現時的勢力，梁鐵雀也萬萬不敢逼他用杜和聲，那知事逢湊巧，鳳雲班中辭退原有二牌老生王少堂，另換了萬勝歧，這萬勝歧玩藝不錯，扮相又好，倒是很有希望的人物，他原定年三十晚車來津，趕初一的夜戲，不料他在北京結識了一個年青寡婦，走得很熟，那寡婦十分富厚，獨居一座大宅子，過着舒服生活，因為舒服，才姘識了萬勝歧，那知人若富厚，就難免引人覬覦，外人還不說，只遠近同族就多得很，萬勝歧既幹這種壞事，常到那寡婦家去，本該放聰明些，多多花錢封住男女僕人的口，其實這種錢並不用他自己掏腰包，但是萬勝歧太已蠢刻，把情人的賸與，都沒入私囊，不肯向下層種人緣而博口碑，於是男女僕人都恨透了他，徧巧萬勝歧因將赴天津，到情人處辭行，並且弄些路費，這交涉自然要在夜中開會議決，他由除夕前一夜，住到除夕早晨，正在擁着情人夢遊黃金國之際，許多人破門而入，把一雙男女包圍，情形雖然十分嚴重，其實不難解決，前

來捉奸的族人，也沒想把事態擴大，只要那寡婦拿出一部財產，給大家分分，也就可以滿意而去，她和他也仍可以盡歡而散，無奈萬勝歧，一步走錯，把事弄糟，他自恃以前唱過武生，身手矯健，一見情形不對，立刻跳起，抓起床前一把茶壺，猛力一擲，跟着向外就闖，那知茶壺正擲在一個人頭上，血花崩流，衆人都嚇得向旁躲閃，他雖衝了出去，不料屋門外還有不少人，當時把他捉住暴打一頓，因爲有人受傷，就不能調解了，有一位跟隨衆人前來，而躲在外面的老族長，本預備在相當時候出面作調人，這時見釀成兇案，就挺身出來，以整頓家風爲名，喚來警察，一同帶區成訟，萬勝歧就在大除夕的好日子，以誘姦良家婦女和行兇傷人兩層罪名，鄧鑑入獄去也，鳳雲在年初一早晨，才聽得消息，她自然着急，四外尋人補缺，不料梁鐵雀得訊更早，在她着急之時，已經等上門來，向鳳雲供獻他的小內弟杜和聲，鳳雲實在沒法，天津既沒有合宜的人，到北京現約又來不及，再想想這時正是正月節兒，不論配與否，全能滿座，也只好將就吧，才決定用杜和聲，但把原定的戲碼大半改變，凡有和老生的對戲一律取消，改爲旦角獨挑，寧可多累一點，免得出笑話生氣，教杜和聲在前場唱單齣，任他自己糟到什麼份兒，也和主角無關，梁鐵雀大願得償，杜和聲可受了罪，新年新月，哀嗥不已，昨天學了一齣八義圖，今天又學空城計。直學得天爲下雪，人爲傷心，幸而這是在正月裏，若在年關以前，不知得有多少債台高築的人爲之自殺，所好這正月節兒，講究聽戲的都不來，而來的大半不種戲，或者以爲這齣是孔明哭城呢，而且在淪陷以後，暴發戶興起，娛樂場幾乎成爲他們的天下，他們也許在家鄉會聽過什麼落子什麼梆子的野台戲，對於京腔大戲，只愛巴情，所以造成女角劈紡一派，說到聽字，至多聽個噪音，所以譚富英能大紅於天津，若是他的爺爺譚鑫培復活出台，就憑那隻聽前五排的噪音，破爛古舊的行頭，不被闖下台去才怪，所以這時台下觀衆，雖然全是爲聽陸鳳雲而來，對前場的戲並不注意，但也受不住孔明的嗶叫，他們並沒有惻隱之心，憐恤小兒的苦處，竟然倒好連天，好容易可馬盡退了兵，孔明下了城，可算功行圓滿，徒期期滿，可以饒恕了，

那知磨難還是不完，後面尚有斬讓，這倒不怨孔明樂於受罪，實是由於排戲碼時，梁鐵雀替他的內弟力爭權利，他說和聲雖在這班裏唱壓軸，但是以前會自己挑過班，終是大角色，在台上不能馬虎，總得按挑班是的規矩，把戲唱全了，台下捧他的多着呢，若是缺一場，就許有人退票，連陸老板也不好，看鳳雲深知和聲的技藝和人緣，聽梁鐵雀這樣說，就故使促狹，答應了他，自己唱紡棉花小戲讓和聲在前面唱大塊的，於是貼出了失街亭空城計準帶斬讓，這個準字就毀了孩子，和聲唱完了空城計下來，被前台鬧得實不敢上去了，連在後台替小內弟把場的梁鐵雀，也心寒胆戰，願意饒恕馬謖，不必斬了，同時也饒了孔明，但是後台管事因為派戲已預先算好時間，主角貼的是唱小戲，前場大塊戲必得唱全了，才能符合預定時間散場，若是無端切下一塊，使主角提早上场，恐怕十點半就要吹挑子，雖然正月節照例是戲院揸錢的日子，觀眾不依說不定惹起暴動，捧砸退票，前台這份損失誰負責賠償，若用變通辦法，墊一齣大筵短呢，那又像陸鳳雲遇到悞場，上台時被起鬧，她才不肯替人背這黑鍋，總而言之，絕無脫免之餘地，孔明只得又頂着雷出去，可憐三代後唯一完人真名士的諸葛先生，一生謹慎，今天可倒了楣，才在城頭受驚，又將在帳上挨雷，他倒是會法術，但可惜沒學全，能使風而不能避雷，請看他在三國演義上，算風，借風，發風，甚至於「一陣狂風迎面吹來，孔明將羽扇一指，那風又倒捲回去，孔明揮兵隨風掩殺，敵兵大敗死傷無數」，但絕沒見過孔明發掌心雷將孟獲震倒馬下，或是曹操給孔明一掌心雷，孔明喝聲疾，那雷轉身飛回，倒把曹操震得心吐鮮血，伏鞍而逃，可見孔明對雷是沒研究，於是這次出台斬讓，台下的雷一攻上來，震得他天旋地轉，不知所措，渾身抖戰起來，但是天下事常有歪打正着的，例如前清咸豐年間，有位鍾駿聲，舉進士以後殿試，他正害着目疾，草草完卷，自分必在三甲，那知監試大臣肅順，要提拔他的私姪高士奇作狀元，因為高的筆下很快，就提前抓卷，那知道日高君手腳不能相應，竟未完篇，而完篇的試卷中只有鍾駿聲最為平安無疵，倒把他中了狀元，又如我的朋友鼻涕阿三，窮得沒飯，投河不死，又跑到什麼倉

庫行竊，被人捉住，暴打一頓，正要備文轉送警局，不想被倉庫主管人看見了，那主管人正是阿三的天外飛來的舅舅，於是阿三不止無罪，還能作官，近日已獲美女而坐汽車了，你說沒有這種事麼，我說有的，請以孔明爲證，孔明被雷震得抖戰，而入帳時應該有氣得哆嗦的作派，這真是適逢其會，他居然假戲真做了，台下有些位行家，一看孔明簡直實在哆嗦，好像要得半身不遂的病，不但表演入化，而且使人明白孔明後來五丈原星殞，就是由這時種的病根，可謂唱戲得間，鬧發了金聖嘆未及批出的幽隱，就大聲叫起好來，這一來算把倒好變成正好，換回了惡劣局面，孔明撫琴未遇知音，不想哆嗦反遇知音，由此把心穩定，以後就容易唱了，哭馬謖，想先帝，用他的冤調嗶音，正好適合情緒，所謂唱情，他是作到了，居然落了幾個好兒，梁鐵雀在後台樂得幾乎要飛，屢次把頭兒探出台帘以外，教人瞻仰他就是孔明的姐夫兼保護人，等孔明唱完了進後台，被他給抱進了化裝室，這是照例的，前台唱紅，後台優待，貨物眼看要長價，怎能不特加珍惜呢，然而前台這時更緊張了，等待看陸鳳雲的觀客，紛紛趁休息時間，去上廁所，或是吸煙吃水果，爲着借烟爲醒腦，拂尿清心，並且吸收營養，好有精神聽這齣紡棉花，還有人竭力咳嗽，預備紡棉花一出台，就使肺部完全休息，寧寧死也不作聲，看來害肺痛的人，無須行氣胸手術，只常看戲就能治好，轟青大巧兒雖然靜坐不動，但內心情緒比任何人都更緊張，自從休息的牌子擺出，轟青就不住心跳，知道立刻就將與久別的风雲見面，而自己的艱難工作，也從此開始，不知演變到什麼地步，大巧兒却想立刻就要和自己的情敵相見，她不知多麼漂亮，以一個人的力量，能號召來這滿院觀客，一定是太迷人了，他又是在轟青的前妻，轟青見了她不要勾起舊情麼，那可真是難保，大巧兒只有很不安的等着，過了一會牌子撤去，鑼鼓一響，前幕拉開，台上已換了嶄嶄新的大帳子，綉着百鳥朝鳳的花樣，中間一隻美麗的鳳凰四圍配以各類鳥類，或飛或集，足有一百隻不止，還用紅花碧樹白雲作襯景，這帳子完全配合風雲的芳名，而且綉工太精美了，前面的圍桌椅幃，花樣顏色，也全相同，只於具體而論，這套東西，在平津可以壓倒

一切，不知是那位闊人贈送的，及至鳳雲一出，幾十盞電燈霎的亮起來，也們立刻忘了美麗的百鳥朝鳳，都把眼睛突出，癡望着台上這隻朝陽丹鳳，大概是因為正在新春，鳳雲身上穿着一件大紅絨絨旗袍，頭上飛機髮，鬢邊還帶朵紅花，脚下穿的是紅緞高跟鞋，週身除了紅並無他色，但她那張臉兒，既白且嫩，直似燈光都能映入皮膚裡面，豐容盛鬋，明眸皓齒，美到無可形容，在掌聲雷動之中，人們都直了眼，大巧兒尤其瞠目不瞬，她倒不是迷惑，而是害怕嫉妬，倘若鳳雲醜如鳩盤茶，她能看似天仙，這時鳳雲美如天仙，她看着直比魔鬼還要可怕，不但大巧兒吃驚，連翥青也覺愕然，覺得自己和鳳雲數年夫婦，向未見過他如此美艷動人，半年不見，她怎變得一美至此，也許她原來便有這種美，只是我未能發現，那真可惜，古人詩中所謂「只悔從前領略疎」，雖然是悼亡之作，但人已亡了，悔又是一種意境，我則跟前人是夢中人，也再不能領略，更是遺憾無窮，徒喚奈何了，翥青想着，忽然覺得身傍大巧兒身體轉側，方才記起自己身已有主，而且此來是有正當使命，不容胡思亂想，急忙收斂心神，竭力使面上現着沒有表情的表情——在這裏說幾句閒話，當作者擬定這粉墨程全篇結構之時，就預算着這第二回，最為難寫，或者許作法自斃，因為心理描寫是吃力而不易討好的事，何況要在緊張狀態中，同時描寫三方面等心理，還要配合上適當的言語動作，這在名家大手筆，或能舉重若輕，而我是笨人就成了艱巨工作——就低聲向大巧兒說，你看見了，就是她，大巧兒轉過臉，附着翥青耳邊說，太漂亮了，你看着心裡不難過麼？翥青無法回答，只好撇了撇嘴，又將肘部觸了她一下，暗示對她這兩句話的抗議。那知他倆的動作，已被鳳雲看到眼裡了，鳳雲今天是報應，她方才毫不通融教孔明挨雷，不想自己也挨了雷，但她所挨的雷是無聲的，却比有聲還兇，她原是舞台上的老手，對一切的戲都已熟極而流麗，簡直無須用心，就能演唱自如，好像另有第六種官能，專司此事，重頭大戲尚不經意，何況這種玩笑小戲，她輕輕俯俯，隨隨便便走出台來，照例的！面念着詞兒，一面將媚眼向包廂上一掃，再轉而向台下前排一掃，這是一種應酬手段，好像尋找他要好



的捧客，又似告訴捧客，我對你們很關心，上台就尋我你們在那裡，那班捧客也在她一瞥之間，心癢難搔，覺得風雲看我了，其實未必直看見他，只是一種心理作用，譬如你立在照相館窗前，總覺得照片中的美人正在看你，你站左邊她看着你，移到右邊還看着你，這不是教人作夢麼，然而她根本誰也沒看，風雲也是如此，好像請客的主人，舉箸說請，這就算讓過了，吃不吃還在客人自己，她的眼光由包圍落到樓下前排，因為翥青大巧兒這一對坐在最着眼的地方，又加兩人同樣的容貌秀美，衣飾富麗，好似烏雞羣中立着一隻白鶴，風雲的眼光掃到他們頭上好似被擋了一下，這就如立在花園前縱目觀望，本來無所專注，但忽見一叢牡丹開得鮮艷，眼光不由被吸住了，風雲流動的眼光，微一停頓，立刻認出翥青，但還有些猶疑，不信他會突然闖到這樣，但再一注目，才斷定確是翥青，同時也端詳着大巧兒，心想這女子真俊，她是和翥青同來的麼，風雲這時已有點動心了，她固然蕩佚飛揚，但和翥青數年夫婦，又有過一段情史，說句粗淺的話，男女戀愛和交朋友是一樣情形，酒肉朋友，只是一時親熱，離開了便即淡忘，若是曾經交好，誰爲誰出了力，誰爲誰受過苦，即使因故斷交，日後也要回心相憶的，重逢更有無限感慨，風雲當日爲要嫁翥青，曾經拚過性命，這印象在腦中不會沒滅，換句話說，就是情苗已刪，情根未拔，這時見着翥青，自然不免感觸，何況翥青又似已經發跡，變得這麼漂亮俊雅，雍容華貴，比當月初結婚時還可愛，不由憶起臨別的約言，他這是混好了來找我麼，但爲什麼不到我的寓所或是後台，直接找我，倒來看戲，這是什麼意思，而且他身旁的女人，和他年貌相當，簡直是一對兒，或許不是他帶來的吧，風雲雖然照樣唱戲，也照樣眼光流動，不使旁人看出情形，但已暗地注意上他們了，及至翥青和大巧兒附身密談，互相倚靠——完全表現是一對情人，風雲已覺刺目酸心，而且他倆說話的情形，不但親密，而且由情態上看出，那個女子眼瞟着台上，向翥青說話，翥青聽着很不好意思，又用肘肘她，這可以很顯明的看出他們是談論自己，而且翥青必已把自己過去的事，以及和他的關係，完全告訴了那女子，才會有這種情形，由此可以想見他

們倆是什麼關係了，鳳雲心裡很難過，感覺鴛青是被入掠奪了——這裡又要作個說明，俗語說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人家的好，其實上一句是極沒道理的，一個人若只覺自己文章好，那就永世不會長進，下一句倒是合於事實，但也和英雄見慣亦常人的道理一樣，美人見慣何嘗不覺平凡呢，譬如你娶了西施作太太，第一由於她已屬於你，天天在一處，第二由於太太多是安分守己，沒有刺激，你就把她看得平常，倒以為齊宣王太太無鹽大姐很美了，但是倘若你太太忽然出了問題，和范蠡先生攜臂到北海划船，被你遇見，你就要想太太居然偷了人，足見她有被偷的資格，再一注意，敢情真够漂亮，她又變成西施了，萬不能被入奪去，拚了命也得奪回來，這雖是一句俗語的註解，但也是人類矛盾心理的表現，男女皆然，女人何嘗不說丈夫是他人的好呢，但自己丈夫若變成他人的丈夫，就又可愛了，——幸而她技巧嫻熟，心中雖然有事，表面還能作戲，但已不能精采，以後鴛青大巧兒只規規矩矩，大大方方的看戲，既不說話，也沒動作，鳳雲看着，更感覺鴛青必已升勝到相當程度，他身邊這個女子，美艷端莊，一定是個大家閨秀，絕非濫污女人，大家閨秀才更可怕，她既和鴛青這樣親密，想必已在戀愛說不定已經訂婚，更說不定已經結婚，鳳雲正在芳心展轉，而所扮戲中人的木夫張先生也回來了，隔牆對唱了一回曲，對搗了一回亂，鳳雲雖未致唱錯，但已有些心不在焉的偷工減料，但台下也沒有不滿意的表示，梨園內行，常有人保戲戲保人之說，鳳雲這時倒是戲保了人，因為她坐在台前，雜色小電燈的紡機旁邊，座位是把椅子橫放，上置椅墊，離台板不過一尺多，她坐着自然得把腿伸出來，既伸腿就把底襟鈕扣解開兩個，於是穿肉色長統絲襪的腿，露出三分之二，在燈光下看着，好似赤裸樣，粉光緞緞，肉感瀟瀟，台下一人都看得痴了，不但不注意她的一唱作，連叫好都見減少，因為人們聲帶緊縮，津液乾涸，已經不能發聲，鳳雲倒由此佔了便宜，及至張三先生進了門，看見孩子，提出質問，自己出門八年，這懷抱孩子是誰的，台下一陣開笑，大巧兒看着着鳳雲，向鴛青抿嘴一笑，鴛青也微微搖頭，向大巧兒撇嘴一笑，鳳雲在台上看得清清楚楚，立刻心中恍然大悟

悟，明白蕪青此來的原因，他必是因爲自己當初厭棄家庭，不耐貧苦，作出違背婦道的事，最後竟至起意脫離，重出唱戲，他當時雖一直忍耐敷衍，沒有露骨表示，但心中已非常怒恨，別後雖不知他幹些什麼，但必負着氣努力上進，也許遇着意外的好機會，如今必是混得很好了，又結識上極美極闊的小姐，所以今天特意一同前來聽戲，給我看看，爭一口氣，好像告訴我說，你不是看我沒有出息，才脫離的麼，你以爲姓程的永遠窮下去，永遠不會再有家了，現在請你看看，到底怎樣，我這位新太太比你如何，鳳雲這樣一想，眼淚幾乎湧出來，覺得蕪青太狠了，太不念舊情了，咱們當初有約，你混好了，爲什麼不先找我，倒弄出這一手兒，你怎樣也該先見我一面，我若真個無情無義，你再這樣辦也不晚啊，想着就把莽璐的孩子，遮着半邊臉，狠狠的瞪了蕪青一眼，眼中含着無窮委屈悲恨，透過淚光，直射到蕪青面上，這一眼好似直穿入蕪青的身體，刺到他的心上，蕪青不由低下頭去，好似把她壞處都忘了，只回想舊日的恩情，自覺此來有些對不住她，心中倒在惆悵發生慚愧，大巧兒在旁也看出情形，故意推着他說，你抬起頭來看戲啊，蕪青說，戲也快完了，咱們走吧，省得回頭擁擠，大巧兒正合心意，就立起來，但還向台上看了一眼，和鳳雲目光相觸，這四條光線，都帶有敵意，若像武俠小說的辦法，把眼光練成飛劍，今日這中華大戲院中，定要出兩條人命，但所差的大巧兒含着得意，而鳳雲却是無可奈何，蕪青根本沒抬頭，一直和大巧兒走出院門，依蕪青要坐車，大巧兒却想走，蕪青只可陪她走，大巧在路上不住的笑，蕪青問她笑什麼，大巧兒說，我笑有個人動了心，受了罪，還跟我賭咒呢，還說愛她就沒人味呢，蕪青說，你別冤枉人，我一點也沒……只是不好意思，你也看得出来，她今天很受刺激，大巧兒說，你還很疼她哪，蕪青說，我幹麻疼她，大巧兒格的一笑說，你不疼她，我倒疼她，那麼明天不要來了，蕪青說，怎麼能不來，咱們這是……大巧兒接口說，是的，是的，怎能不來，你好容易見着她，他又跟你這樣眉眉眼眼的，你怎麼捨得……蕪青着急說，你這麼兩頭兒用話堵我，我可怎麼回答，大巧兒說，你不用回答，咱們心裡分得了，蕪青

嘆氣說，你得明白，我並非自願來的，是受你們首領托付，要幹一件大事，現在既來了，就要給她刺激，引她注意，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事情還沒有到那兒，你已經……咳，得，明天我跟澤生辭職，咱們都不用來了，大巧兒哼了一聲說，你不用賭氣，我知道，我明白，我早想到了，霧青問她想到什麼，大巧兒說，人家多麼漂亮，多大勢派，又是你的太太，並沒有正式離婚，還是藕斷絲連的，只差不見面，一見而準得破鏡重圓，我沒猜錯吧，瞧今天你們倆的情形，若不是台上台下有上千人看着，還不抱頭大哭麼，我敢保你早晚還得歸她，人家有名分，有勢力，有錢，有好容貌，還有那股子迷人的勁兒，我一個窮賣烟搵跑單幫的，拿什麼跟人家爭，再說我又算那一號，空跟你湊了這些日子，我算你的什麼，這就和我們街坊王大爺一樣，去年夏天，一隻雞跑進他家裏，她覺着便宜了，買了好些高粱喂雞，過兩天雞肥了，雞的本主兒來了，只好眼巴巴的看人家拿走，本來是人家的雞麼，霧青說，好，就算我是雞，我也是你的雞，大巧兒說，我還沒這福氣，人家的雞都有個記號爲着丟了好我，你這雞倒有記號，可惜是陸鳳雲作的，沒我一點事，霧青說，你這不覺胡攪，我已經屬於你了，還說沒記號，大巧兒說，記號也沒寫着，霧青說，在心裏寫着，咱們已定了婚，大巧兒說，空口一說啊，霧青說，那好，咱們回去，我就給你立婚約，請澤生和史太太作證，他們都已知道咱們是未婚夫妻，大巧兒說，還差着六萬里呢，霧青說怎麼，怎麼，大巧兒說：我把你當夫，你可沒把我當妻，霧青愕然問這是什麼意思，大巧兒說那還用問，這些日子你就沒愛過我，霧青瞪大了眼，望着她說，怎麼，我沒愛過你，我還要多麼愛你，大巧兒搖頭說，愛我啊，我可沒被你愛過，這才叫紅鼻子不喝酒，枉担着虛名，霧青聽着，心中方才一動，這時正走到一家旅館門前，大巧兒仰頭望着門上招牌，自言自語的說，我不能再傻了，不管以後怎樣，反正我從此不出去跑單幫，永遠在家裡守着你了，霧青聽她忽然又說出這種話，初覺有些支離但隨即完全明白了，她當初曾有過幾次拒絕自己求愛，——這個愛字當然狹義的——最後一次說出理由，因為她常出門，不得不珍重女兒之身，留作

將來徵驗，如今竟說出她從此不再出門，簡直是呼應前言，暗示時機已至，她所以這樣，當然是爲着看出鳳雲對我的情形，知道前途危險，恐怕我被鳳雲奪回去，先用這積極的保護政策，趕快發生夫婦關係，好得到一種特殊力量，抓住了我，大概她自從梁澤生和我商定這件事以後，她知道我將與鳳雲重見，芳心已不知如何展轉憂慮，今日再一見鳳雲的色相，和對我的情形，她才更害怕了，就故意狡展，引我向這條路上走，其實她是過慮，這怎能負你呢，驀青想着，覺得被她這樣重視，又這樣的宛轉示意，心中飄飄然不知是什麼滋味，只覺脊梁發涼四肢發麻，當時很想開口辯白，自己對她如何忠誠，如何一心無二，而相愛以心，並不在乎有沒有關係，但轉想此際若這樣說，反教她發生悞會，疑惑我心在鳳雲，對她冷淡，現在只可以事實證明吧，想着這時已走出十幾步，驀青眼珠一轉，哎喲一聲，拉住大巧兒說，我扭了腿腕，哎呀真疼，大巧兒也吃一驚，扶着他說，怎麼走着好好兒的，會扭了腿，你踮幾步兒試試，驀青走了一走，又哎喲着說，不成，不成，我得我個大夫看看，大巧兒說，那兒有大夫，要不咱們雇車回家，驀青說：家裡附近更沒有好大夫，哦，這附近有正骨蘇先生，大巧兒說，他住在那裡，驀青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就在這一帶，大巧兒說，咱們打聽打聽，驀青說，我有注意了，咱們才走過的，不是一家旅館，咱們先進去，開開房子歇歇兒，再煩茶房請大夫，大巧兒看了他一眼說，你就這麼疼得利害，驀青呻吟着說，真疼，你看，疼得我滿身是汗，大巧兒說，我看不見，你臉上倒沒有汗，驀青說，別費話了，快扶我走，大巧兒也不言語，扶着他走向旅館門口，驀青進去向櫃上說，要開房間，櫃上就教茶房領他們上樓，大巧兒說，樓下沒房間麼，櫃上人說，樓下滿了，也沒有好房子，大巧兒問驀青說，你的腳怎能上樓，咱們走吧，驀青說，我對付着慢慢的上，你扶着我，大巧兒又看他一眼，才扶着走上樓梯，但走得很快，驀青教她慢些，她慢走兩步，脚下又加快了，以致驀青有許多糞派作工，都表演不出來，及至上了樓，被茶房領到一間上等房間內，驀青就坐在床上，筆茶房寫完店簿，收了錢，沏好茶，又走出去，大巧兒把自己的和驀青大

衣，都脫下來掛好，才又坐在他身旁，吻了一聲說，忘了煩茶房去請大夫，還得叫他，藹青撫摩着腳腕說，等一會，現在好些兒了，大巧兒說，還疼麼，藹青說，坐着不疼，一走路還疼，大巧兒說：其實我會治，很不用請大夫，藹青說，你會治，大巧兒說，這沒什麼，只把脚上和腿上的筋按摩一下，活活血就好了，你爬在床上，我試試，藹青似乎不信她有這手藝，說了句你可慢着，才轉身伏在床上，大巧兒忍着笑，問是那隻脚，藹青說是右腳，大巧兒就雙手搬住他的右腳，用力向外一擰，藹青嘖的一叫，在床上打個滾兒，翻身坐起說，你這是那一國的法子，大巧兒說，那不用問，只說治好了沒有，若還沒好，我可以再治一回，藹青忙說好了好了，完全好了，大巧兒含笑指着他說，你小子倒會跟我鬧鬼了，我壓根兒就不信你扭了腿，只看着你出什麼主意，現在你小子說，騙我到這裡幹什麼，藹青笑着說，什麼也不幹，我只要跟你談談，大巧兒瞪着眼說，談談，不會回家去，家裡很有談的地方，你發財了，知道這大旅館多麼貴，一天就許好幾千，你不在乎，藹青一聽，自己仰體上意，反而受了申斥，小姐還難對付，但是世上女人都是這樣，她們向不作提議人，也不作附議人，只是示意教男子提議，而把事作成，她們作享受人，但是享受着還要撇清，表示她們對這種享受毫無需要，比如你和一位女友閒談，她說看報上新開了一家玫瑰餐廳，是中原酒樓的舊廚師，專作廣東菜，我已經很多日沒吃廣東菜了，你一聽這是取瑟而歌，趕緊表示請客，她半推半就，跟你去了，但是吃完以後，你因吃得舒服，正要鼓腹高歌，而她那裡又說了，那個菜不得味兒，那個菜簡直笑話，今天真冤枉，我早就不要來，這大熱天兒，回家吃芝蔴醬涼麵多麼好呢，你花了幾萬元，結果還不如教她回家吃涼麵，但是你還不能喊冤枉，若是氣性大，只可自殺，又如你在半夜睡得正酣，忽然挨了太太一窩心脚，踢得你恍然大悟，已有好幾天沒上公事房了，急忙恪盡夫職，甯勉從公，但到下班以後，太太用什麼話慰勞你呢，她說，真討厭，也不管人家困不困，半夜起來抽瘋，我們明兒還有應酬哪，你就不能反問她爲什麼早不說，若是問她，她的理更長，大爺高興，我們不伺候成麼，教旁

人聽見，你簡直是暴君，總而言之，你的窩心腳算白挨了，所以世界上公理永遠在女人一面，男子永遠是倒楣蛋，蕤青也只有自認倒楣，把罪過攬在自己身上，點頭說，算我荒唐，不過已經開了房間，錢也花出去了，咱們只好湊合呆着，大巧兒搖頭說，我可不呆着，無故住在外面，明兒教馬五看着算什麼呢，再說梁先生也許去找我，咱們不在家，多麼……蕤青說，沒關係，咱們是未婚夫婦，誰也管不着，大巧兒說，管是沒人管，可有人笑話，蕤青說，笑話由他，我不再乎，大巧兒說，你不要臉啊，蕤青看着她，點頭說，是的，就算我不要臉，大巧兒說，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再說跟你在這兒算什麼呢，你是有婦之夫，就快被風雲收回去了，我才不踰這片混水，惹這身臊氣，我先走，你自個兒呆着好了，說着就挾起大衣向外走，蕤青一看情形，知道她是故意要逼到這種地步，暗示自己是表明心跡的時候了，但表明的方法，動作勝於語言，就跳起來，把大巧兒推在沙發上，不待她站起，就搶着鎖上房門，真糟糕，房門的板約有兩寸厚，四面密合無隙，而鑰匙又插在鎖孔裡，於是內外消息隔絕，誰也瞧不見裏面情形，聽不見裏面語聲，只可說關防嚴密，無法探悉，這一夜過去，二人也不是終夜失眠，還是心虛肌怯，早晨六點多才亮就起來了，趕緊洗洗臉就想走，但大巧兒忽想起一件事，告訴蕤青，二人竟相對爲了難，原來二人身上的闊綽衣服，若在白大穿着回家，被隣居看見，不知要引起多少議論，說不定被人跟着起鬧以爲他們出去行搶當鋪，把贖物都穿在身上回來，雖然這時還早，但是南大道巴巴胡同一帶的居民，因爲節省燈油，都是既昏且息，黎明即起，恪守朱子家訓的，大巧兒固然天不怕地不怕，但那是穿破鞋擺烟攤的時候，自從和蕤青發生情愛，已變得和平常女性一樣，懂得面紅心跳，遮遮掩掩了，何況今日一身華麗服飾，而又新作了怕人知道的事呢，二人爲難半晌，結果議定先到史宅去，換了衣服再回家，但這時未免太早，只可在旅館又耽擱了兩點鐘，在這時間內，吃酒早點，又談了千言萬語，大巧兒對蕤青好似已締結了密約，得到切實把握，一切都放心了，既不談風雲，也一掃嫉妬之意，憂慮之心，只和蕤青優優傍傍，唧唧啾啾，好像要融化



到一處，這完全是新夫婦第二日應有的現象，無過了九點半，二人才出了旅館，坐車一直到了史宅，梁澤生昨天住在史宅客廳，見他們來了，就問怎這樣早，蕤青說，因為昨天回來太晚，沒敢來驚動，就一直回家，現在來換衣服，因為身上穿的，在巴巴胡回出入不便，我們又每人只身衣服，梁澤生聽了也沒說話。只陪他們進內宅去換衣服，但蕤青和大巧兒那知道，昨夜散戲以後，澤生曾到巴巴胡同去過和馬五談到二時以後，因二人還不回來，才回到史宅借宿，總而言之，他倆的秘密已完全洩漏了，澤生自不好意思取笑，等他們換好舊衣以後，才說自己也在後排看戲，發現蕤青的成績很好，看情形初步總可以成功，今天晚上請他倆仍到史宅吃飯，飯後還去看戲，再有幾日就看出眉目了，二人答應着走出來，回到家中，馬五迎頭就問，你們昨夜那裡去了，人家梁先生來找我，等你們到兩點多，大巧兒說，我們因為太晚了，住在史家，馬五說，不對，人家梁先生說，他跟你們一塊兒看戲，你們還是先回來，他到史家見沒有你們，才到這兒來找我，大巧兒說，我們在外面吃點心，就噁了時候，梁先生從這兒回去，就見着了，大巧兒雖這樣說，但由馬五口中，知道秘密已被梁先生看破，臉上羞得通紅，而她雖換了衣服，而新燙的頭髮無法掩飾，何況兩人的臉兒，都修理得十分漂亮，大改舊觀，馬五看着，更明白他倆是發生情形了，他素日常受大巧兒的氣，就藉這機會報復，但也不敢明說，只是擠鼻扭眼，滿臉跣五官，而且好似犯了癆病，咳嗽不住，常常發出怪聲，大巧兒罵他，他也不在乎，不過吃完早飯，蕤青覺得困倦，倒在床上睡了，大巧兒的呵欠也一個接一個，倒在蕤青對面，不大工夫也睡着了，馬五進來看見，喃喃的說，也不知是看戲也不知是唱戲，夜裡賣精神，白天打盹兒，這不是過日子的規矩，就出到院中，和小寬玩耍，故意鬥得小寬哭叫，把大巧兒吵醒，罵了他一頓，馬五也不回言，出去向馬路上擺攤賣玩物的，借了一隻太平鼓，拿到院中，在窗外大敲特敲，大巧兒氣得跑出來，搶過鼓一脚踏破，問他爲什麼搗亂，馬五也兇起來，說我是這院裡二房東，一院之主，你們放火都成，就是不許白天睡覺，大巧兒知道他是誠心驕哩，無奈自己心氣不壯，沒法跟他

吵打，就問你白天沒睡過覺麼，馬五說：我除非喝醉了才睡，今天沒醉，就不許你們睡，大巧兒說，你爲什麼不喝，馬五說，可得有酒呀，大巧兒說，我屋裡不是還有兩瓶，馬五說，昨兒你們晚飯不在家，我已怪悶的，全喝完了，大巧兒問你爲什麼不去買，馬五說，買倒好買，我可得有錢哪，大巧兒說，年前轟青給你的一萬元呢，我看你一點也沒花，馬五裂着嘴說，花是沒花，昨天晚上在口外車廠裏推牌九，全輸了，還短賭王四一千多，大巧兒聽了，看着他吁了口氣，知道馬五有些窮急生瘋，想制伏他非用賄賂不可了，就罵了句你真不是東西，在外面輸了錢，來吵我們，大正月不跟你嘔氣，給你三千元，連還賄帶買酒，馬五說，那怎麼够，還完賤沒錢了，再說還得賠人家鼓呢，你跟轟青是一對兒，他給過一萬，你給九千元也不好，大巧兒說，去你的，我給你五千得了，馬五還不依，結果讓到六千，大巧兒給了他，又叮囑不要再胡吵了，馬五眉開眼笑，接過錢就向外走，口中說，是，慫哪，我準不吵不鬧，乖乖兒睡覺，我的奶名兒就叫小乖，慫放心，我的小弟妹，大巧兒要追出打他，馬五已跑遠了，氣得向缸中沓了些冷水，潑到馬五房中炕上，才又回房睡了一覺，醒時已將日暮，大巧兒見馬五正弄了一盤冷肉，坐在自己脚下狂飲，雖然還是有氣，但不敢得罪他，因爲自己將要出門，還得托他照顧小寬呢，她把馬五打點好了，才和轟青到史宅吃過飯，又重新上裝，澤生教他倆都換穿第二套衣服，轟青換海龍大衣，大巧兒換紫貂的，轟青自覺好笑，就說，這是海派作風，一場一換行頭，澤生說，不然，這在我們是一種手段，對陸鳳雲是一種有力的刺激，她那種繁華世界中的女子，癖把金錢勢力和感情揉雜在一起，並不像平常人那樣單純的信任感情，比如你和曉鶯每天穿一件青布大棉袍，到那裏去，她看着也許不走心，即便走心，也許程度差得多，咱們所得結果就不一樣了，轟青笑着說，你對心理研究得很深，澤生說，你們快吃去吧，天不早了，你們轟炸機先到，我這觀察機隨後也到，轟青心想，這比喻不錯，我這差使比轟炸機的駕駛員投彈手還苦，他們不過只耽心性命的危險，我却受精神的痛苦，他們也許一次便得解脫，我這罪過却不知要纏綿多少日

子呢，想着就和大巧兒出門，坐車直到中華大戲院，他們是昇好時間來的，台上還是正演着壓軸戲，近年戲院的規矩，完全改良了，在二十年前，戲院一場的碼子，大概有十齣，開場戲以外，大概是三齣旦角戲，三齣鬚生戲，三齣武戲，例如一齣高三上攻，一齣雪盆圓，一齣搖錢樹，這是前三部曲，一齣落花園，一齣捉放，一齣花蝴蝶，這是中三部曲，一齣桑園會，一齣富春樓，一齣獨木關，這是後三部曲，固然常常因角色的關係，次序並非如此固定，但大致不會相差過遠，大軸多以武戲為主，即便是老譚空城計劃鴻昇斬黃袍，後面也必儺半齣蟠桃會等類武戲，雖然只出來幾個武行打一陣便完，名曰送客，但好像完場時若不鑼鼓喧天，就失了規矩似的，這十齣上下的戲，足可以由正午十二點唱到晚七點，若聽個全鬚全尾，坐在挺硬的木凳上，真是一天看戲，需要三天休養，現在則逐漸進化，一場戲只剩了四齣，一齣開場，一齣武戲，以後就是老生旦角各一齣，先後視主角爲生或旦而定，至多唱三點多鐘，聽戲的舒服多了——但也等於在二冷葷四炒菜以後，就上了鴨子，固然很合乎新生活，也不致因吃得太多而生胃病，但古風却不可復視了。——後台用人也減少一半，然而這樣戲班還時聞搗亂之聲，不知當初的人，是怎樣組織的，蕪青大巧兒到戲院，正赶上壓軸戲，但也不算壓軸，因爲這一場只有兩齣戲，武生鬚生合演哭靈牌七百里，鳳雲單挑玉堂春，由起解到監會團圓，派戲的真是美術家，白盔白甲白旗號之後，再來個大紅人兒，可謂雪後觀梅，紅白分明，這一日杜和聲哭得很好，只是他身量太小，而扮趙雲的武生身量很高，若是二人都帶着擗口，幾乎疑是長板坡，趙子龍又來救幼主了，連聲案唱完，休息以後，女起解開始，鳳雲出台，第一眼就看見蕪青和大巧兒，其實這並非第一眼，她在台帘內早看着了，因爲他倆仍坐在原處，更想到出於有意，心中已是很難過，到了台，細一端詳，二人全換了形頭，而女的尤其富麗，本來在淪陷時期，民窮財盡，世家巨族，都已敗落，便有好東西，也不敢炫耀，而暴發戶則空說洋錢多，但物價也貴，他們的太太，能穿上鬚髮染色的羊皮，也就足能光前裕後了，所以貴重皮衣，簡直少見，鳳雲一看大巧兒的紫貂大

衣，更斷定他是第一流闊小姐，不由心中酸上加疼，她很想不看轟青和大巧兒，但不知怎的，這時院中的千餘觀客，好像都隱去了，只剩了這兩個個人，她不知不覺的眼光就落到他們身上，鳳雲知道今天要唱不好了，自己暗自生氣，轟青太已狠心，你不該這樣跟我搗亂，我在台上唱，看你弄一個好女人來在台下看，簡直比罵街還兇，比叫倒好起鬨捧哏還惡，你在那兒一坐，知道我這裏是什麼罪過啊，鳳雲心中紛亂，竟把詞兒念錯了，對崇公道竟叫起老爺來，幸而醒悟得快，跟着又加上個伯字，於是變成了老爺伯，這名詞還是前所末聞，連崇公道都怪了，幸而台下沒很多人聽出來，只前排有幾個懂行的，微微笑聲，但轟青和大巧兒並沒有笑，大巧兒是完全莫明其妙，就把老伯念作大王，她也不知錯悞所在，轟青却是聽出來也不忍笑，鳳雲羞憤之下，自知要糟，恐怕盛名毀於一旦，急忙收斂心神，且顧唱戲要緊，但是心中有事，已發生精神作用，如何由得自己呢，眼光仍不自主的瞧他們，轟青已有些覺察，知道鳳雲已被自己擾亂，方才的出錯，八成由自己身上所起，就竭力把眼光避着她，假裝瞧看樓上包廂中的人，他的眼光不往，而鳳雲的眼光仍來，此之謂周郎不顧曲，而曲顧周郎，但是周郎雖然安靜，不敢惹事，而周郎旁邊的小喬，今天却有些不安靜了，大巧兒也不是有意，她因為昨夜已經得到轟青的一切，不但結了鸞盟，訂了情券，而且轟青靈肉一致的歸屬她了，她對於轟青，自然有一種新感覺，新情致，因而產生一種新的態度，這本是人間大道理，凡是有過經驗的，全能明白，入洞房的次日，太太對你是什麼情形，和情人發生關係以後，她對你又什麼情形——但這裏只限於清潔的處女，曾嫁人十八次或類似妓女的女子，不在話下，因為這類人已司空見慣，好像煮過湯的肉，失去精華，毫無滋味了。——大巧兒的新態度，就是對轟青不經不由的親密纏綿，而且話也多了，何況又有情敵當前，她今日對鳳雲已不那樣害怕，反而有些驕傲，這裏再來個比喻，當美國玻璃雨衣初來天津時，某商店只來了兩件，一件很快被人購去，一件還在櫥窗擺着，有位張小姐來了，拿出看了一下，穿上試試也合體，她已決意買了，但還故意猶豫着說，還有別的顏色，我不喜

歡這種藍色，店中人說只此一件，張小姐還在沉吟，那知旁邊又來了位李小姐，她已聽見店夥的話，很快拿起那件雨衣，只問了句什麼價錢，就穿在身上，見還可體，就拿出錢付了，轉身要走，張小姐不服氣，攔住說，這件雨衣我買妥了，李小姐說，我已付了錢，穿在我的身上，就是我的東西，對不住，說完又用驕傲的眼光看了張小姐一眼，就出門去了。大巧兒這時已把雨衣穿在身上，確定是自己所有，並且雨衣也對她表示忠誠，終身相倚永無二心，於是她對鳳雲的態度，就是那位李小姐在勝利後對張小姐的態度，時時偎倚着鳳雲，眼望鳳雲，臉上的表情和眼光，都露出得意，好像說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你再眼熱也沒用了，鳳雲當然看得出來，心中越發悲憤難過，直恨不得把鳳雲抓過來，問他爲什麼弄這個女的來氣自己，並且把鳳雲帶到天涯海角，永遠不給這女的見面，但這都作不到啊，她無精打彩的把起解唱完，一進後台，就直奔入化裝室，伏在梳頭桌上哭起來，跟包的和女僕還有後台管事，都已知道她在場上念錯了詞兒，以爲她是臉上掛不住所以哭泣，都跟進來勸解，但鳳雲那爲這個呢，她實是悲慟得忍不住，就借這題哭一陣，但是起解接會審，場子很緊，大家紛紛勸解，教她是快擦乾眼淚抹好粉，還得先出去一次，使王金龍一見發病請醫以後，回來才可以歇一會兒，鳳雲知道不能慢場，只可止泣，匆匆擦好粉出去，上了一场，很快就回來，坐下又哭，人們一面勸她，一面教台上大夫馬後，多磨蹭一會兒，鳳雲真是越哭越慟，大家都詫異她念錯半個字，何致這樣，陸老板也太好面子了，但鳳雲本不是爲這個，但也不分辯，只由着他們說，心中却是越想越委屈，淚也留個不住，她唱慣了，很知道上場時間，約挨着該上了，也就乘機打住，整妝上場，居然沒快，但她這次上去，倒穩住心，把戲唱好了，她以前是忽氣忽悲，忽妬忽恨，忽思前，忽想後，心中忽酸忽痛，感情不定，以致精神恍惚，出了錯兒，這時經過痛哭以後，已得發洩，心中只剩了悲怨，於是心情符合了劇情，比如戲碼是挑簾裁衣或是紅娘等劇，一定唱不好，那有滿面淒涼的潘金蓮，一腔幽怨的紅娘呢，但玉堂春却是淪落屈折，好容易遇見舊情人，而又不能相認，這就完全對了景，她就

把滿腹心情，借着古人，隨着絃索，都發揮出來，因為蘇三受審，完了是回述當年，一片哀音，風雲唱得幽咽淒涼，每一句一字都夾着感情，使聽的人感沁心脾，淒然欲淚，都因同情蘇三，而痛恨座上的王公子，人生得一知己，死可無憾，你有蘇三這樣的多情紅顏，八府巡按已不值聯幣一毛錢，還不趕快下座磕頭，竟滿不帶相的坐在上面聽戲，還屢次學雞叫，真乃毫無心肝，禽獸不如，但台上的蘇三，却和他們心意不同，她心中毫無古代的事，只有眼前的人，口中恨着王公子，眼光注定程蕩青，口中罵着王公子，眼角瞟着程蕩青，蕩青今日罪過大了，他和大巧兒並坐相偎，本來就有些半身不遂，冷熱不均，因為挨近情人的

一面，特別烘熱，查情人一物，當然古來就有，據周幽王時，鉛印的古本藥性賦上說——情人性甘溫，苦寒，冗熱，閉胸順氣，發火生痰，通關竅，利小便，有起死回生之妙，斷腸傷命之毒，而且冬暖夏涼。情人冬暖夏涼，這句話並沒有猥褻的意思，比如在夏天，你同朋友閒談，一定離得很遠，當然啊，大熱的天兒，人身如同火爐，挨近了多麼熱，但和情人就不然了，雖然附近有六百個座位，你們也非得挨在一處，擠得死緊，而且並不覺熱，無論多大時間，接觸的部分也不生癢癢，這是什麼道理，因為情人是涼的，到了冬天，風雪漫天，你坐在火爐旁邊，忽然一位朋友跑進來，你就得喊快關嚴了門，把寒氣都帶進來了，但若是情人來了，你什麼也不喊，只覺心裡好熱，好像她才從赤道下帶來熱帶氣候，不單如此，但若拉你出去走走，無論天氣多冷，你挨近她的一面，總覺得熱，倒不在乎距離遠近，一尺，一寸，甚至沒有距離，都是一樣，這又是什麼道理，因為情人是熱的，由此觀之，此物實在太奇妙，無怪為人人所需要的珍品，不必登廣告宣傳，便能風行天下，永久暢銷了，蕩青為着這種原因，挨近大巧兒一面，自感烘熱，但是另一方面也並不冷，只是麻木無感覺而已，——晚年得偏枯病的人，大概由於早年挨近情人時間太長，血液周流不均的緣故。——但到蘇三二次上堂，而向前台跪倒，一句句細說當年，一聲聲唱出哀怨，他就明白風雲今天戲是對自己唱，話是對自己說了，蕩青本很聰明，既敏感又能聯想，把蘇三說王公子的唱詞，都

能安置在自己和風雲身上，類如關王廟贈金的情義，就等於當年大水中送東西，王公子走後不肯下樓見客，就等於風雲拚着性命要嫁自己，尤其風雲唱到首開懷和知心人的時候，都是先把眼瞷他一下，然後再作戲，蕤青可再受不了了，只覺頭上嘖的一響，好像有什麼東西衝開天靈蓋飛出去，跟着脊梁好似開了縫兒，一陣風吹進去，由頭下涼起，直涼到尻部，再涼回來，再聽風雲唱到動情處，聲音淒咽，台下的人都聽得矚目無聲，這真應了白樂天寄元微之書中那句話：「他人尙不可聞，况僕心乎」，蕤青好似身上的大衣西服，全都沒有了，赤身坐在冰雪裡，通身都因冷而僵硬，同時電燈光變成慘白，滿園好似下了雪，連百鳥朝鳳的守舊，也變成白色，直如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霰的意境，這意境當然是心造的，但也並不全白，還有個紅人兒呢，所以分外刺目傷心，蕤青這時簡直是在受刑，大概比憲兵隊中，灌煤油喝涼水的滋味，也差不多，但他除了眼中濕潤以外，面上並沒有表情，也不敢有表情，因為還有個監察專員在旁邊呢，大巧兒雖不懂戲，也能明白風雲對蕤青的意思，她這時已把蕤青看作自己的丈夫，見風雲眉來眼去，似乎有勾引自己丈夫的意思，如何能容忍，就不斷借事和蕤青說話，又取紙烟教蕤青替點火兒，自己吸兩口，又給蕤青吸，還教蕤青出去買水果，這好像對風雲表示，他是我的，我教他怎樣，他就怎樣，你不要妄想，這一來蕤青罪過大了，好似肚裡灌着涼水，身上挨着棍子，而口中還得應付着招供，大巧兒攀着他眉頭說，你看，包廂上那個女的，怎麼半臉白半臉黑，蕤青只得斂定心神看了看，告訴她那是白癩瘋，過一會她又問大帳子上鳳凰尾巴旁邊，那是什麼鳥兒，蕤青說，那是畫眉，大巧兒說，我說的是畫眉上邊那個，蕤青說，那是鸚哥啊，大巧兒說，不對，鸚哥有白有綠，這個怎是黃紅兩色，蕤青說，這是非洲種，我也只在書上見過，話未說完，忽聽台上風雲又高唱到狠心的人了，蕤青又被罵得悚然一驚，再落在冰窖裡，一顆心在肚裏漲了又縮，縮了又漲，幸而他身體還好，否則真要得腦充血，但是世上事只有有限度，就有完的時候，六十歲的人被判二十年徒刑，也有活着出獄的希望，所以現在漢奸都竭力辯自己的罪，



只要脫一死刑和無期，就有希望重享老福，霧青在會審這一場，刑期雖長，但終於熬得審完了，他才喘三口氣，知道以後的監會團圓，除了蘇三尚有大大段唱工以外，都是行雲流水，出來進去，絕不像會審這一場，跪在台前，相距不過一丈，向自己表情帶說話了，那知蘇三一站起來，站立不穩，用手撫摩着腿，這是應有的作工，表示嬌柔可憐，其實跪了這半天，腿也該麻了，大巧兒看着，就附在霧青身邊說，她腿麻了，你上去替她捶捶好不好，霧青聽了，忍不住一笑，因為昨天已對大巧兒海誓山盟，約定彼此心同金石，至死不渝，不許再放放心，也不許她再把風雲打趣自己，如今竟背了約，就回手打了她大腿一下，大巧兒很快的抓住他的手，這一幕又被台上的風雲看見，她正要轉身進後台，只這一偷眼分神，又加腿麻無力，一個蹣跚，幾乎跌倒，隨又站好了，走進後台，這倒不算出錯，台下的人還以為她比別人多添了作工，這樣柳腰一扭，多麼動人，很多報以彩聲，從此以後，就有後起女伶仿效她幾乎跌倒的作工，認為是俏頭，霧青却很明白，自己和大巧兒幾乎怕風雲出醜，倘若跌倒，那可如何是好，以後幾場，倒沒發生什麼事情，因為這種添頭尾的場子，只是平淡中見紛亂，並無精彩，主角沒什麼表演的機會，觀眾的氣也洩了，好像吃完了燒鴨的，以後四碗壓桌菜，沒什麼可吃，只呷着湯等待起座了，風雲只因偶然望着霧青，眼中透出淒涼的怨意，直到終場，霧青大巧兒才在人眾擁擠中，走出院外，霧青覺得頭昏腦漲，想在涼風中吹着，走回家去，就問大巧兒累不累，大巧兒說，我坐着倒會累了，咱們走吧，今天的戲真好，我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你給講講，霧青就邊走邊講，大巧兒靜靜的聽着，及至走出一半路，戲情也快講完了，大巧兒忽然好似脚下被絆了一下，扶住霧青肩頭，啣了一聲說，我也差點兒扭腳，跟你昨兒一樣，霧青轉臉看看她，再看看所立的地方，恰離昨日自己扭腳處不遠，立刻恍然大悟，就扶着她說，你扭腳了，咱們還是尋地方歇歇，再請大夫，大巧兒說，我並沒扭腳，你不要胡扯，霧青說，你一定扭了腳，快跟我走，大巧兒低低的笑着，唾他打他，霧青滿不聽那一套，仍架着她走，這就是霧青聰明的地方，女子若是有什麼

意思，不明說而只微言示意，男子就應該把她的意思，當作自己的意思，自動的毫無商量的去辦，他雖然示意以後，很快的就跳到反對的地位，竭力的攔阻你，你應該不理她，逕直作了，她口裡也許罵你，但心裏却喜歡你懂事知趣，認為你是有個性的明快好男子，所以女子有時喜歡男子倔強，但所謂倔強，也只在這種地方，倘然她要件新大衣，而你個強不肯代買，那你就自私自鄙的無情男子，但倘若她在商店看上一件東西，愛不釋手，你要想替她買，她說價錢太貴，不要買吧，這句話應該譯作無論多麼貴，我也要買，你若悞解意思，而以順者為孝，你就是無聊不識事的男子了，所以在女子身旁的男子，是處境最難的可憐人，比小國服事大國，兒媳伺候婆婆還難，但若能用得宜，也能很快抓住女人的心，使她掉轉來服事男子，這是一種微末不足道而又為人生所必需的學問，但無法創設專科，而無法作成講義，所以只得聰明人無師自通了，驁青倒是位通人，他根本不理大巧兒的反對，一直把她拉到昨夜旅館門口，說也奇怪，大巧兒的腿膝以上，無處不在表示抵抗，但腿膝以下却好叛離了她，對驁青頗為服從，及至到了旅館門內，因為有人看着，自然不好意思再拉拉扯扯，推推搡搡，顯出家務不和，意見不同，被人笑話，就服服貼貼隨驁青走上樓去了，按下他們不提，且說鳳雲唱完了玉堂春，回到後台，見有許多捧場的人，都已由前台進來，等在化裝室門外，有幾個假充內行的向她道辛苦，有幾個就誇獎說，陸老板這齣可唱絕了，我聽着幾乎掉了眼淚，有一位票友挑着大姆指說，真有絕的，我常說從古至今，只有兩個半人能唱情，老譚算半個，叔岩算半個，艷秋算半個，別看慧生那條破嗓子，倒能算一個，加起來是兩個半，我今天聽陸小姐這齣玉堂春，真比慧生在上，內心表演，內心唱工，一切都是內心，真絕真絕，在現時說，不但女主角，就在男主角也算頭把交椅，又一位新開界人說，不錯不錯，這話我贊成，今天陸老板唱得低徊宛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如峽猿之哀啼，發婦之夜哭，把千古美人心事，曲曲傳出，真乃空前絕後之作，明天我在報上一定把這句話寫上，鳳雲平日對這種米湯，很能吃得津津有味，但這時却因心中悲苦，聽不入耳，只淡

淡的點着頭，說了句衆位多捧我，就進了化裝室，坐在椅上，說了句快下，我頭疼的很，快回去，女僕和跟包梳頭人聽了，赶快替她卸裝，一而還七口八舌問二姑那兒不舒服，赶快請大夫看，風雲擺擺手，似乎不願說話，只說句我要回去歇着，女僕就不敢再說，但化裝室外的捧客又紛紛慰問，風雲只是對他們擺手，衆人知道今天不能再和她談笑盤桓，才漸漸散去，只有散德與金蓮齋，還守在門首，但也不敢進去，風雲很快的卸完裝，連臉也未洗，就換了衣服，披上大衣，由女僕攙扶着向外走，她口中還微微發出呻吟聲，藉以避免和外人說話，但這不識趣的散德與，還要表示愛情，跟在旁邊說，風雲，你怎樣不舒服麼，我去請大夫，風雲搖搖頭說，不用，散德與又說，我送你回去好麼，風雲又搖搖頭，散德與無可如何，只得隨到後台門外看女僕扶她上車走了，才快和金蓮齋回家，風雲回到七十五號路自己宅中，進門便吩咐僕人說，無論誰來，都說我不舒服，已經睡了，僕人說，若是勞局長呢，風雲說，勞局長不會來的，說完上樓，到臥室中脫了衣服，但吩咐女僕放臉水，匆匆洗去臉上的脂粉，也不再修飾，就換了睡衣，隨即教女僕掛維多利亞路賈公館電話，告訴我病了，今天不能去，女僕掛通了電話，照風雲的話說了，對方教她稍候，過了沒一分鐘，女僕忽高聲問是那兒，又連應是是，隨即轉臉向風雲張皇的說，蔡副主席要跟您說話，風雲懶懶的走過去，接過耳機，發着低弱無力，並且似乎傷風的聲音說，副主席麼……呦，我又忘了，你不教我這樣稱呼，應該受罰……呦，我呀，我也沒什麼，只是肚子疼……不用請大夫，每月到這日子都要疼的，過兩天就好了……，真不敢當，二爺，我不算病，天也太晚了您打牌了麼，對不住……是，我明天好了準去，明天見，你別熬夜兒，早早睡吧……是的，謝謝你，我也就睡了，明天見，說完就把耳機掛上，對女僕說，你歇着去吧，我要睡了，女僕說，二姑不吃些點心，風雲說，我什麼也不吃，暖瓶裡有熱水就得了，女僕走出去，帶上房門，風雲坐在床上，呆呆的望着燈，忽然眼角湧出兩顆晶瑩的大淚珠，直墜下來，落在睡衣襟上，隨後眼淚就似長流水，把睡衣濕了一大片，這樣瞠目痴思的流淚，直過了

有一點鐘，又倒在枕上，把枕頭也哭濕了，她哭什麼想什麼呢，當然是關於蕙青的事，而且要哭要想的多了，她先想自己栽了跟頭，當初對不住蕙青，直到分手時，還幾乎把住房倒底費全部拿走，也不管他流落到什麼地方，只顧自己走了，回想起來，真太不該，我那時是看他沒有出息，再熬下去也熬不出人來，那知不到半年，人家竟混好了，還有了那樣一位漂亮太太也不是情人，現在來到戲院，在台下一坐，也不用打我，也不用罵我，我自己就臉上發燒，這樣再有幾天，我準得受了病，不能再唱戲，他這一着雖然太損點兒，可是也不怨他，本來我不好麼，倘然我起初不跟他變心，再熬上半年，等他混好了，現在還是他的太太，誰捨得去啊，如今竟眼巴巴看着他歸了別人，連話也不敢說，這不傷心死麼，後悔死麼，再想想自己，自從積心慮的跟他離開，在外面混了半年，到如今戲也唱了，班也挑了，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可是仔細想想，我所得的什麼，只是一片空虛，什麼也沒有，不過變成一個高級妓女，供漢奸和奸商玩弄，不管是有入味的，沒人味的，像人樣的，不像人樣的，說人話的，不說人話的，只要有錢有勢，我都得應酬，差一點還得受氣，他們也把我只當玩物，完全是摺錢取貨的作風，只有表面上變變樣兒而已，誰能像蕙青待我那樣溫存體貼，回想我拚命要嫁他的時候，大病幾乎要死，他在那一個多月裡，是怎樣伺候我，安慰我，倘現在我又害了病，是蔡文仲管我，是勞虎舅管我，還是散德與那班東西管我，莫說他們不會管，就是管，也不是那種意思，更惹我討厭傷心，咳，只怨自己一步走錯，竟把個好丈夫推給別人了，風雲想着，已將近一二年和蕙青隔閡的情形拋開，單只回憶新婚後一二年間的情味，眼淚更多了，不由在心裡又念起交游滿天下知心有幾人的戲詞兒，不禁嗚嗚的哭起來，她這時由於情感衝動，竟把眼前一切的名榮耀，金錢勢力，都看得一文不值，好像萬有俱空，只剩一身孤懸，沒有着落，唯一的着落就是蕙青，而他已被人奪去，世上最有福的就是蕙青身旁那個女子，她多麼可羨慕啊，想着悲痛，悔恨，嫉妬，萬感交迸，却又沒抓沒撓，只有把頭在枕上亂滾，好似一個對母親索要玩物不遂，撒潑哭鬧的孩子，但是能安

慰她的人在那裡呢，鳳雲本是很有韜略的，很善於應付變故，只看她方才給蔡文仲說電話，既托病不去，而又不叫他來看，就以每月照例的肚疼爲名，這是多麼靈巧，既是不去的很好理由，而且並不是什麼大病，無須探望，同時還使他臨時斷了指望，這是多麼周密而巧妙，可謂因應有方，但是對於翦青的事，可就毫無辦法了，只剩下傷心哭泣，她很想把翦青抓回來，但翦青身邊有那個女人作護衛，恐怕無法接近，而且翦青也未必容自己接近，他對我的感情已經傷盡了，否則還不會帶個女人來氣我，他完全是報復行爲啊，最難堪的是他現在已混好了，我即使負荆請罪，倒更顯着勢利，惹他厭惡，因爲他倒運時我是那樣的無情，如今他混好了我又來巴結，馬前潑水那齣戲，就是我的榜樣，若是他現在窮得要死，我還有挽回的機會，這一關簡直完了，鳳雲有點習慣，每逢心中急躁，或是憂鬱，夜間失眠時，就是兩隻腳對揉，或是摩擦床褥，這一夜她把一雙新絲襪都揉破了，直到天亮才睡，但不大工夫又醒了，就起身草草梳洗，出去躍馬路，又被涼風吹了一下，便覺有點頭疼，幸而不利害，吃過早飯，便上床睡了，這次居然睡了三點多鐘，醒來仍覺頭腦昏沉，她早已吩咐了候人，凡是來訪的都辭以出門，一律不見，這一天亂出去不少的人，她自己靜居樓中，自覺好像真有病了，晚飯只吃了半碗稀粥，到了將近上場的時候，戲院已派人來催過兩次，鳳雲這時對於上台，真如犯人過堂受刑，在事先十分害怕，因爲坐在台下不開口的人，所給的精神懲罰，比法官還可畏呢，但是不能不去，到時候坐車到了戲院，一進後台，不由自主的便奔台裏去，由帘縫中向外一看，杜和聲的問樵園廚才出場，范仰禹正在台上發瘋，再看台下，並沒有翦青和那個女人，但是他倆昨天所坐的兩個位子，全在空着，這就是說他倆仍舊要來，只是還沒有來，鳳雲嘆口氣，就轉身上樓，走進化裝室，趕着化裝，她今天的戲碼是虹霓閣，前夫人後了環，當然是極熟的戲，不用走腦筋，但她知道自己已失眠頭昏，又加心思紛亂，恐怕出錯，就以不舒服爲名，對於來訪的客人，概不應酬，只一面扮妝，一面暗背戲詞，無奈精神不能團聚，不知怎麼便神思外越，又想到前台的翦青，他和那女人大概已經

來了，但又很快覺醒，急忙斂神再念，那知沒有一會心又走了，她正暗自着急，不料那位配小生的男角，名叫李玉卿，此人向來自恃年青貌美，常由同台坤角身上討得便宜，這次還是初搭鳳雲的班，只昨天配了一齣玉堂春的王公子，今天又要配瓦崗寨的王伯黨，他對鳳雲暗懷不叵之心，這時已扮好了古人的頭顱，下身仍是今人的衣服，啣着枝紙烟，就走進了鳳雲的化妝室——說起舊劇場的後台，真是有趣而奇妙的地方，古人和今人混雜一處，你可以看見武大郎和關夫子聞鼻烟，年邁蒼蒼的呂伯奢調戲張桂蘭，程咬金和神彈子李五書童秋水打撲克，最妙的是扮好的宮女，跑到廁所，和光膀子的燕人張翼德並立撒尿，可謂極天下之大觀，還是話劇後台好些，不過演員都那麼黑眉烏眼的，也不大好看。——李玉卿打算對鳳雲表示好感，向前進步，請示陸老板可要對對，所謂對對就是對詞兒的簡語，但他把詞兒二字取消，這地方就打二百大板，鳳雲不高興的說，這宗大路活兒還用對詞，李玉卿說，我怕陸老板有特別的，鳳雲說，我沒特別的，過些日子也許約人重編，添上斷密淵，你等着吧，那李玉卿被乾出去，到了外面，還尋思虹霓關怎能連上斷密淵，那齣戲公主是配角，而且王伯黨也不是小生啊，但再一轉想，才明白鳳雲的意思，是要箭攬王伯黨，氣得他自言自語的走開了，過一會打棍出箱唱完，虹霓關上場，可憐的辛文禮先生，出場便死在陣上，辛夫人替夫報仇，鳳雲一出台，便看見鶯青和那女子，仍在前兩日的座上，她強定心神演唱着，但她好似已受了吸引，不斷的注意台下的人，所以教戲的師父，在徒弟乍出台時，總要諄諄囑咐，在台上且忌眼饞耳饞，眼饞就是注意台下的人和事，耳饞就是聽台下的人說話，總而言之，是台下無論有多少熟人，或是怪人，無論發現什麼事，以及有人說什麼話，一律付之不聞，不見，只專心演自己的戲，鳳雲何嘗不懂規矩，無奈她已管不住自己，在和王伯黨對陣時，種種表演，都還平安無疵，及至夫人屢次表示愛情，而王君假裝道學，不與接受，夫人大概覺得在戰事時期，作風太軟了，要引起旁觀的批評，而且在兩軍陣前，也不能舉行婚禮，還是把小將擒回家去，再開會議，於是就改變硬性作風，對槍開打，但當

夫人向王伯黨調情的時候，台下的大巧兒已屢次望着鳳雲抿嘴而笑，又向轟青喁喁小語，似乎談論鳳雲作得蕩氣十足，鳳雲心中有氣，眉梢眼角，時時溜着他們，已然分神，又加她身體不爽，幾個轉身，忽覺頭暈，就在這時候，在手上的槍被王伯黨的槍一碰，她手上好像沒有一點力量，竟被碰落在地，又算出了錯兒，但這局面也不太嚴重，以鳳雲的人緣，台下不致有倒好，她右手還有一枝槍，可以招架，只一個轉身，檢場人就可以拾起落下的槍遞給她了，那知又被王伯黨給陰了一下，所以得罪人是危險的，打人一拳，只是很短時間快意，而防人一脚的日子却太長了，誰知報復在什麼時候來到呢，李玉卿却報復得真快，他在半小時前受了鳳雲的氣，這時竟遇着機會，一見鳳雲掉了槍，台下並沒有反響，忽然眼珠一轉，妙計上心，猛然彎下腰，把鳳雲落下的槍拾起，遞給鳳雲，這一下可成了笑話，陣前斷殺，原就要打落人家的兵器，傷敵人性命，怎會這麼客氣呢，而且王伯黨既如此多情，又何必裝蒜，老實投降成親，後半齣也不必唱了，於是台下闐然大笑，但在戲班裏，說李玉卿還很有理，配角原應該伺候主角，兜着主角，主角忘了詞，配角代為提醒，主角出了錯，配角代為掩飾，這才叫傍角兒的本份，所以主角掉了槍，配角代為拾起，誰能說是不對呢，但却把鳳雲給陰苦了，鳳雲心中萬分難過，也只有忍耐着，唱完了這一場，進了後台，許多人都向她慰問，因為鳳雲早已說過身上不舒服，今天台上出錯，當然是不舒服的結果，鳳雲也裝作不能支持的樣兒，回到化妝室，坐在椅子上喘息，她對後台管事說，後半齣怕不能唱，要他趕快尋人代替，後台管事聽了，立刻頭大如斗，急得要死，在這時候，那裏去尋能替的人，本班裏倒是有個唱旦的坤角，預備在後半齣唱夫人，是絕不能也不敢在鳳雲後面唱正角的，所以管事仍央求鳳雲湊合着唱下來，又代出主意，在台上掛一個牌子，寫明陸鳳雲女士因患感冒，力疾登場，諸請原諒的話，這樣便可把方才出錯的事也遮蓋了，鳳雲想想，實在沒法，只可答應了，於是接唱下半齣，她慵慵軟軟的對付下來，倒沒再出錯，散場以後，下裝回家，怪不得人們都愛唱戲，實在唱戲的威風不小，比如當時天津市長得病，最早也



得明天的晚報上，見到政躬違和的消息，但鳳雲的病訊，却立刻散佈出去，直傳到維多利亞路，她回家以後沒有半點鐘，門外便停下一部汽車，蔡文仲居然來了，鳳雲本沒什麼病，一聽他來，急忙倒在床上，扯了幅被蓋在身上，微聲呻吟，蔡文仲入室，對她慰問了一番，溫存了一陣，坐到兩點鐘，留下一包鈔票，方才走了，鳳雲裝着病不便起送，等他走後，仍躺著不動，仰望屋頂，怔了有半點鐘，忽然哭起來，哭了很久，霍地坐起，下床拿手巾拭了拭眼淚，委委屈屈，淒然自語說，我可受不了了，求求你，饒了我吧，說完又流下淚來，隨即坐到桌前，拿出紙筆，淚眼婆娑的望着玻璃窗，尋思半天，方低下頭寫：「羸青，我太對不住你，我該死，我不是人，我對你只有慚愧，沒一句話可說，現在只求你可憐我，自從你一連三天坐在台下聽戲，給了我極大懲罰，我每天夜裡痛哭，可是事已至此，哭有什麼用呢，現在我已經病了，上台唱戲等於受罪拚命，你昨天總也看出情形了吧，我實在沒法，只有求你可憐，我肚裏有萬萬句話，眼裡有萬萬行淚，可是已沒法對你說，對你流了，只求你饒了我，過去我實在太不好，你現在殺了我也是應該的，不過你已經有了新夫人，料想一切都很好，何必還跟我這苦命人過不去，你把我當作一隻蒼蠅，一塊污泥，拋開不理，成麼，我已受不住這罪刑了，你若和你的新夫人，再來到戲院三天，我必將死在台上，你稍念舊情肯饒恕我，我永遠感激你，不過時間也不會太長，我現在悔恨到沒法可說，自己快把自己折磨死了，羸青，我求你了，但是還有個不敢希望的希望，我住在七十五號路四號，倘能……咳，你當然不肯來的，我也不敢說了，謹祝仇饒多福，你的罪人鳳雲叩上」，鳳雲寫完，又看了一遍，忽然搖頭啣了一聲，用筆把末句署名的鳳雲二字抹去，改爲綺琴，看看覺得不像樣，就另換張紙重抄一遍，才尋個信封裝好，信封上寫程羸青先生，用糞糊封好口，才藏在手皮包裏，預備明日設法傳給羸青，正是，歌舞人歸，應倚薰籠懷影事，繁華夢斷，可憐春色在隣家，後事如何，下集分解。

社會小說

# 粉墨箏琶

卷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編電影戲須取及作同行  
書輯影劇經得者發者意

著作者

劉

雲

若

印刷者

中

新印刷廠

北平乾麵胡同三號

電話：五二一九二

發行者

一四七畫報社

北平乾麵胡同三號

電話：五〇八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 理想 粉墨箏琶

## 第一回

有心人終成眷屬  
費光陰佈置香閨

蕭青大巧兒受盡波折，終達美滿目的，雙雙到北平前外珠寶市口，順昌隆綢廠，選購喜事衣料多件，絲綿被套兩床，又到前外煤市街中間天壇藝術化門面，順昌隆機行，看定長短波收音機一台，中西流行歌曲唱片二百張，以備來日之夫唱婦隨，共享人間之樂。

## 順昌隆綢廠

北號前外珠寶市南口路西  
南號煤市街中間天壇門面  
電話三局一五八五·二六七八號

家

聯絡友誼感情

必須之禮品

請到

庭

前外廊房頭條中

歡迎

選購

電

間路北電話三

一九二九

分所

銀盾

銀瓶

盃盅

鼎爐

所

西單北

大街路東

柏林醫院

驗血驗尿注射

美國淋病特效針

美國盤尼西林

德國老牌六〇六

星期日不休假

內科 外科 X光科

花柳 淋病 濕毒

疥癬 戒煙科

廊房二條西口外路東

電話南局二八二四號

四三五一號

專門

普通外科  
性病科  
美容外科  
產婦科

# 張祝齡醫師

出門診  
隨預約

診所

北平前門外李鐵拐  
斜街陞官巷一號

為文化出版界竭誠服務

# 中新印刷廠

北平乾麵胡同三號 電話：二九一〇〇

承印日報雜誌圖書表冊單據

中西各式高級印刷迅速精美

全風以出  
國行來版

·售代有均埠各國全·

# 報畫七四一

·元四每精報西·  
·百冊印紙洋·

讀大趣綜  
物衆味合

# 界世戲

遊綜  
藝合  
刊趣  
物味

●刊日三●

版出九六三逢每

到

# 修竹齋

如見古人

古色古香

## 書畫滿目琳琅

金石·文玩·  
雕刻·圖書· 歡◇迎◇參◇觀

機關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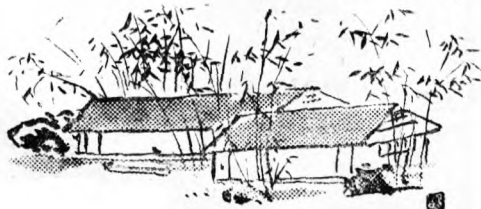
印刷表冊

電話購貨

專人往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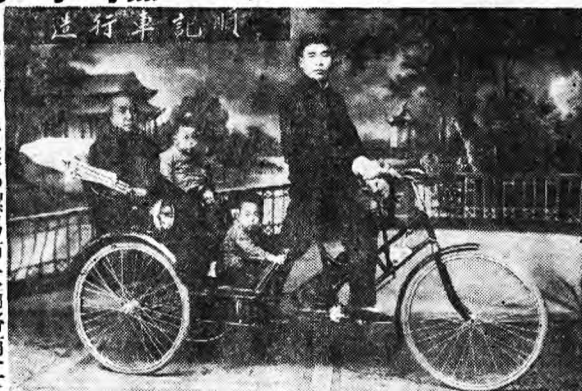
分店：南京中山東路  
總店：北平東琉璃廠

電話：3.2959.





# 北平順記三輪車行



地址：營業部  
 工廠：電話三  
 電話：外話三  
 三虎三  
 局坊局  
 ○路二  
 六四二  
 四十八  
 四七一  
 四號號號

本廠自造三輪車  
 車跨子  
 車樣子  
 美麗零  
 件堅固  
 顏色齊  
 全  
 歡迎參  
 觀比較  
 工精價  
 廉  
 附設修  
 理洋車  
 改造三  
 輪定期  
 不悞

## 振源女子皮大衣

樣式新穎 種類齊全  
 手工精細 剪裁合體



質料堅固價錢低廉  
 歡迎各界仕媛參觀

## 振源皮貨商行

北平王府井大街六七號  
 電話(五)二九九〇號

# 福羅洋行

專辦歐美呢絨綢緞

## 定做男女大衣西服

種類繁多

定價公道



北平東城北池子十號大樓  
電話五局〇三三三號

最優美容健康剝

# 愛倫美色素

常用愛倫美色素

保證您面部健康美麗

治癒一切皮膚病患

## 愛倫藥廠

北平前內大街四井甲九十號電話：三〇六八號

天津廠址：第五區錦西路四號電話：一三四五號

辦事處第一區東安路二號電話：四九七號

注射……清血針

濕氣乾疥 膿疱濕疥  
各種性病 骨節疼痛  
備有電療機 顯微鏡驗血  
治療迅速

地址西單  
拐角路西

燕中  
療所

注射……清血針

濕氣乾疥 膿疱濕疥  
各種性病 骨節疼痛  
備有電療機 顯微鏡驗血  
治療迅速

地址西單  
拐角路西

燕中  
療所

首創唯一女服專家



華茂大衣到處風行



經銷歐美名廠呢絨  
 網羅世界珍貴細毛皮貨  
 專人設計採照美國樣本  
 剪裁得法樣子脫俗大方



華茂女裝商行

天津第十區大沽路 北平東米市大街東路